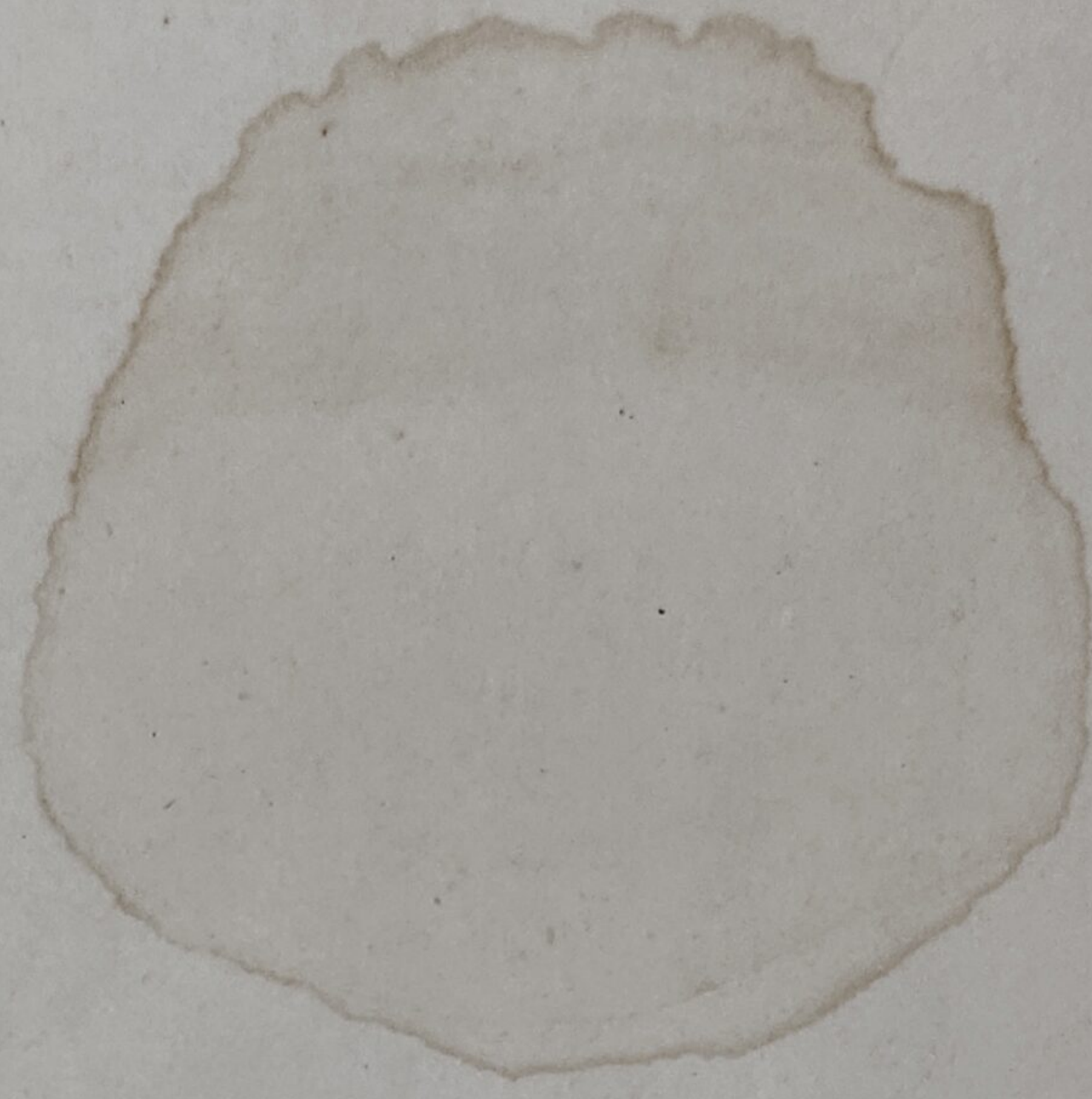


编号 0014259

**“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赖可可的罪证材料**



中共浙江省委清查王张江姚材料组

一九七八年七月

夏士平

目 录

第一部分 赖可可卖身投靠“四人帮”的罪证

- (81) 一、赖可可给王洪文的小报告 (2)
 - (81) (一) 省委办公室秘书处的揭发 (2)
 - (81) (二) 赖可可的部分小报告影印件 (3)
 - (81) (三) 赖可可指使秘书打小报告，诬陷省委主要
负责同志 (4)
 - (81) (四) 赖可可向王洪文密告省委其他常委 (6)
- (81) 二、王洪文给赖可可的批件 (8)
 - (81) (一) 省委办公室秘书处的揭发 (8)
 - (81) (二) 王洪文部分批件的影印件 (9)
- (81) 三、赖可可与王洪文互通密电 (10)
- (81) 四、赖可可无耻吹捧“四人帮” (11)
 - (81) (一) 赖可可给王洪文“效忠信”的影印件 (11)
 - (81) (二) 赖可可可在省革委会办事组批林批孔大会上的
发言稿(节录) (12)
 - (81) (三) 冯克同志的揭发 (12)
 - (81) (四) 赖可可等给江青的信 (13)
- (81) 五、赖可可与“四人帮”余党秘密勾结 (14)
 - (81) (一) 徐景贤的交代(节录) (14)

(二) 徐景贤给赖可可的两封信	(15)
六、“四人帮”十分赏识赖可可	(16)
(一) 王秀珍的交代	(16)
(二) 原王洪文秘书沈少良的揭发	(16)
(三) 原王洪文处的工作人员米士奇的揭发	(17)
(四) 罗毅的交代	(18)
(五) 原省委警卫处处长李益亭的交代	(18)
七、赖可可与王洪文等人的合影	(19)

第二部分 赖可可对抗党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两个十六号文件，大搞翻案复辟的罪证

一、赖可可反对中央〔1972〕16号文件， 否定批林整风，破坏批林批孔	(21)
(一) 赖可可与张、翁、贺结帮反党	(22)
(二) 赖可可提出批“两否一倒”的反动口号， 全盘否定批林整风运动	(24)
(三) 赖可可密切配合徐景贤的反党活动， 层层揪“两否一倒”的代表人物	(26)
(四) 赖可可可在省“三全会”上大搞反党乱军	(27)
二、赖可可反对中央〔1975〕16号文件	(30)
三、赖可可可在中央二月打招呼会议期间 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33)
四、赖可可与“四人帮”一唱一和，大搞翻案复辟	(39)

(一) 赖可可对抗中央指示，大肆贩卖“四人帮”的 反党讲话	(39)
(二) 赖可可攻击省委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是 刮右倾翻案风	(41)
(三) 赖可可竭力为“双突”错误翻案	(44)
(四) 赖可可否定八大厂的经验	(48)
五、赖可可伙同罗毅阴谋改组省委	(51)
(一) 罗毅的交代	(51)
(二) 赖可可策划召开省“两全会”改组省委	(52)
六、赖可可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以帮代党	(55)
(一) 王洪文提出的名单	(55)
(二) 赖可可把“学习班”的一批人作为帮派体系的 骨干力量	(56)
(三) 赖可可收罗“省市革命造反派”，作为帮派体 系的别动队	(61)
(四) 赖可可利用李菊麟的追悼会，搞帮派体系大串连	(65)
七、赖可可对抗中央七条重要指示	(68)

第三部分 赖可可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证

一、赖可可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 完整论述	(71)
(一) 赖可可大肆贩卖“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 反动观点	(71)

(二) 赖可可竭力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72)
(三) 赖可可散布“走资派”各级都有的谬论	(75)
二、赖可可大造层层揪“走资派”的反革命舆论	(76)
(一) 赖可可竭力贩卖“四人帮”在《内部参考》上刊登的黑经验	(76)
(二) 赖可可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报告会”，煽动层层揪“走资派”	(78)
(三) 赖可可操纵帮派体系大造层层揪“走资派”的舆论	(82)
三、赖可可掀起层层揪斗革命领导干部的反革命恶浪	(84)
(一) 赖可可攻击诬陷省委主要负责同志	(84)
(二) 赖可可给帮派体系指目标，教策略，揪斗各级领导干部	(86)
(三) 赖可可搜集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黑材料	(91)
四、赖可可捏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疯狂镇压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	(93)
(一) 赖可可把我省各地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	(93)
(二) 赖可可推行“四人帮”的“镇反”、“杀人”计划	(99)
(三) 赖可可将一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打成反革命，任意抓捕关押	(100)

五、赖可可妄图把中央和省委一批负责同志打成反革命	(106)
(一) 赖可可把“走资派”当作敌对阶级专政	(106)
(二) 赖可可妄图把省委负责同志打成反革命	(107)
(三) 赖可可伙同祝家耀利用“追谣”，诬陷一批中央负责同志	(114)
六、赖可可庇护和依靠反革命分子，推行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121)

第四部分 赖可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证

一、赖可可疯狂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128)
(一) 赖可可攻击毛主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指示	(128)
(二) 赖可可蓄意把毛主席的指示作为“反革命谣言”追查	(129)
(三) 赖可可篡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指示，诬蔑攻击邓小平同志	(129)
(四) 赖可可将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黑材料，私自复制送给王洪文	(130)
(五) 赖可可假借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131)
(六) 赖可可疯狂攻击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134)

- (七) 赖可可扣压揭发“四人帮”攻击周总理、华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 掩盖“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137)

二、赖可可参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39)

- (一) 王洪文与赖可可加紧反革命联系(139)
- (二) 赖可可的反党文章(140)
- (三) 赖可可向“四人帮”表示反党到底的决心(144)

三、赖可可攻击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三条指示“笔迹不大象”(146)

第五部分 赖可可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 顽固坚持反党立场的罪证

一、赖可可隐瞒富农家庭(149)

二、赖可可参加高饶联盟的反党活动(152)

三、赖可可为林彪反党集团抢班夺权效劳(154)

(一) 赖可可卖身投靠林彪反党集团(154)

(二) 赖可可可在陈励耘、南萍庇护下混进了省革委会(156)

(三) 赖可可指挥武斗, 镇压群众(157)

(四) 赖可可诬蔑我省公安机关是“特情专政”(158)

(五) 赖可可可为林彪扬幡招魂(160)

四、赖可可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161)

(一) 赖可可当面作假检讨, 背地里记黑账, 搞翻案(161)

(二) 赖可可抗拒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164)

第一部分

赖可可卖身投靠“四人邦”的罪证

赖可可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大搞修正主义, 大搞分裂, 大搞阴谋诡计。他与王洪文单线联系, 现已查明, 党的十大以来, 他背着省委给王洪文打了二十七份小报告。特别是王洪文指定他主持省委工作期间, 不顾省委常委一再提出重大问题要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意见, 以不干扰毛主席为借口, 更加频繁地向王洪文打小报告, 通电话, 送黑材料、告黑状。王洪文不断给他发批件, 下“指示”, 密授反党机宜。他还与“四人邦”在上海的余党紧密勾结, 把上海作为通往“四人邦”的重要联络点。赖可可卖身投靠, 深受“四人邦”的宠信, 是“四人邦”在我省的忠实代理人。

一、赖可可给王洪文的小报告

赖可可频繁地向王洪文打小报告，采取无中生有、造谣污蔑等卑劣手法，诬告省委多数常委，搜集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献计献策，卖命效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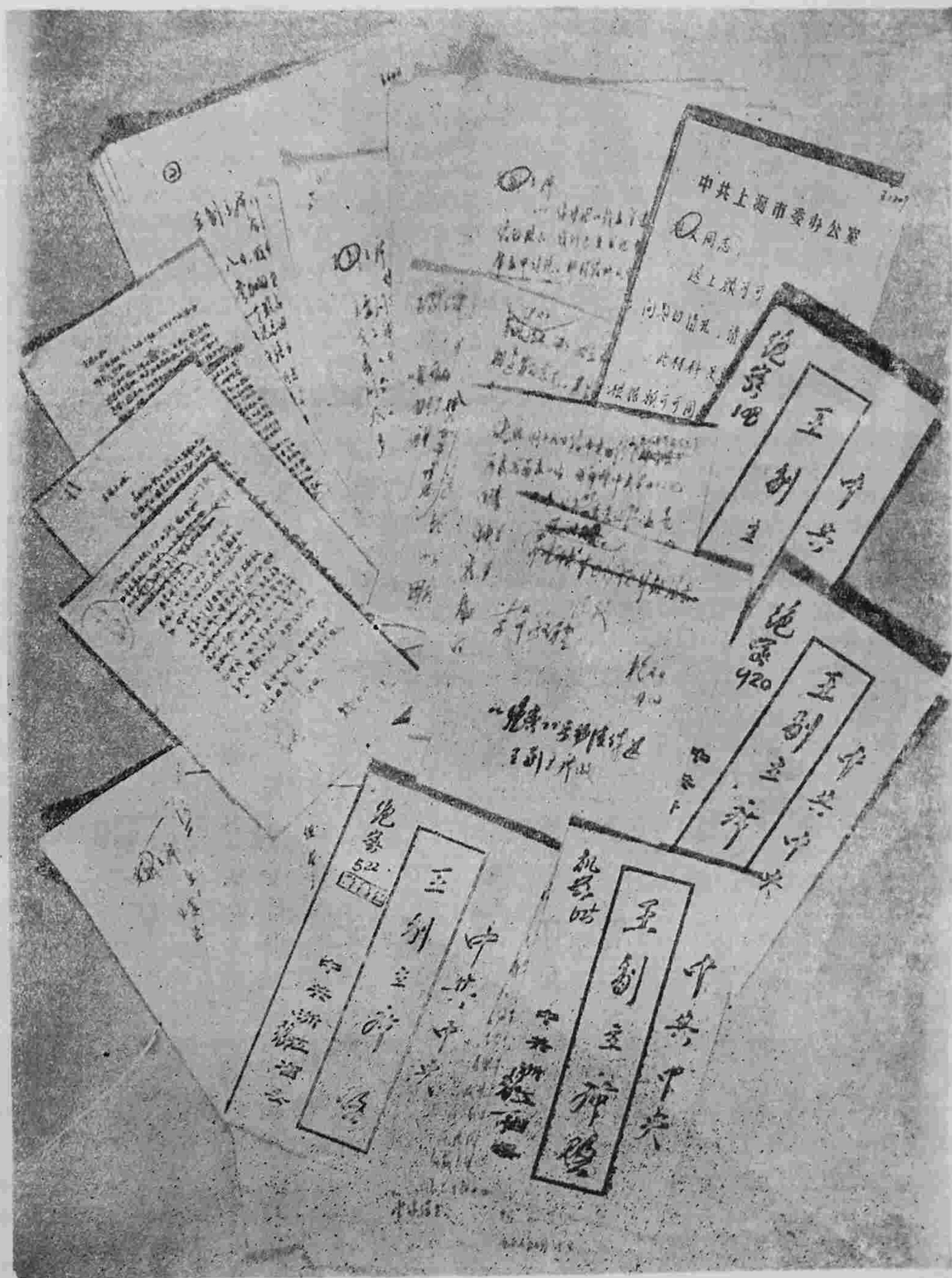
(一) 省委办公室秘书处的揭发

我处在收发机要核心文件当中，发现赖可可和王洪文通信联系密切，经查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赖可可发给王洪文亲收密件的日期和编号列表如下：

发文日期	编号	性质	发文日期	编号	性质
73年11月15日	133	绝密	76年4月29日	428	绝密
12月13日	16	机密	5月6日	56	"
74年2月1日	131	"	5月22日	522	"
6月6日	65	"	6月14日	612	"
7月14日	74	"	6月28日	625	"
7月15日	715	"	7月4日	74	"
76年1月30日	2	"	7月10日	10	"
2月2日	22	"	7月23日	723	"
3月14日	314	绝密	8月17日	817	"
3月15日	315	"	9月20日	920	"
3月30日	330	"	9月23日	23	"
4月8日	47	"	10月8日	108	"
4月18日	418	"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秘书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注：此外，还查到赖可可一九七五年九月和一九七四年二月给王洪文的两个小报告。



(四) 赖可可向王洪文密告省委其他常委

① 王副主席：你于五月二十二日来信，我们已在书记中先传阅，尚未在常委中讨论。那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公开在常委内讨论后，有些人将会有很大震动。目前集中搞批邓、清查反革命，拟稍缓一缓办。现在省委组织部情况不比宣传部好，阻力大，有些事常常“顶”着不执行。机关工作状况未改变。

② 清查工作，由于广泛发动群众，收到了一些效果。省、市公安局领导比较积极主动，但省局的领导状况差，也影响工作进展。最近，省委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几周来抓得较多，也清查出一些眉目。吕剑光同志总不那么积极，他基本上未做秘书长工作，对公安工作也有一些小动作。估计运动深入，将涉及内层（已涉及到一些重要部委干部），现在较沉闷，似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

③ 温州还不断出现问题，揪斗干部也有个别发生，但对批邓、追查反革命谣言抓得还不力，过去长期积压的问题较多，现准备专门研究，逐步解决。

④ 最近，在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大会后，常委又开了两天务虚的会议，讲了一些谭启龙同志的错误，并把前段工作回顾了一下，统一思想，检查存在的问题。总的情况还算好，但有些同志思想未敞开，有的不到会（如蒋宝娣同志虽有病，但清查清明节前后杭州出现的反革命事件中，涉及到她与郭志松及吕、陈等同志的问题，省委虽无人提到她，但她很不满），有的出发（如张文碧同志有任务出发）。我们本着团结的精神，总想做些工作，所以在处理问题时，可以基本上统一，但存在的问题未解决。

⑤ 工农业生产都比去年好，不少接近七三年（因七四、七五年都是减产的，基数低，不太好比较），春花要增二、三成，工业除温州及杭州的几个大厂（杭丝联、浙麻）外，都有好转。虽有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但主要是领导的原因，因近来头绪多，人又少，还要做省委内部工作，所以不少该做的工作也未做。

以上报告，仅供你参考。如有机会，建议找省委一些同志去谈一下，以便当面汇报，取得指示。

敬礼！

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王副主席：你于五月二十二日来信，我们已在书记中先传阅，尚未在常委中讨论。那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公开在常委内讨论后，有些人将会有很大震动。目前集中搞批邓、清查反革命，拟稍缓一缓办。现在省委组织部情况不比宣传部好，阻力大，有些事常常“顶”着不执行。机关工作状况未改变。

清查工作，由于广泛发动群众，收到了一些效果。省、市公安局领导比较积极主动，但省局的领导状况差，也影响工作进展。最近，省委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几周来抓得较多，也清查出一些眉目。吕剑光同志总不那么积极，他基本上未做秘书长工作，对公安工作也有一些小动作。估计运动深入，将涉及内层（已涉及到一些重要部委干部），现在较沉闷，似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

温州还不断出现问题，揪斗干部也有个别发生，但对批邓、追查反革命谣言抓得还不力，过去长期积压的问题较多，现准备专门研究，逐步解决。

最近，在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大会后，常委又开了两天务虚的会议，讲了一些谭启龙同志的错误，并把前段工作回顾了一下，统一思想，检查存在的问题。总的情况还算好，但有些同志思想未敞开，有的不到会（如蒋宝娣同志虽有病，但清查清明节前后杭州出现的反革命事件中，涉及到她与郭志松及吕、陈等同志的问题，省委虽无人提到她，但她很不满），有的出发（如张文碧同志有任务出发）。我们本着团结的精神，总想做些工作，所以在处理问题时，可以基本上统一，但存在的问题未解决。

工农业生产都比去年好，不少接近七三年（因七四、七五年都是减产的，基数低，不太好比较），春花要增二、三成，工业除温州及杭州的几个大厂（杭丝联、浙麻）外，都有好转。虽有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但主要是领导的原因，因近来头绪多，人又少，还要做省委内部工作，所以不少该做的工作也未做。

以上报告，仅供你参考。如有机会，建议找省委一些同志去谈一下，以便当面汇报，取得指示。

敬礼！

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影印件原文

王副主席：

(一) 你对浙江省委宣传部几个干部来信的批示，我们已在书记中先传阅，尚未在常委中讨论。那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公开在常委内讨论后，有些人将会有很大震动。目前集中搞批邓、清查反革命，拟稍缓一缓办。现在省委组织部情况不比宣传部好，阻力大，有些事常常“顶”着不执行。机关工作状况未改变。

(二) 清查工作，由于广泛发动群众，收到了一些效果。省、市公安局领导比较积极主动，但省局的领导状况差，也影

响工作进展。最近，省委成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几周来抓得较多，也清查出一些眉目。吕剑光同志总不那么积极，他基本上未做秘书长工作，对公安工作也有一些小动作。估计运动深入，将涉及内层（已涉及到一些重要部委干部），现在较沉闷，似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

(三) 温州还不断出现问题，揪斗干部也有个别发生，但对批邓、追查反革命谣言抓得还不力，过去长期积压的问题较多，现准备专门研究，逐步解决。

(四) 最近，在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大会后，常委又开了两天务虚的会议，讲了一些谭启龙同志的错误，并把前段工作回顾了一下，统一思想，检查存在的问题。总的情况还算好，但有些同志思想未敞开，有的不到会（如蒋宝娣同志虽有病，但清查清明节前后杭州出现的反革命事件中，涉及到她与郭志松及吕、陈等同志的问题，省委虽无人提到她，但她很不满），有的出发（如张文碧同志有任务出发）。我们本着团结的精神，总想做些工作，所以在处理问题时，可以基本上统一，但存在的问题未解决。

(五) 工农业生产都比去年好，不少接近七三年（因七四、七五年都是减产的，基数低，不太好比较），春花要增二、三成，工业除温州及杭州的几个大厂（杭丝联、浙麻）外，都有好转。虽有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但主要是领导的原因，因近来头绪多，人又少，还要做省委内部工作，所以不少该做的工作也未做。

以上报告，仅供你参考。如有机会，建议找省委一些同志去谈一下，以便当面汇报，取得指示。

敬礼！

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王洪文给赖可可的批件

王洪文给赖可可二十个批件，其中八件注明“专转赖可可同志亲阅”、“不转其他同志”、“注意保密”，七件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被迫交给省委。

(一) 省委办公室秘书处的揭发

我处在收发机要核心文件当中，发现王洪文与赖可可联系密切，经查明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五日，王洪文发给赖可可亲收密件的日期和编号列表如下：

收文日期	编号	性质	收文日期	编号	性质
76年3月19日	255	绝密	76年6月26日	690	绝密
3月24日	266	"	6月27日	707	"
3月31日	308	"	7月18日	767	"
4月20日	396	"	7月26日	777	机密
4月22日	416	"	8月12日	813	"
5月8日	487	"	8月25日	851	绝密
5月15日	508	机密	9月1日	872	"
5月28日	526	绝密	9月1日	869	"
5月31日	581	"	9月12日	902	"
6月19日	651	"	9月15日	906	"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秘书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 王洪文部分批件的影印件



王洪文部分批语影印件原文

专转浙江省委赖可可同志亲阅。如何办，请考虑。注意保密。

退 洪文 6/5

此二件转浙江省委赖可可同志亲收。请注意：认真抓好中央指示的贯彻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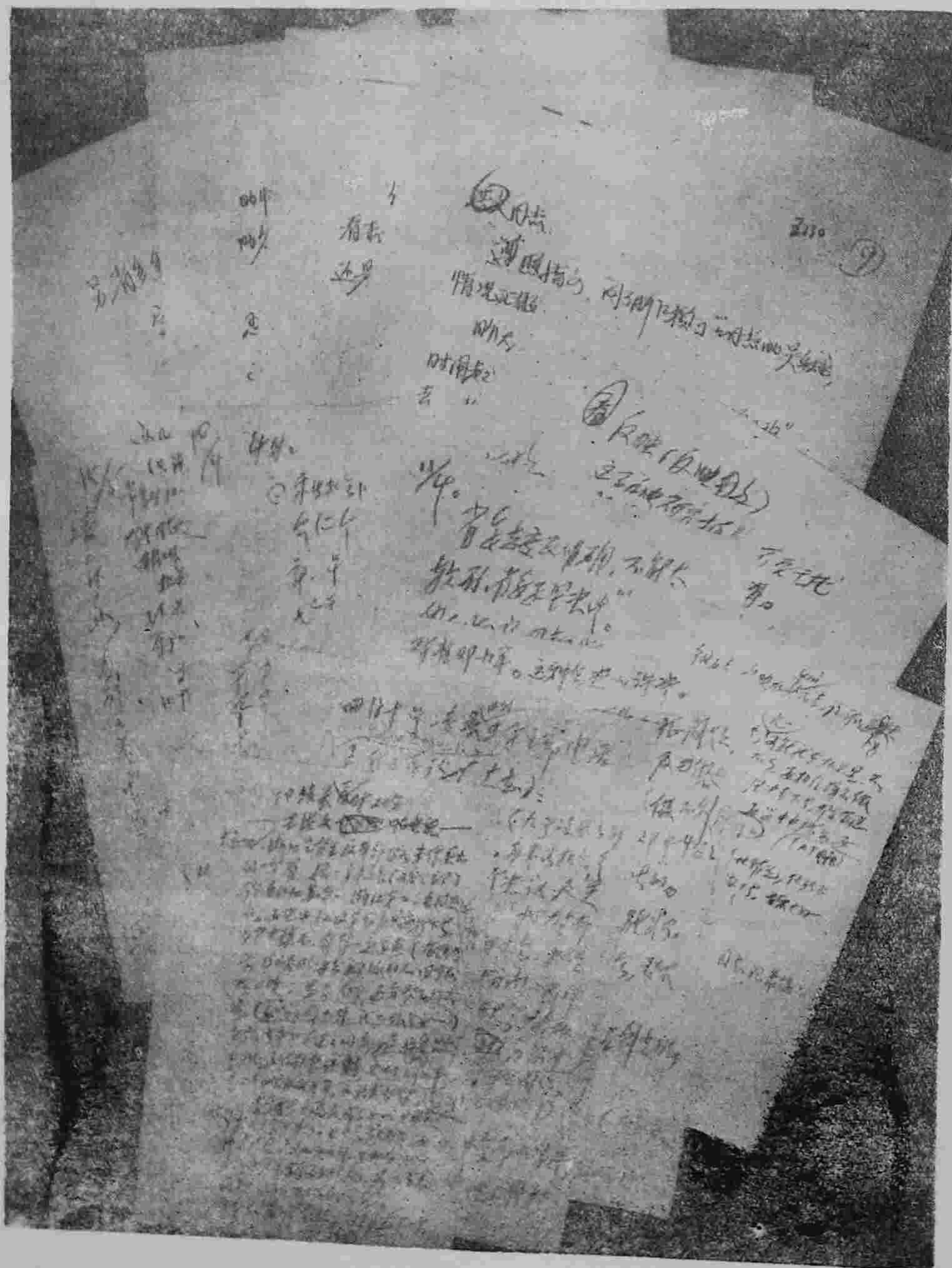
洪文 11/9

可可同志：还是按照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办，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干扰（此件不转其他同志）

洪文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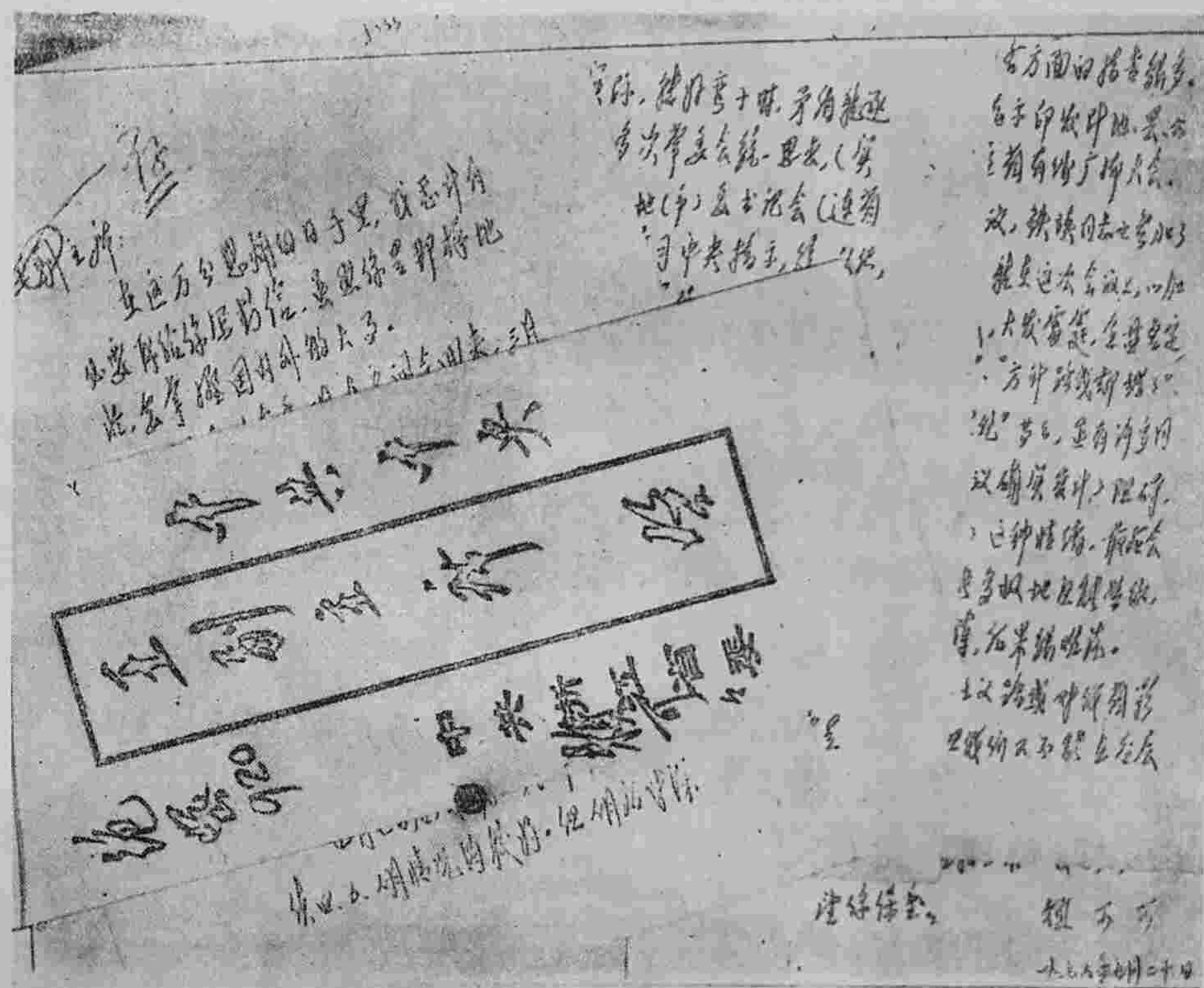
三、赖可可与王洪文互通密电

电话记录原件选印



四、赖可可无耻吹捧“四人帮”

(一) 赖可可给王洪文“效忠信”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节录)

王付主席：

在这万分悲痛的日子里，我感到有必要再给你写封信，虽然你是那样地忙，要掌握国内外的大事。

.....

望你保重。

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

五、赖可可与“四人邦”余党秘密勾结

(一) 徐景贤的交代(节录)

... (Handwritten text from a document, partially illegible due to blurriness and bleed-through) ...

影印件原文

交代赖可可和我们密谈搞乱浙江的反革命罪行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四月初，浙江赖可可到上海，住在东湖招待所。一天晚上，马天水要我一起去看赖。

马天水和我问，去年邓小平召开十二省书记会议的内容谭启龙传回来没有，赖说没有正式传。我们说浙江有一个省委副秘书长，和我们上海农业局的一个负责人一起去修改农业六十条，曾经听谭启龙说过很多邓小平的话，还有攻击中央领导（指“四人邦”）的政治谣言，不会不传回浙江。赖可说实际上都传回去的，只是没有正式传达。

赖说他自己找人商量问题也很困难，只好经常给王

副××（指王洪文）那里打打电话。现在中央1975年关于浙江“双突”问题的文件，一年的期限快到了。

这时，马天水说，“双突”下去的人一年期满了，要赶快主动采取一些措施，安排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到上面来工作，包括到省里工作。假如不主动采取措施的话，他们就会闹起来。赖可可表示同意。马天水还说，你们可以直接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文件一年期满后的处理办法。我也同意马天水的意见，我说，开始时安排人不要多，先安排一两个有影响的人就可以安定一大批人的人心。

那天赖可可还谈了一些追查“总理遗言”的情况。

交代人 徐景贤

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

(二) 徐景贤给赖可可的两封信

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同志：

您好。

送去清华大学材料组编的邓小平言论摘编五本。其中请转送△△△、罗毅同志各一本，其余机动。

此件我们正在翻印，准备下发基层支部。

不克送您了，祝好。

景贤 4.2

赖可可同志
您好。
送去清华大学材料组编的邓小平言论摘编五本。其中请转送△△△、罗毅同志各一本，其余机动。
此件我们正在翻印，准备下发基层支部。
不克送您了，祝好。

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同志：

您好。

前次送您《邓小平言论摘录》（初编）以后，又收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的（续编），进一步收集了邓小平的反动言行。此件我们也已印发基层支部供批判用。

现送去续编两本，请检收。

向省委各领导同志问好。

徐景贤 76.5.25

赖可可同志
您好。
前次送您《邓小平言论摘录》（初编）以后，又收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的（续编），进一步收集了邓小平的反动言行。此件我们也已印发基层支部供批判用。
现送去续编两本，请检收。
向省委各领导同志问好。
徐景贤 76.5.25

六、“四人帮”十分赏识赖可可

(一) 王秀珍的交代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锦江小礼堂,马、徐、王在),王洪文在讲话中讲到浙江赖可可,罗毅这两个老干部不错,能贯彻我的意图。赖可可在陈励耘、南萍的时候,态度也是好的,他能听我的。早在批林批孔期间,王洪文就说过,赖可可不错,廖祖康也讲过赖可可不错,有事经常直接打电话找他(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廖祖康回上海时讲的)。

交代人 王秀珍
1977.10.13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锦江小礼堂,马、徐、王在),王洪文在我们面(前)讲到浙江赖可可、罗毅这两个老干部不错,能贯彻我的意图。赖可可在陈励耘、南萍的时候,态度也是好的,他能听我的。

早在批林批孔期间,王洪文就说过,赖可可不错,廖祖康也讲过赖可可不错,有事经常直接打电话找他(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廖祖康回上海时讲的)。

交代人 王秀珍

1977.10.13

(二) 原王洪文秘书沈少良的揭发

我记得赖可可给王洪文七六年上半年的一封信中提出,浙江的事情比较多,自己身体差,主持省委工作有困难的问题时,王洪文曾讲过“告诉赖可可大胆的工作,他是老浙江了,对浙江的情况熟悉”等。

还有一次,大概在七六年七、八月份,谭启龙同志在京治病时,曾要求回浙江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当时王洪文曾说过“浙江的问题,谭回去不好办,还是让谭继续在京治病,由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反而好”等话。

从上述二件事看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王洪文对赖可可是很信任的。

沈少良
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影印件原文

我记得赖可可给王洪文七六年上半年的一封信中提出,浙江的事情比较多,自己身体差,主持省委工作有困难的问题时,王洪文曾经说过“告诉赖可可大胆的工作,他是老浙江了,对浙江的情况熟悉”等。

还有一次,大概在七六年七、八月份,谭启龙同志在京治病时,曾要求回浙江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当时王洪文曾说过“浙江的问题,谭回去不好办,还是让谭继续在京治病,由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反而好”等话。

从上述二件事看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王洪文对赖可可是很信任的。

沈少良

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三) 原王洪文处的工作人员米士奇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反党分子王洪文到杭州去,有一次我听到王洪文对肖木说,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一九七三年初那次在嘉兴开座谈会,其中一个县政工组的副组长,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也说了个屁的方向路线错误。那时我就觉得打击面大了,压了一派,要“翻烧饼”了。于是我讲了一番话,提醒浙江省委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那时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对我的话听不进去,最后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王洪文还说,当时陪我到嘉兴的赖可可向省委传达了我的话,省委的同志还有不同意见,就是不向下传达,后来赖可可还给我写信讲这件事。反党分子王洪文还讲过赖可可这个人不错,有头脑。

米士奇
1977.11.29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七月,反党分子王洪文到杭州去,有一次我听到王洪文对肖木说,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一九七三年初那次在嘉兴开座谈会,其中一个县政工组的副组长,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也说了个屁的方向路线错误,我(指王洪文自己)说,你(指那个副组长)犯了个屁的方向路线错误。那时我就觉得打击面大了,压了一派,要“翻烧饼”了。于是我讲了一番话,提醒浙江省委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那时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对我的话听不进去,最后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王洪文还说,当时陪我到嘉兴的赖可可向省委传达了我的话,省委的同志还有不同意见,就是不向下传达,后来赖可可还给我写信讲这件事。反党分子王洪文还讲过赖可可这个人不错,有头脑。

米士奇

1977.11.29

(四) 罗毅的交代

今年六月初，我去上海，“四人帮”余党徐景贤来看我，徐景贤在谈话中问我到浙江以后工作怎么样？我说水平低，适应不了，困难很多；谈了对赖可可的看法。他说，四月初赖可可来上海时，对你反映还好，你还是要帮助赖，支持他一道把工作做好。徐还问我，上次赖可可来上海，托他带了几本批邓材料给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收到了没有？我说收到了。他说，批邓要大家来，别的省不熟悉，同浙江熟悉，所以送给你们。

罗毅
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影印件原文

今年六月初，我去上海，“四人帮”余党徐景贤来看我，徐景贤在谈话中问我到浙江以后工作怎么样？我说水平低，适应不了，困难很多；谈了对赖可可的看法。他说，四月初赖可可来上海时，对你反映还好，你还是要帮助赖，支持他一道把工作做好。徐还问我，上次赖可可来上海，托他带了几本批邓材料给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收到了没有？我说收到了。他说，批邓要大家来，别的省不熟悉，同浙江熟悉，所以送给你们。

罗毅

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五) 原省委警卫处处长 李益亭的交代

1976年4月中旬，我去上海在东湖招待所经安室碰见，以即上海空电局，在谈话中，她对我说：“现在浙江赖可可主持工作，你们要支持他，谭启龙同志不大会回来了吧。”我4月底从上海回来，在吴连顺办公室碰到赖可可，我把王秀珍对我讲的话告诉了赖可可。赖可可说：“上海对我们很热情，我在4月上旬去上海，住东湖招待所，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来看我。”

李益亭

77.6.9日

影印件原文

1976年4月中旬，我去上海，在东湖招待所理发室碰到“四人帮”上海余党王秀珍，在谈话中，她对我说：“现在浙江赖可可主持工作，你们要支持他，谭启龙同志不大会回来了吧。”我4月底从上海回来，在吴连顺办公室碰到赖可可，我把王秀珍对我讲的话告诉了赖可可。赖可可说：“上海对我们很热情，我在4月上旬去上海，住东湖招待所，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来看我。”

李益亭

77.6.9日

七、赖可可与王洪文等人的合影



注：右起赖可可、
王洪文、徐景贤



注：右起赖可可、徐景贤、王洪文、王志强、
金祖敏、王秀珍

第二 部 分

赖可可对抗党中央 解决浙江问题的两个十六号文件， 大搞翻案复辟的罪证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浙江，一九七二年、七五年先后下达了解决浙江问题的两个十六号文件，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我省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打击了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赖可可秉承“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疯狂反对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肆意攻击贯彻两个十六号文件是“两次刮右倾翻案风”，大搞翻案复辟，造成我省两次大反复。

一、赖可可反对中央〔1972〕16号文件， 否定批林整风，破坏批林批孔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赖可可积极配合王洪文插手搞乱浙江，同“四人帮”亲信张永生、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结帮反党，妄图推翻中央〔1972〕16号文件，全盘否定我省批林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为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在我省的死党陈励耘一伙翻案。他们打着“反潮流”的旗号，不批林，假批孔，反党乱军，他们操纵省“三全会”（即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委会），大搞会内会外结合，大批省委、省军区负责同志的所谓“两否一倒”，层层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还在军内“放火烧荒”，查“浙江问题的根子”，追“军队上级领导”的问题，揪“师傅的师傅”，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一) 赖可可与张、翁、贺结邦反党

赖可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小报告(节录)

最近浙江发生的问题，不是遇(偶)然的，是比较复杂的。依靠省委本身解决比较艰苦，现在看来在一些干部中阻力较大，还有来自军区及其下属一些干部的抵触，省委常委本身也不能说已完全一致了，因此，我建议中央能派人帮助，否则对整个工作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许多新干部的一些做法，我也并不赞成，因为那样容易引起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则是值得考虑的。浙江在批林整风后期却有些纠缠历史，把陈南熊错误罪行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同志：

最近浙江发生的问题，不是遇(偶)然的，是比较复杂的。依靠省委本身解决比较艰苦，现在看来在一些干部中阻力较大，还有来自军区及其下属一些干部的抵触，省委常委本身也不能说已完全一致了，因此，我建议中央能派人帮助，否则对整个工作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许多新干部的一些做法，我也并不赞成，因为那样容易引起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则是值得考虑的。浙江在批林整风后期却有些纠缠历史，把陈南熊错误罪行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

问题混同，有些人却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在批南熊时点名过多，批得不准，有相当一部分人靠边，(现在地县掌握实际工作的应说大部是后来派去的人，对新干部使用不当，大部分可以说不太使用(不是说省里的几个人)，后结合的干部说错话的不少，有的甚至出气。

我看省委须(需)要统一思想，但没有适当的帮助是较困难的。中央很忙，不可能过多地化时间，但在适当时机还应向省委提出严格的要求，这种推动是必要的。

张、翁、贺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诬告信(节录)

关于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

一年多来，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在主持浙江省委工作中，从唯心史观出发，不能正确对待九大路线，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浙江带头怂恿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在全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为此，我省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迫切要求中央帮助谭、铁两同志端正态度。

张永生 翁森鹤 贺贤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影印件原文

关于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

一年多来，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在主持浙江省委工作中，从唯心史观出发，不能正确对待九大路线，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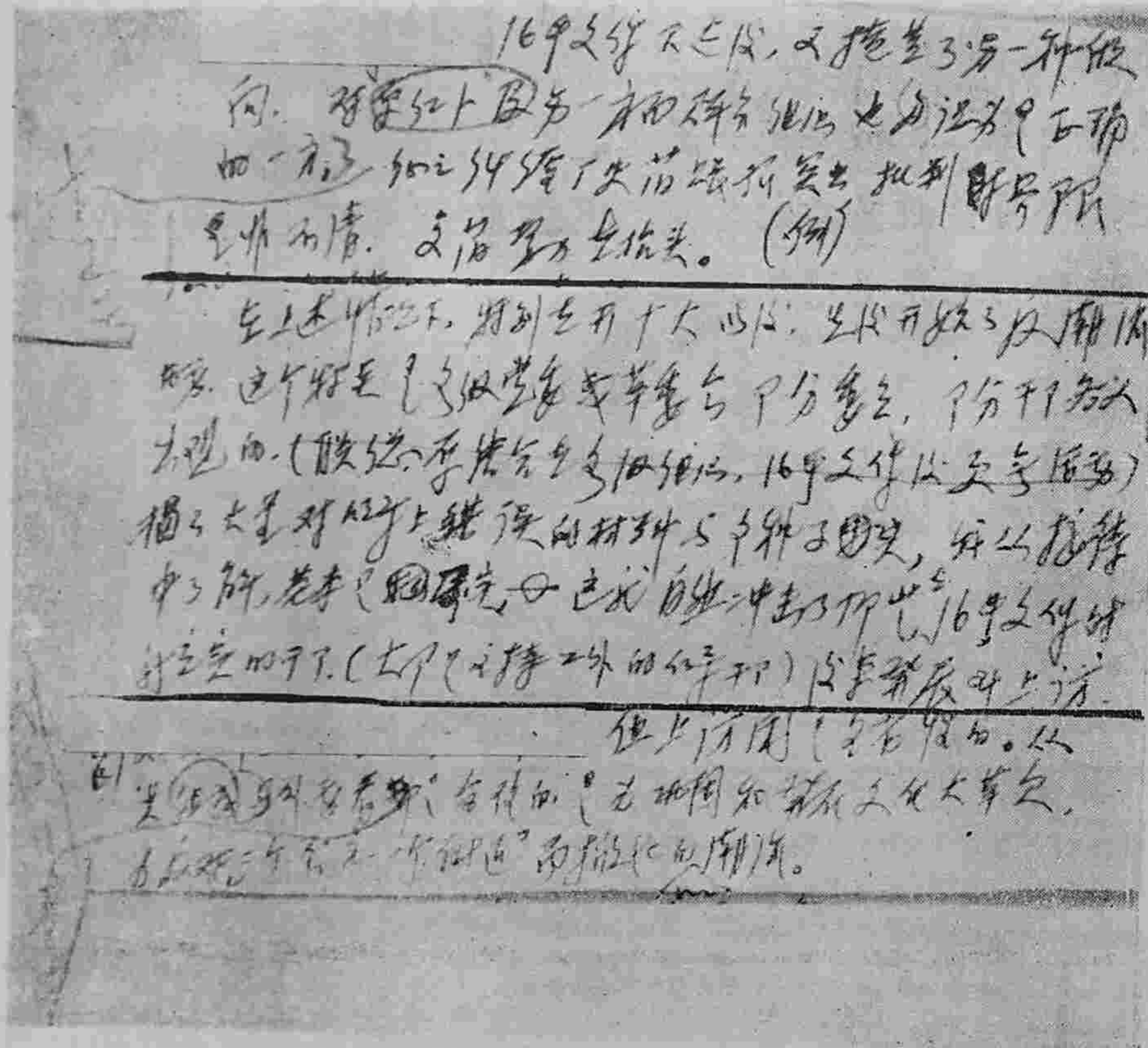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浙江带头怂恿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在全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为此，我省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迫切要求中央帮助谭、铁两同志端正态度。

张永生 翁森鹤 贺贤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 赖可可提出批“两否一倒”的反动口号，
全盘否定批林整风运动

赖可可的手稿(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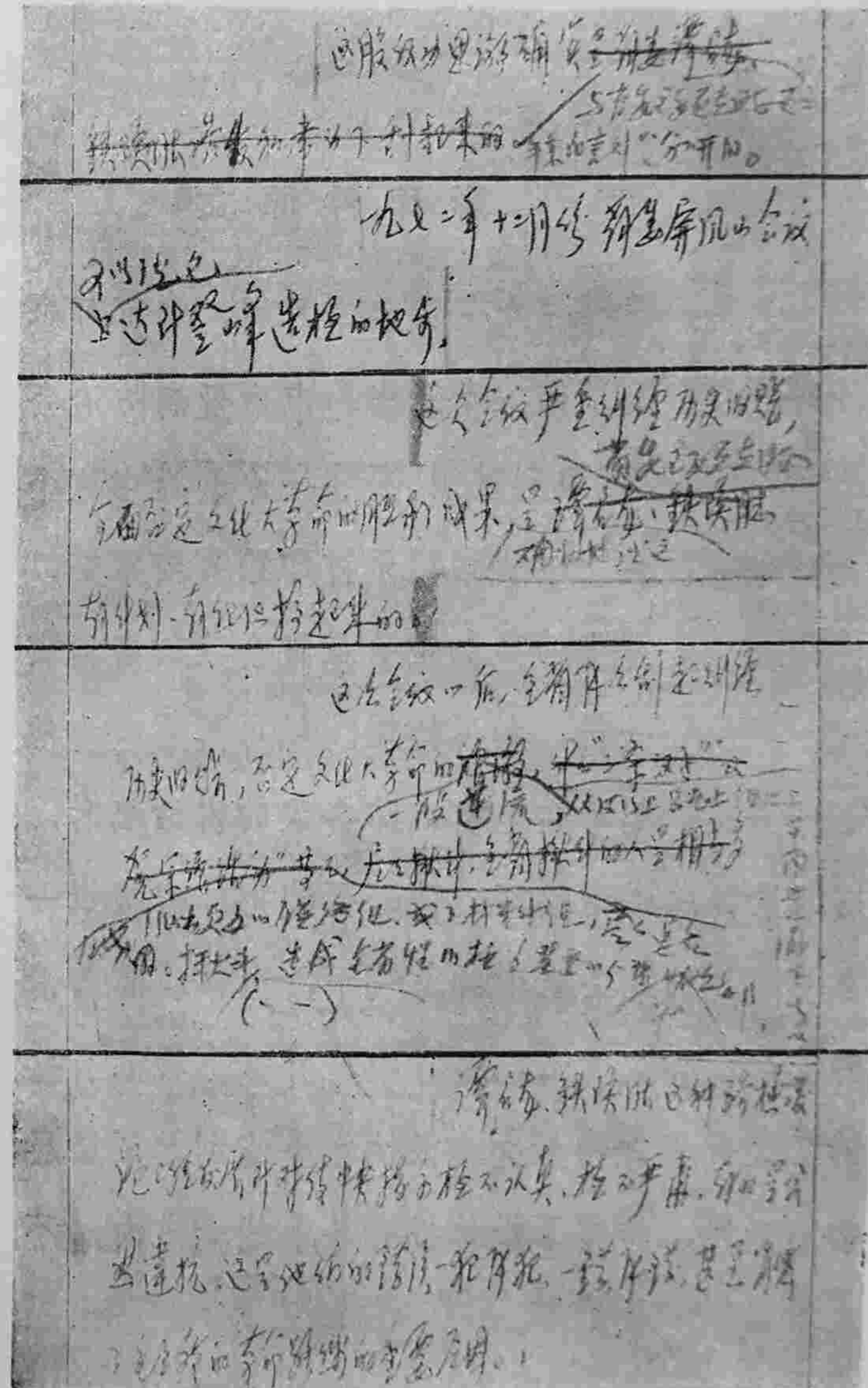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16号文件下达后，又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对另一方面群众组织也认为是正确的一方了，肯定一切，总之纠缠历史旧账很突出，批判时界限是非不清，复旧势力在抬头。(例)

在上述情况下，特别在开十大以后，先后开始了反潮流活动，这个特点是各级党委或革委会部分委员，部分干部名义出现的，揭了大量对领导上错误的材料与各种事实，我从接待中了解，基本是属实，这就自然冲击了那些在16号文件时新充实的干部，(大部是主持工作的领导干部)后来发展到上访。

但上访团是全省性的。从其行动看所提的问题基本是合理的，是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为反对“二个否定一个倒退”而掀起的潮流。

赖可可在省批林批孔大会上的
发言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这股反动思潮确实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近二年来的言行是分不开的。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省委屏风山会议可以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次会议严重纠缠历史旧账，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确切地说这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有计划、有组织搞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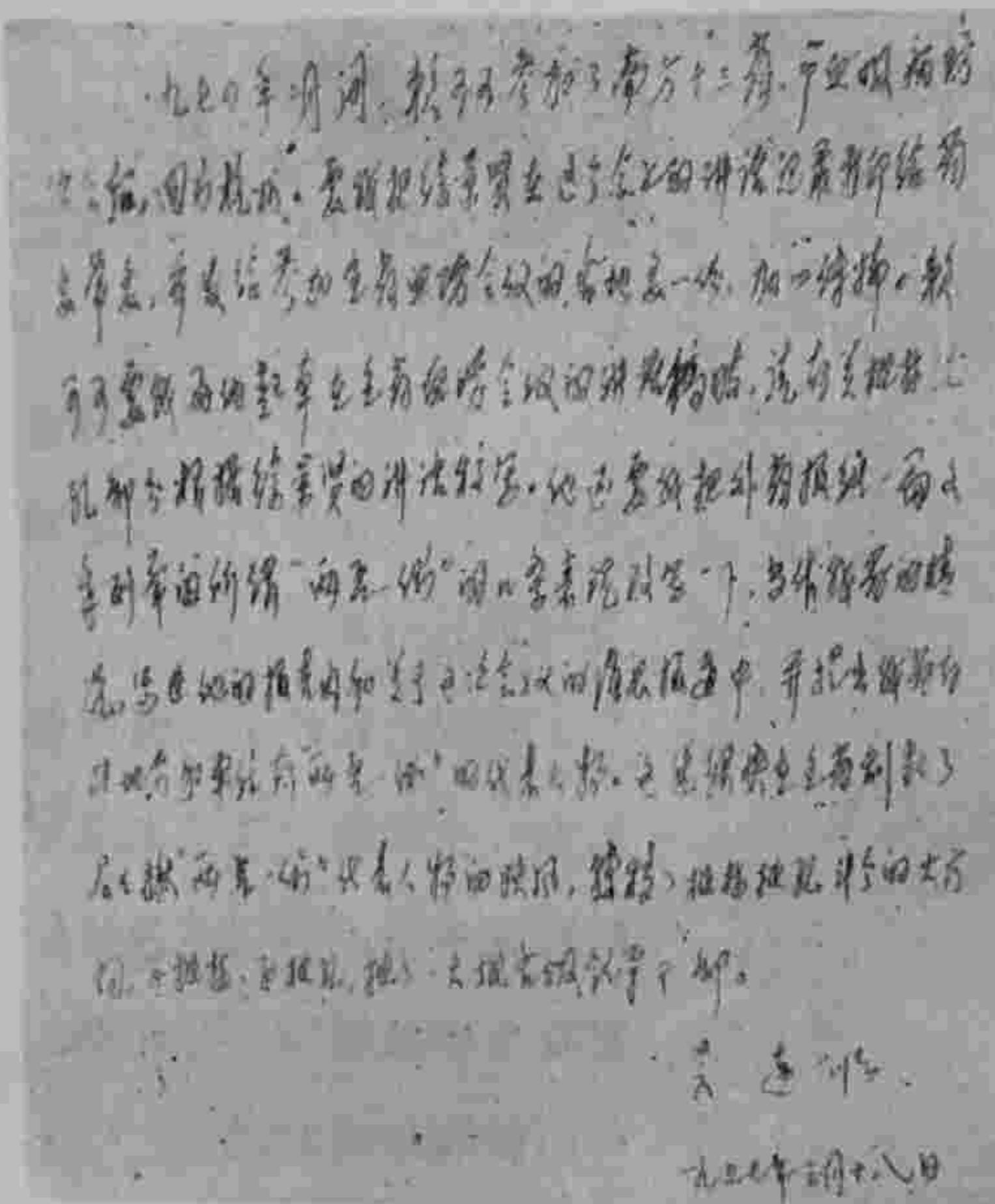
这次会议以后，全省再次刮起纠缠历史旧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贯彻下去了。从此，派出更多的联络组，成立材料组，层层点名揪斗，造成全省性的极为严重的分裂状况。

谭启龙、铁瑛同志这种骄横跋扈已经发展到对待中

央指示极不认真，极不严肃，有的是公然违抗。这是他们的错误一犯再犯，一错再错，甚至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重要原因。

(三) 赖可可密切配合徐景贤的反党活动，层层掀“两否一倒”的代表人物

吴连顺的揭发交代



九二〇年四月，赖可可参加了南方十三省、市血吸病防治会，回到杭州。要我把徐景贤在这个会上的讲话记录打印给省委常委，并发给参加全省血防会议的各地委一份，加以传播。赖可可要我为他起草在全省血防会议的讲话稿时，说有关批林批孔部分根据徐景贤的讲话稿写。他还要我把外省报纸一篇文章列举的所谓“两否一倒”的几条表现改写一下，当作我省的情况，写进他的报告内和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报导中，并提出我省有些地方和单位有“两否一倒”的代表人物。这就很快在全省刮起了层层掀“两否一倒”代表人物的妖风，转移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四年二月间，赖可可参加了南方十三省、市血吸病防治会后，回到杭州。要我把徐景贤在这个会上的讲话记录打印给省委常委，并发给参加全省血防会议的各地委一份，加以传播。赖可可要我为他起草在全省血防会议的讲话稿时，

说有关批林批孔部分根据徐景贤的讲话稿写。他还要我把外省报纸一篇文章列举的所谓“两否一倒”的几条表现改写一下，当作我省的情况，写进他的报告内和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报导中，并提出我省有些地方和单位有“两否一倒”的代表人物。这就很快在全省刮起了层层掀“两否一倒”代表人物的妖风，转移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

赖可可印发的徐景贤在全国第三次血防会议上的反党讲话(节录)

我们要彻底批判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保卫、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南方十三省、市有代表人物，上海也有，有的人经常散布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文教卫生战线对文化大革命搞右倾翻案回潮的还大有人在。

赖可可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全省血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当前，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还是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尖锐表现。

我们省有些地方和单位有些人确实企图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四) 赖可可可在省“三全会”上大搞反党乱军

1. 诬陷省军区副政委夏琦同志，逼他交待军队上级领导的问题，把矛头指向许世友同志

赖可可可在省“三全会”上的讲话(节录)

同志们：

我们这次三全会，在党中央、王洪文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开得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文件和王洪文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批示，学习了许多重要文章。

揭发批判了以夏琦等人为代表的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潮。

二、赖可可反对中央〔1975〕16号文件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圈阅了中央十六号文件，并委派纪登奎同志来浙江帮助贯彻落实。赖可可当面拥护，暗地里与王洪文勾结，进行抵制和破坏。

谭启龙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王洪文借故把赖可可叫到上海，谈了一次话。赖回杭向书记作了传达。王洪文的这次谈话，完全否定了中央〔1975〕16号文件，推翻了他自己在浙江的一系列讲话，不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反而大肆指责省委，说开十万人大会批资产阶级派性搞错了，还威胁说：“现在你们要看得远一些，不要听一方面的话多，听另一面的话少。”“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你们要听不同意见，要看得远一些。”我们抵制了这个谈话，决定不传达。但赖可可“副主席”的指示压人，说王×××不代表中央吗？坚持要在常委会上传达。当时，我感到事关重大，用心作了记录。即将情况向党中央，邓副主席、李先念、纪登奎同志作了汇报。同时，写信附上王洪文的谈话记录稿，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谭启龙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听不同意见，要看得远一些。”我们抵制了这个谈话，决定不传达。但赖可可“副主席”的指示压人，说王×××不代表中央吗？坚持要在常委会上传达。当时，我感到事关重大，用心作了记录。即将情况向党中央，邓副主席、李先念、纪登奎同志作了汇报。同时，写信附上王洪文的谈话记录稿，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王洪文借故把赖可可叫到上海，谈了一次话。赖回杭向书记作了传达。王洪文的这次谈话，完全否定了中央〔1975〕16号文件，推翻了他自己在浙江的一系列讲话，不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反而大肆指责省委，说开十万人大会批资产阶级派性搞错了，还威胁说：“现在你们要看得远一些，不要听一方面的话多，听另一面的话少。”“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你们要听不同意见，要看得远一些。”

谭启龙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吴连顺的揭发交代

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为了否定毛主席、党中央解决浙江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找赖可可到上海，王洪文放了一通谬论。谭书记听了传达，坚持原则，把王洪文这一套顶了回去。赖可可抓住这点，向王洪文打了小报告，告谭书记一状。胡说谭书记对批评一点听不进去，顶得很厉害，对一些建议不愿执行，因此回来传达讨论后没有结果，等等。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有一天在赖可可办公室里，他对我说，你准备准备，国庆节后我们就走，现在有些人劲头很大，我在这里碍手碍脚的，走了让他们放手去干吧！特别是谭，一九七二、七三年的劲头又拿出来了，王洪文在上海的谈话，谭一点听不进去，顶得很厉害，副主席的话不听，我们还在他话下。这是赖可可对毛主席、党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不满和消极抵制，也是此时此刻离开浙江去南方养病的真实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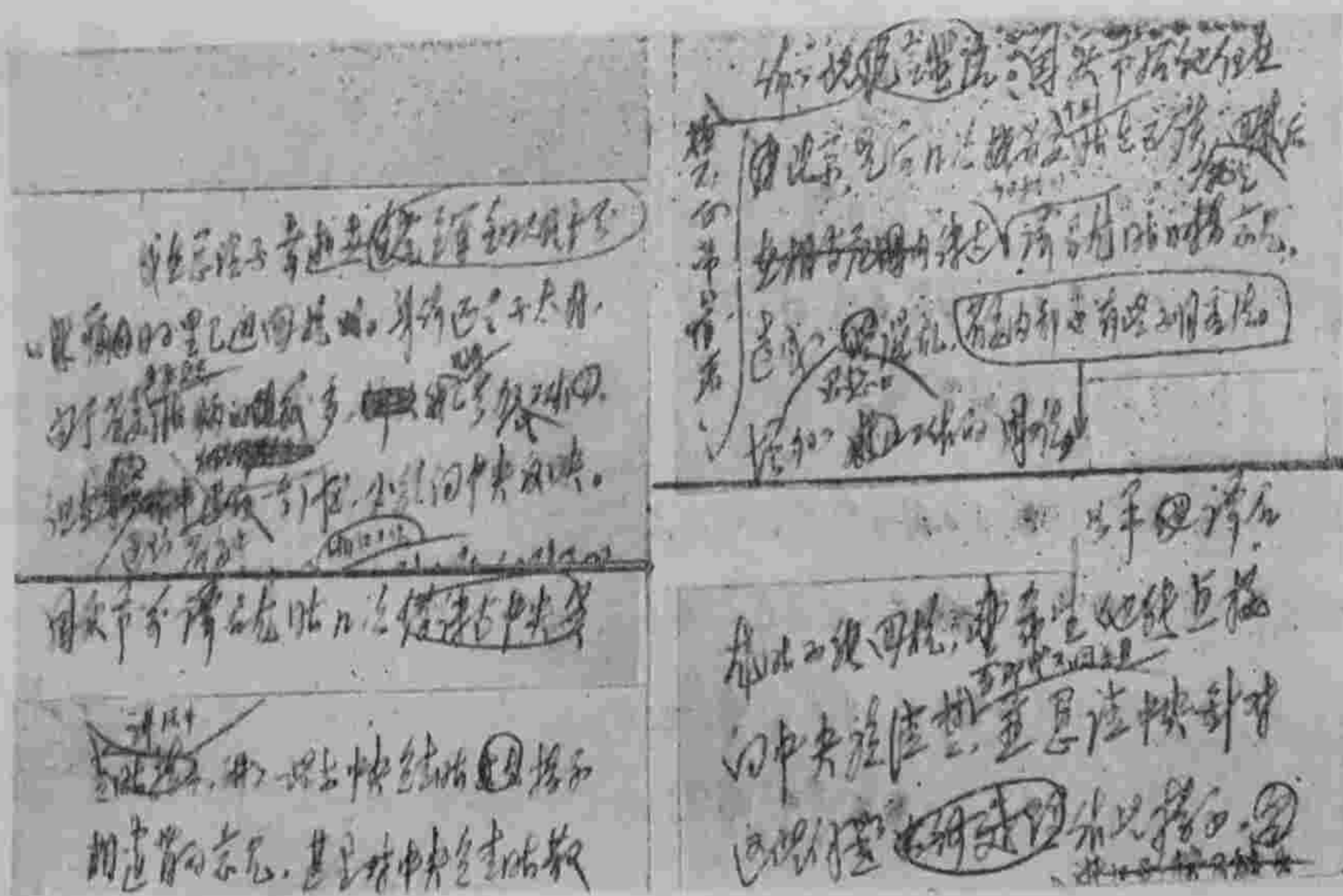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有一天在赖可可办公室里，他对我说，你准备准备，国庆节后我们就走，现在有些人劲头很大，我在这里碍手碍脚的，走了让他们放手去干吧！特别是谭，一九七二、七三年的劲头又拿出来了，王洪文在上海的谈话，谭一点听不进去，顶得很厉害，副主席的话不听，我们还在他话下。这是赖可可对毛主席、党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不满和消极抵制，也是此时此刻离开浙江去南方养病的真实思想。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为了否定毛主席、党中央解决浙江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找赖可可到上海，王洪文放了一通谬论。谭书记听了传达，坚持原则，把王洪文这一套顶了回去。赖可可抓住这点，向王洪文打了小报告，告谭书记一状。胡说谭书记对批评一点听不进去，顶得很厉害，对一些建议不愿执行，因此回来传达讨论后没有结果，等等。



影印件原文

我在总理不幸逝世的悲痛日子里已返回杭州。身体还是不太好，由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病的较多，我已开始参加些工作。但遇到省委中一个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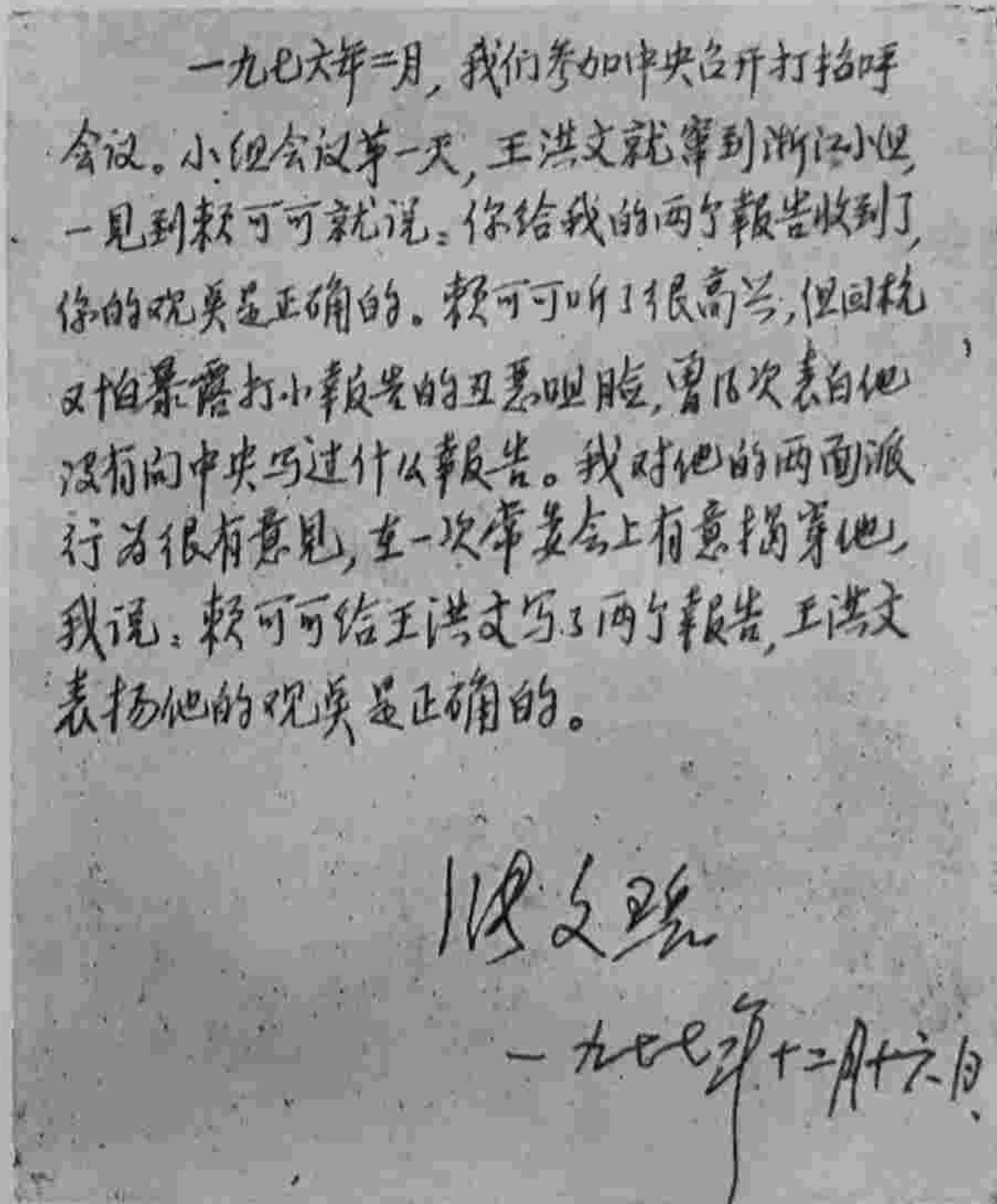
国庆节前谭启龙同志几次讲话中，讲了一些与中央负责同志指示相违背的意见，甚至对中央负责同志散布了一些极不正常的情绪。国庆节后他住在北京，先后几次找省委个别同志去面谈，据说回来后传达和执行了谭启龙同志的意见，造成了思想上混乱，增加了工作的困难，省委内部也有些不同看法。

如果谭启龙同志不能回杭，希望他能直接向中央谈清楚有那些不同意见，并恳请中央针对这些问题作些指示。

三、赖可可在中央二月打招呼会议期间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上，赖可可、罗毅与王洪文、张春桥狼狈为奸，诬陷攻击邓小平、纪登奎同志，大肆训斥省委负责同志。他们全盘否定中央〔1975〕16号文件，炮制了一个翻案复辟的行动纲领。王洪文指定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罗毅“分管省委常务”，夺了省委的领导权。

1. 张文碧同志的揭发



他的两面派行为很有意见，在一次常委会上有意揭穿他，我说：赖可可给王洪文写了两个报告，王洪文表扬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张文碧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我们参加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小组会议第一天，王洪文就窜到浙江小组，一见到赖可可就说：你给我的两个报告收到了，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赖可可听了很高兴，但回杭又怕暴露打小报告的丑恶嘴脸，曾几次表白他没有向中央写过什么报告。我对他的两面派行为很有意见，在一次常委会上有意揭穿他，我说：赖可可给王洪文写了两个报告，王洪文表扬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2. 王洪文、张春桥在浙江小组会上的反党讲话
(赖可可的记录节录)

二月十日:

王洪文: 学习班没有报中央, 等出了问题我们才知道。这学习班是错误的。两个学习班不请示, 办这两个学习班你谭启龙犯了错误。

二月十三日下午:

张: 这与全国阶级关系有关。浙江是全国的一部分, 你(注: 指谭启龙同志)说你当官大了, 但副主席比你大吧! 你不听, 二个副主席你只听一个, 阶级关系变化时, 你就坚决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你把为什么会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去说清了, 才能转弯。邓小平不是一出来就是猖狂得很吗? 因七五年国内国际关系变化了。

王: 你对中央是顶的, 你只听另一股风, 我讲话你听不进, 现在不仅对张永生问题(在上海时商谈的事我不说, 你是听邓小平的)。

你劲头这样大, 开十万人大会, 混淆两类矛盾, 后来温州又开五万人大会, 放手发动群众, 狠批资产阶级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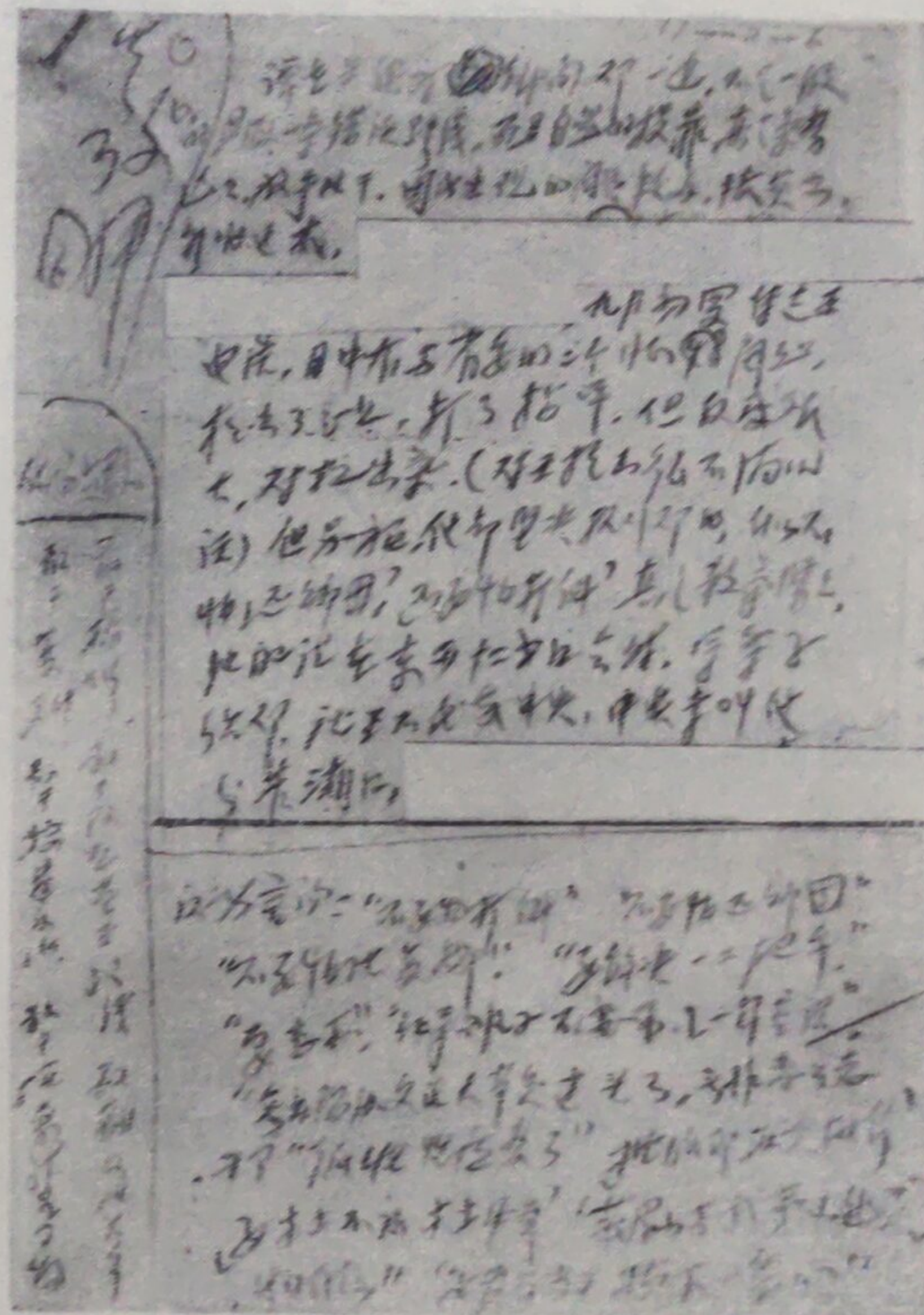
你对中央指示, 带头不执行。你的立场观点与邓小平一样, 站在资产阶级, 代表资产阶级, 不可能有三个正确对待。

二月十八日下午:

王: 杭州调动干部太多, 要调也不能在那个时候调。

浙江全部问题中央负责, 但谭要负责, 属执行问题, 批邓与谭挂上。

3. 赖可可在会上的发言手稿
(节录)



影印件原文

谭在关键时倒向邓一边, 不是一般的贯彻一条错误路线, 而且自觉的投靠, 真是气势汹汹, 放手地干。因此出现的问题较多, 较突出, 影响也大。

九月初罗传达王电话, 月中有与省委的二个同志商处, 提出了意见, 打了招呼, 但反感很大, 对抗出气, (对王提出很不满的话) 但另一方面, 他却坚决执行邓的, 什么不怕“还乡团”, “不要怕打倒”真是杀气腾腾, 他自己说在京开十二书记会时, 写条子给邓, 说王不代表中央, 中央未叫他分管浙江。

他们六敢: 敢于搞修, 敢于改党基本路线, 敢翻文化大革命(命), 敢于复辟, 敢于整造反派, 敢于扼杀新生事物。

反动言论: “不要怕打倒”, “不要怕还乡团”, “不要怕说复辟”, “要解决一二把手”, “要整顿”, “领导班子不整顿, 是一句空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头了, 无非整了老干部”, “派性性质变了”, “批派即批资批修” “要寸土不让, 寸土必争”, “峨眉(峨嵋)山与武夷山幽灵, 怕什么”, “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4. 谭启龙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赖可可在浙江小组会上说：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问题不少，不是具体问题，而是有另一条路线干扰，王洪文找他同铁瑛同志到上海谈话以后，特别是吕剑光同志从北京回杭以后，有很多问题不正常，质问我为什么“上海不代表中央，北京来的劲头大”。

谭启龙
1977年7月6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赖可可在浙江小组会上说：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问题不少，不是具体问题，而是有另一条路线干扰，王洪文找他同铁瑛同志到上海谈话以后，特别是吕剑光同志从北京回杭以后，有很多问题不正常，质问我为什么“上海不代表中央，北京来的劲头大”。

谭启龙

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

(2) 批派性问题上，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搞了“放手发动群众，狠批派性”的所谓群众运动，……说什么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篡党夺权；乱点名。

(3) 十月份按照办翁森鹤问题的学习班的办法，办了张永生、贺贤春、△△△同志问题的学习班是不对的，指导思想认为张、贺、△同翁都是一类，说什么张、贺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问题。

(4) 在调整班子问题上，……由于受了邓小平的所谓“抓紧班子调整”、“搞派性的坚决调离”和要多靠老的，提拔干部台阶论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单位调整的面大了些，有的可以不调整的调整了。

5. 赖可可、罗毅在会议期间背着中央，炮制的翻案复辟的行动纲领——《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

《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节录)

邓小平所散布的奇谈怪论，刮的右倾翻案风，对浙江也有很大影响。

突出地表现在：

(1) 对形势的看法上，受到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今不如昔”等反动观点的影响，特别一段时间对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批孔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宣传少了，也出现了压制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情况。

赖可可给王洪文的信

王副主席：
我们参加座谈会后，初步看法送上，请审阅。谭启龙同志的自我批评已讨论正在修改。我们何时回去，回去前还有何指示，请示知。

敬礼
赖可可
1977年7月6日

影印件原文

王副主席：

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送上请审阅。谭启龙同志的自我批评已讨论正在修改。我们何时回去，回去前还有何指示，请示知。

敬礼

赖可可

十九日

(米世(士)奇同志交回)

6. 谭启龙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宣布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先后有三次：第一次，由王洪文在浙江小组会上讲，谭启龙不回浙江，写个书面检讨由赖可可带回，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罗毅管省委常委。第二次，王洪文先到赖可可的住处，谈了四十多分钟（谈什么不清楚），又同赖到我的房间，把其他同志叫来，王说，检讨赶快写，不要太长，把要害问题讲清楚，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第三次，会议快结束时，“四人帮”接见四川、福建、江西、浙江省委书记，张春桥讲：谭启龙检讨先不写，你可叫赖可可带个口信回去，说在浙江犯了严重错误，欢迎大家批评。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把我扣在北京作检查，又不提铁瑛同志怎么工作，而三次宣布由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实际上夺了省委的权。

谭启龙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题讲清楚，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第三次，会议快结束时，“四人邦”接见四川、福建、江西、浙江省委书记，张春桥讲：谭启龙检讨先不写，你可叫赖可可带个口信回去，说在浙江犯了严重错误，欢迎大家批评。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在这次会议上，“四人邦”把我扣在北京作检查，又不提铁瑛同志怎么工作，而三次宣布由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实际上夺了省委的权。

谭启龙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邦”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宣布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先后有三次：第一次，由王洪文在浙江小组会上讲，谭启龙不回浙江，写个书面检讨由赖可可带回去，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罗毅管省委常委。第二次，王洪文先到赖可可的住处，谈了四十多分钟（谈什么不清楚），又同赖到我的房间，把其它同志叫来，王说，检讨赶快写，不要太长，把要害问

四、赖可可与“四人邦”一唱一和，大搞翻案复辟

（一）赖可可对抗中央指示，大肆贩卖“四人邦”的反党讲话

赖可可违抗中央关于不准传达“四人邦”在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反党讲话的严格规定，他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打电话给王洪文，要求公开传达“四人邦”的反党讲话，得到王的同意，他就召开省委常委、地委书记会议，进行系统的传达，妄图以此威逼省委和各级党委转弯子，强迫推行“四人邦”的反党路线。

赖可可与王洪文通话记录（节录）

王副主席电话：15/5 凌二时多
（只谈几点，别的问题想起来再打电话）。常委对批谭有什么不同意见，可先在内部谈一下，阻力，有些同志可先做些工作，内部统一思想，作点团结工作，不同意见再报。（谭最近写了一个自我批评）。批谭问题，中央召集五个省时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全文还是不传达，精神可讲一讲。
有些事，不用传达方法，用你们自己口气讲。

影印件原文

王副主席电话：15/5 凌二时多

（只谈几点，别的问题想起来再打电话）。常委对批谭有什么不同意见，可先在内部谈一下，阻力，有些同志可先做些工作，内部统一思想，作点团结工作，不同意见再报。（谭最近写了一个自我批评）。批谭问题，中央召集五个省时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全文还是不传达，精神可讲一讲。

有些事，不用传达方法，用你们自己口气讲。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

给王洪文的信(节录)

12. 罗毅同志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与中央领导同志对谭启龙同志所犯错误的批评(只讲了主要精神),回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以来的工作。张文碧同志出差,蒋宝娣同志五月十五日大会后即到浙江医院后到上海查病,没有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表面上还可算认识统一的,但执行上各有打算,如吕剑光同志仍然基本上不太管事,开会少说多记;陈冰同志则顺手把问题一推了事。机关阻力仍很大,批邓很不够,许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央领导批办的事有些至今也未讨论处理。对于出现的这些情况和问题,只能作耐心引导,做到更有步骤地去解决。但效果如何还难说。

影印件原文

我们曾在五月十六、十七日开了两天常委会,由罗毅同志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对谭启龙同志所犯错误的批评(只讲了主要精神),回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以来的工作。张文碧同志出差,蒋宝娣同志五月十五日大会后即到浙江医院后又到上海查病,没有

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表面上还可算认识统一的,但执行上各有打算,如吕剑光同志仍然基本上不太管事,开会少说多记;陈冰同志则顺手把问题一推了事。机关阻力仍很大,批邓很不够,许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央领导批办的事有些至今也未讨论处理。对于出现的这些情况和问题,只能作耐心引导,做到更有步骤地去解决。但效果如何还难说。

(二)赖可可攻击省委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是刮右倾翻案风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给王洪文的信(节录)

经过一九七二年和去年下半年两次刮右倾翻案风,确实对组织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影印件原文

经过一九七二年和去年下半年两次刮右倾翻案风,确实对组织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省委办公室何祖苗的揭发

1976年6月初,一天上午在大楼,张小定、我、丁冬青三人去找赖可可催解决学习班问题,在赖可可办公室找到了他。我说,从最近报纸上批判的观点看,中央16号文件是有些问题的。赖可可说:你们不要提中央16号文件嘛,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赖可可的意思中央16号文件是有问题的,不要提中央文件,要注意策略。

何祖苗

1977年9月9日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的

讲话(节录)

去年,邓小平刮的右倾翻案风,对我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影响较深,危害较大,带来的问题也较多。

影印件原文

去年,邓小平刮的右倾翻案风,对我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影响较深,危害较大,带来的问题也较多。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一天上午在大楼,张小定、我、丁冬青三人去找赖可可催解决学习班问题,在赖可可办公室找到了他。我说,从最近报纸上批判的观点看,中央16号文件是有些问题的。赖可可说:你们不要提中央16号文件嘛!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赖可可的意思中央16号文件是有问题的,不要提中央文件,要注意策略。

何祖苗

1977年9月9日

赖可可全面翻中央〔1975〕16号文件案的讲话提纲

(1)

(2)

(3)

(4)

(5)

影印件原文

一、八个厂的建制，省属厂省管，市属厂归还给市管。有问题需要省委研究的提请省委讨论。（点的问题）

二、杭丝联部分人为翁森鹤翻案的问题，市委表态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省委表态。注意发挥市委和省委各部、委、办的作用，不要什么都要省委表态。什么事都把省委顶到第一线，既被动，又容易误事。

三、有些临时领导小组、临时办公会议有条件的要积极改过来。市委管的单位市委定，省管的单位省委定。我看浙麻是否可以改过来，市委研究一下，是否可以把来成德、岑幼花同志充实到党委。广播电台、美院△△同志去宣布后情况还好的，当然要继续做好工作。如果宣布后不做工作可能出现新的问题。

四、工宣队的问题，有条件的要积极派，不要等，要主动做工作，老是拖是不好的。

五、洞头那两个人（注：指绑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两个犯罪分子），上次讨论原则上同意放，还有杭丝联那个人原则上那天讨论也应该放。我看主动点放，可能有些问题，要做工作。按政策办事，该放的放，不该放的闹也不放，坚持原则，工作也好做。老拖着结果群众闹起来，被迫再放就被动了。

六、浙大那个凌荣志（注：凌抵制张永生去浙大贩卖“朝农”黑货），该不该抓，省公安局研究定，如果不抓你们负责向浙江大学核心小组讲清楚理由，不要向省委一推了事。

七、嘉兴董恒威这个案子，据△△△同志讲是省公安局直接办的，要地、县公安部门进一步核实是可以的，但省公安局要负责，你们不能上推省委、下推地县委。你们立即派人去与地、县公安局核对，一定要实事求是。那天讨论时你们讲的是含糊的。

八、元汉三问题（注：元是农大负责人，抵制赖可可搞“清查”）复查情况怎么样？他本人省委责令他检查已经二个星期了，也没有看到材料。省公安局要尽快核实他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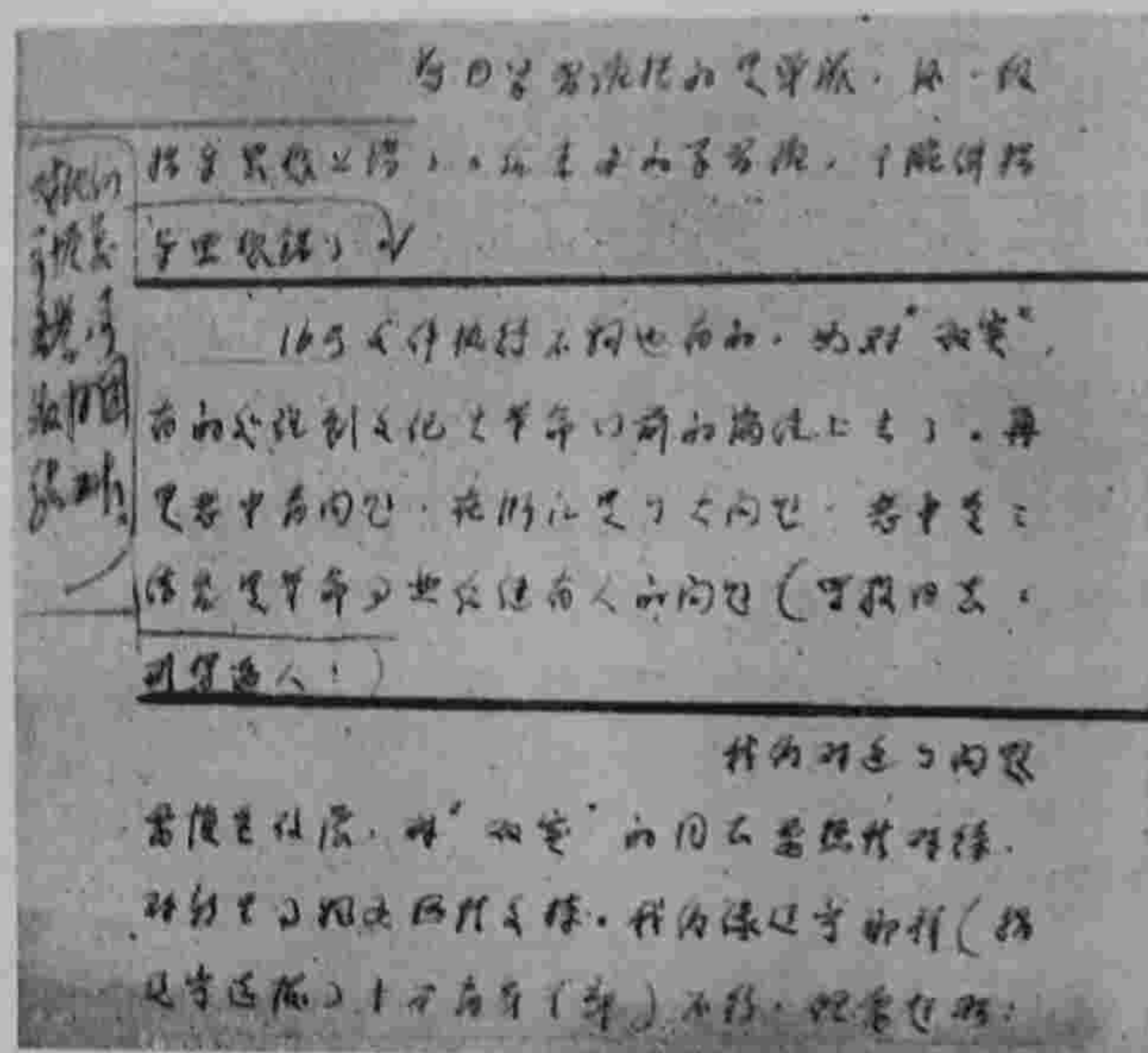
九、吕剑光同志，十五号文件要有个态度，已经讲了四次了，今天再讲一次。调查组的材料（注：指诬陷省委负责同志、为陈南翻案的黑材料。一九七五年省委撤销调查组时，决定由吕剑光同志负责处理），八日常委会明确要你按八十二号文件办，但到今天你还不交，到底到哪里去了，如果在要立即交，交的时候应有原调查组管材料的同志看过，免得将来说不清楚。

总之，我的意思应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解决一些问题，不要老拖，否则越来越被动了。上面讲的问题省委已经讨论过，有的已经讨论过几次了，就是执行问题。常委同志都要主动解决自己主管或分工管的部门的工作，没有把握的可以提出省委集体议么！

(三) 赖可可竭力为“双突”错误翻案

赖可可攻击中央处理“双突”是整了“造反派”，打击“新生力量”，破坏“三结合”，提出“对他们要恢复名誉”。

1.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马目学习班搞的是单派，后一段指导思想上错了。后来办的学习班，干脆讲指导思想错了。对他们要恢复名誉，要做好团结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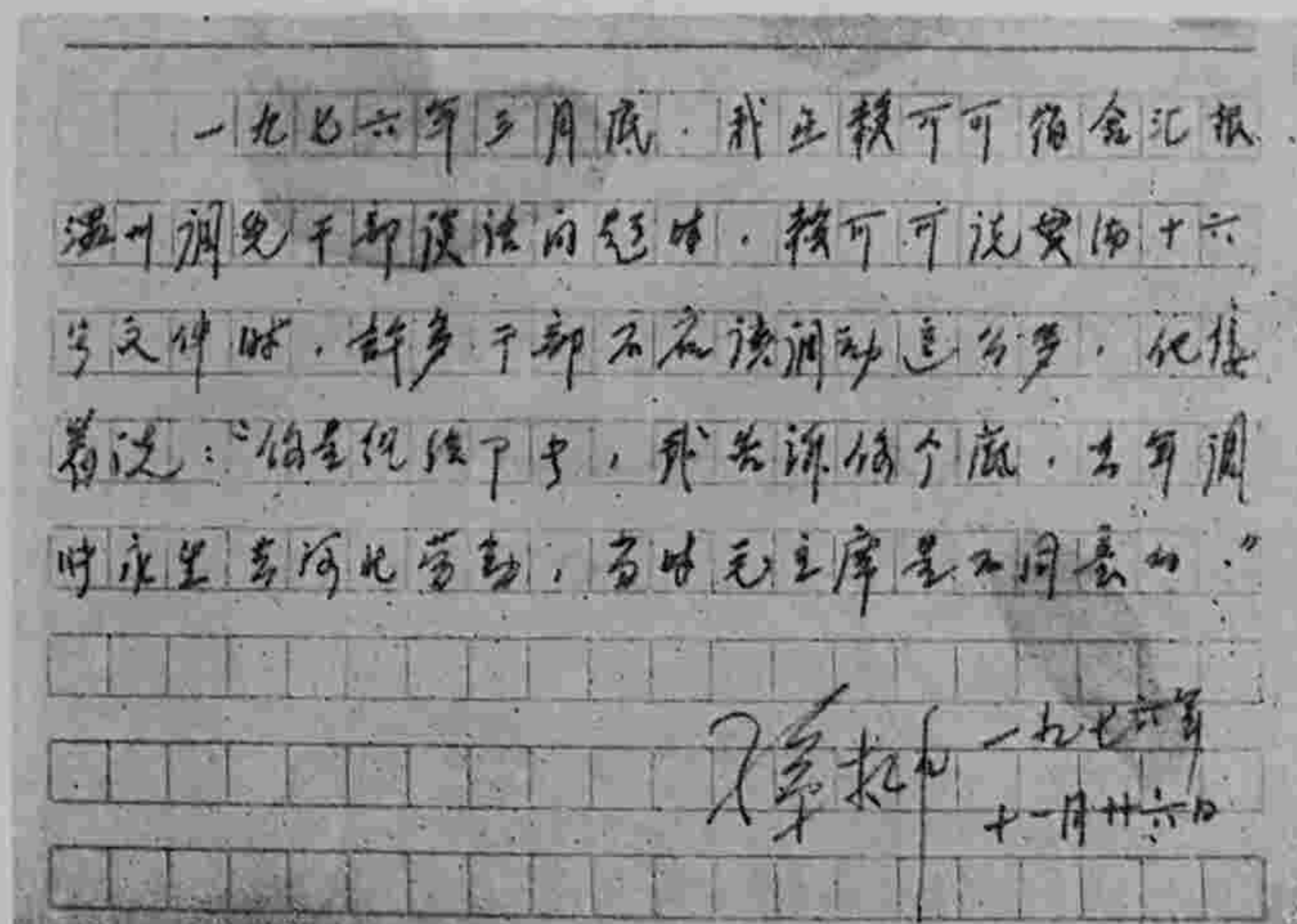
16号文件执行不够也有的，如对“双突”，有的处理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岗位上去了。再是老中青问题，在浙江是个大问题，老中青三结合是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罗毅同志：形势逼人！）

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对“双突”的同志要热情对待，对新生事物要热情支持。我们象辽宁那样（指辽宁选拔了十万青年干部）不行，但要赶啊！

2. 赖可可可为“四人帮”的亲信、爪牙翻案

赖可可制造毛主席不同意张永生调离浙江的谎言，妄图放虎归山；把下放农村劳动的贺贤春接回杭州，官复原职。

孙执中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我在赖可可宿舍汇报温州调免干部谈话问题时，赖可可说，贯彻十六号文件时，许多干部不应该调动这么多。他接着说：

“你是组织部长，我告诉你个底，去年调张永生去河北劳动，当时毛主席是不同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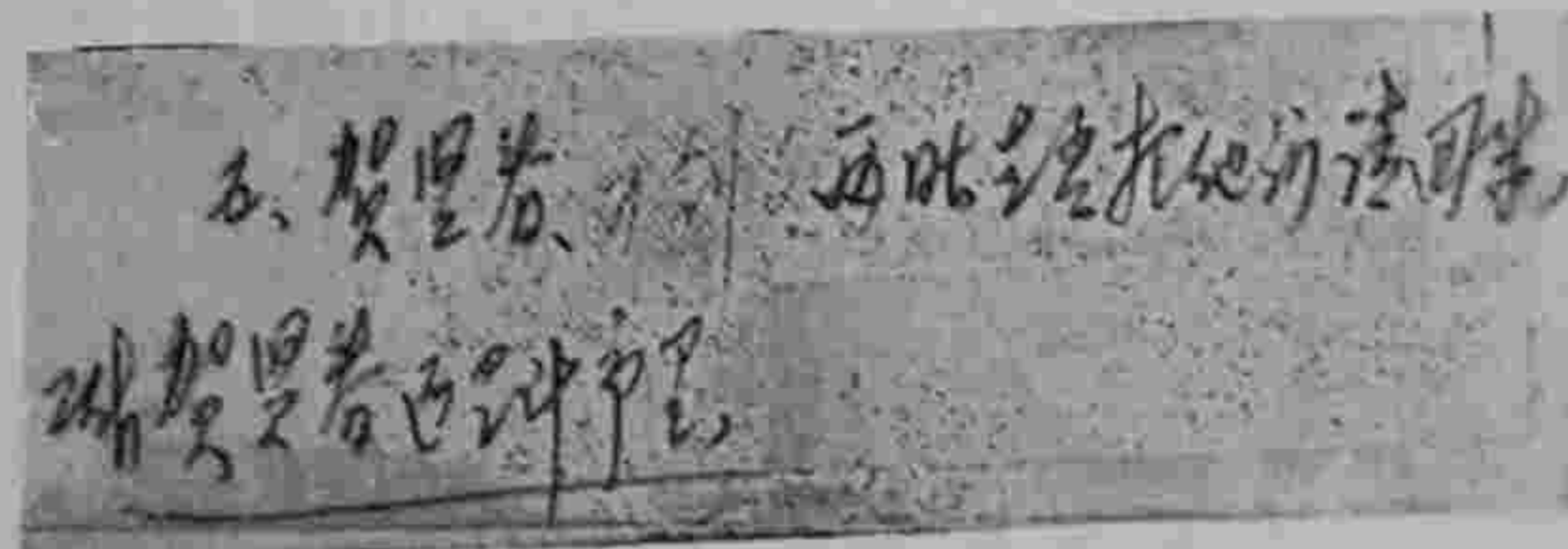
孙执中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赖可可的发言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五、贺贤春、△△△两同志是否把他们请回来，工作贺贤春还是到市里，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七月在地、
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张、贺、△三位同志有缺
点、错误，主要责任应该在
谭，谭不应该把责任全部推
给他们，对他们采取一棍子
打死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影印件原文

张、贺、△三位同志有缺
点、错误，主要责任应该在
谭，谭不应该把责任全部推
给他们，对他们采取一棍子
打死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3. 赖可可树“标兵”，为“双突”错误翻案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在
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手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16号文件执行情况要了
解，要准备，到时一刀截不
行，也是逐渐处理，树立标
兵，使人放心，有希望。用简单举手办法去否决不行，满腔热情，不要冷酷无情。

16号文件执行情况，到时一刀截不行，也是逐渐处理，树立标兵，使人放心，有希望。用简单举手办法去否决不行，满腔热情，不要冷酷无情。

赖可可提名陶汇章任省委办公室付主任、
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手稿影印件

陶汇章：办行政化(权)

注：“双突”时，陶汇章为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参加省革委会办事组党委活动。

中共浙江美术学院委员会的揭发

“四人帮”亲信张永生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中建立的浙江美术学院“双突”党委，为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双突”篡党夺权，树立了一个黑样板。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党中央派纪副总理来浙江解决问题，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批判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的罪行，撤销了美院“双突”党委，建立办公会议，代行党委职权。这是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沉重打击。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大反中央〔1975〕16号文件，直接插手美院，出谋划策，为张永生翻案，为“双突”错误翻案。同年三月，赖可可支持我院马鹏、杜英信一伙阴谋推翻美院办公会议，赖可可对他们说，对省委批准建立美院办公会议，我不清楚，美院办公会议有那些人参加也不清楚。实际上否定了办公会议。七月十五日，赖、罗接见我院马、杜等三人进行策划，并于当天亲自授意和审定书面稿子，盗用省委名义，派人来美院宣布：“去年八月省委决定成立的美院办公会议，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刮右倾翻案风造成的恶果，”决定“撤销美院办公会议，恢复美院党委。”在赖、罗的直接指挥下，正式推翻了美院的办公会议，恢复了“双突”党委，使帮派体系又一次篡夺了我院领导权。美院“双突”党委恢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小报告，要把“双突”党委书记张永生调回浙江。并炮制了《从迫害张永生看还乡团扼杀新生力量》的反党大字报，刮起了一股翻案妖风。赖可可还宣扬什么，如何解决“双突”问题，美术学院已经做出了样子，为“双突”错误翻案推波助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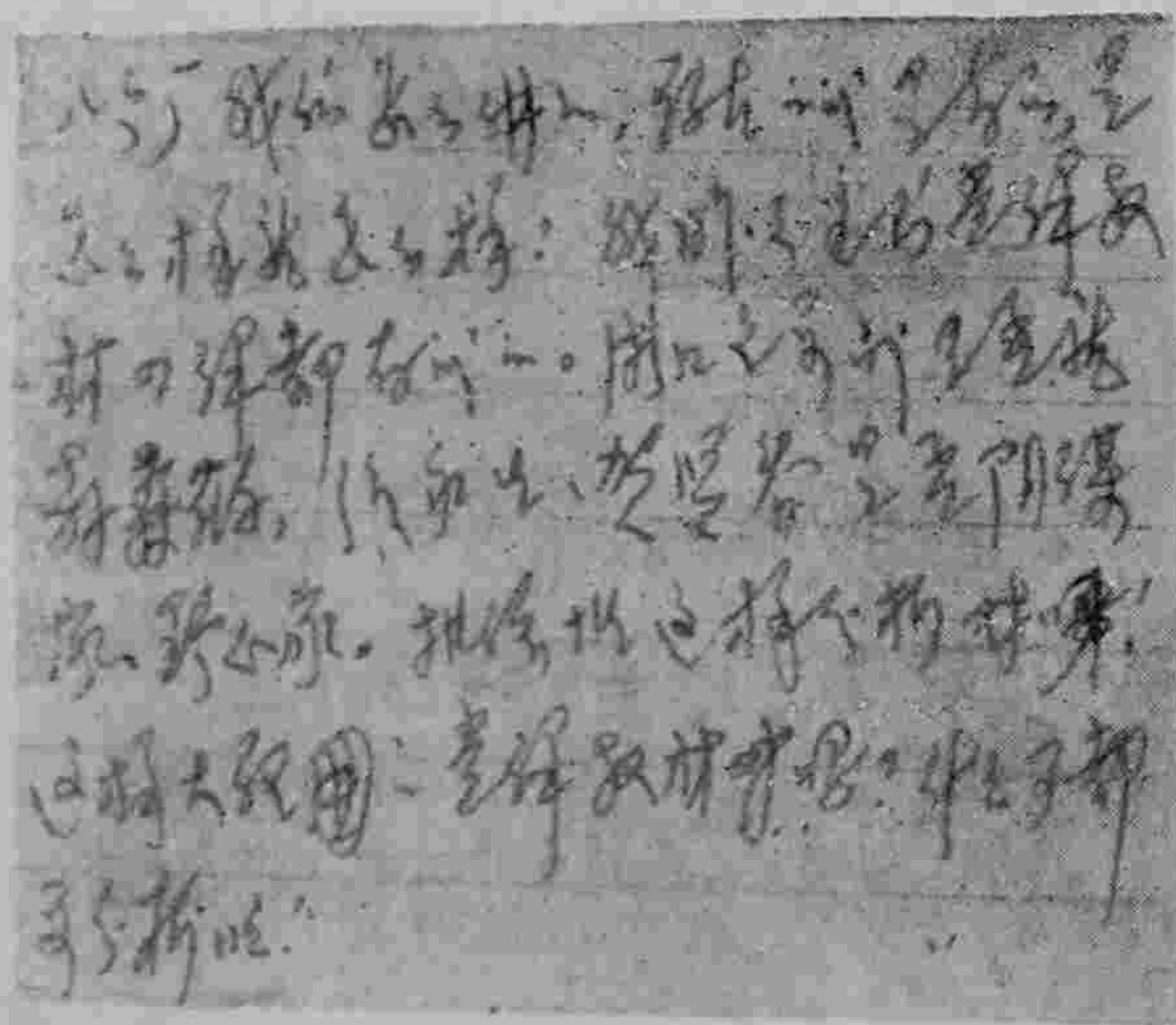
中共浙江美术学院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

(四) 赖可可否定八大厂的经验

赖可可诬蔑省委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的八个试点厂经验，有“原则上的错误”，不准宣传推广，擅自决定撤回省委驻厂调查组，要推翻调整加强后的厂领导班子，致使有些厂再度出现停工、停产现象。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
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八个厂我们怎么讲的，存在的问题是有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昨天看到党课教材四课都有问题的。浙江主要问题是否就翁森鹤，张永生、贺贤春是否阴谋家、野心家，批派性这样分

析对呀！这样大范围的党课教材对吗？什么事都要分析么！

注：《党课教材》是根据中央〔1975〕16号文件精神，结合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经验编写的党课教材。

省委办公室的揭发

杭丝联等八个厂，是省委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的试点厂，纪登奎副总理曾多次到厂视察。通过贯彻十六号文件，这八个厂的面貌迅速改变，并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大好形势的发展。而赖可可、罗毅竭力进行破坏，妄图从这八个厂打开缺口，否定十六号文件，搞乱浙江，乱中夺权。

他们制造舆论，全面否定八个厂的成绩和经验。赖可可胡说：“八个厂前一段工作还好，后一段指导思想有问题，把矛盾激化了”。一九七六年二、三月，《浙江日报》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发起围攻八厂的妖风，采写了一篇杭丝联经验的报导，赖可可借口“要缓和矛盾”，不准发表。指使这股妖风越刮越凶，什么“杭丝联经验好个屁”，“八个厂的经验是假的”，大字报、大幅标语贴满了杭州大街、小巷，围攻、揪斗厂领导和驻厂调查组的事件不断发生。

在组织上，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这八个厂搞瘫痪。一九七六年四月，赖可可背着省委常委，擅自撤销了省委驻织锦厂调查组。五月，我们根据省委指示，针对浙麻、杭二棉的一些人否定厂“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的错误，发了一个电话通知，指出：厂临时领导小组是省委确定的，应当继续行使党政职权。赖、罗说这个通知要收回。他们还密谋策划，妄图全部撤销省委驻各厂的调查组，好让那些帮派骨干更加放肆地进行捣乱破坏。

赖、罗还同这八个厂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单线联系，支持、怂恿他们搞打、砸、抢。赖可可背着杭钢党委单独找这个厂的一个人密谈三次，这个人回厂后调子一次比一次高，反动气焰一次比一次嚣张，并接二连三地抛出反党大字报，恶毒攻击纪副总理。赖可可还指名要这个人掌管厂清查小组的领导大权，叫他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放毒，在报纸上发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杭丝联厂领导小组的两位同志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中央组织部转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明确指出：“杭丝联的工作，是按中央〔1975〕16号文件精神做的，方向是对头的，成绩是主要的，经验是好的。”这两位同志回来向省委汇报后，赖可可马上打电话问王洪文，王洪文说“不知道”。赖可可摸到了底，就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不理不睬，不准向职工传达。罗毅还对省委一位领导同志挖苦说：“这几条意见是不是中央领导讲的？”两人一唱一和，竭力进行封锁、抵制。

由于赖可可、罗毅的破坏，这八个厂在一九七六年一段时间内，多数又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歪风邪气上升，生产大幅度下降，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被糟塌得不成样子。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

中共杭州织锦厂委员会的揭发

“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赖可可是破坏我厂大好形势的罪魁祸首。中央〔1975〕16号文件下达后，省委派调查组进驻我厂。赖可可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蹲点”为名，直接插手我厂，进行破坏干扰。他在厂党委会上装模作样地说：“对搞派性的头头，只能疏，不能亲，他们如来找我，一律不予接待。”实际上却包庇、怂恿他们。1975年9月中旬，调查组向赖可可汇报，厂党委要求批判帮派里的一个打砸抢分子。赖竭力阻挠，说“这样能解决厂里问题吗？谁布置的？你们想把他打成反革命吗？”

一九七六年，赖可可积极配合“四人帮”另搞一套，大反中央〔1975〕16号文件，全盘否定八大厂经验，胡说：“八个厂有右倾翻案风的影响，八个厂不要这样搞了。”他多次通过秘书向调查组吹冷风，说：“让厂里自己去搞吧！你们不到厂里去，事情就找不到你们头上，赶快撤离出来算了。”在赖可可的黑旨意下，撤走了调查组。

在赖可可的支持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反党篡权活动更为猖狂。3月23日，他们煽动六、七十人冲击省委在屏风山召开的地、市委书记扩大会议，给赖可可送上一份《杭州织锦厂是个什么点？——致省委的一封公开信》，全盘否定八大厂经验，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把这封《公开信》，广为散发，流毒全省，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六月份他们掀所谓四·四事件幕后策划者，围攻、揪斗厂党委书记，煽动停工停产，冲击省、市委。赖可可的秘书还对他们说：赖可可“对你厂新干部很关心”，“党委书记比较固执，他不愿干，你们就团结群众，把运动搞好，你们要大胆干嘛！”公然唆使帮派体系“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举办所谓“学习班”，与党委分庭抗礼，多次给赖可可打小报告、送黑材料。赖可可也以了解情况为名，于国庆节前几天窜来我厂，撇开党委，和帮派人员接触。十月一日下午，赖可可参加了厂党委召开的国庆座谈会，帮派人员强行参加，在会上，这伙人大肆吹捧赖可可的“九·三〇”黑文，集中火力攻击、诬陷厂党委书记。赖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十分赞赏他们的“反潮流精神”，助长了帮派体系的反革命气焰，使我厂革命、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中共杭州织锦厂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

五、赖可可伙同罗毅阴谋改组省委

一九七五年，党中央对省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和充实，夺回了一度被“四人帮”篡夺的领导权。赖可可反对党中央的英明决策，阴谋改组省委，妄图建立一个“能贯彻赖、罗意图”、“王洪文指挥得动的”领导班子。

（一）罗毅的交代

七五年五月的一个上午，我和赖可可在西冷饭店三楼会议室，议论到省委常委作工作的人少，讨论问题也不易一致，认为别的一些同志，想给省委常委增加新的成份，以便按我和赖可可的意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我提到孙执中、△△△可作提拔省委常委的对象。当时在场的赖可可的秘书吴连顺说，象周林这样的人作常委也可以。还提到谢子（志）明（记不清是谁提的）。当时赖可可和我也错误地认为七五年下半年对周林的批判过了头，把他看成能看些问题，有一定水平的干部。还以为谢子明从学习班回到铁路局后工作还“好”，没有参加学习班的串联活动。

罗毅
七七年四月十八日

影印件原文

七六年五月的一个上午，我和赖可可在西冷饭店三楼会议室，议论到省委常委作工作的人少，讨论问题也不易一致，认为别的一些同志“右”，想给省委常委增加新的成份，以便按我和赖可可的意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我提

到孙执中、△△△可作提拔省委常委的对象。当时在场的赖可可的秘书吴连顺说，象周林这样的人作常委也可以。还提到谢子（志）明（记不清是谁提的）。当时赖可可和我也错误地认为七五年下半年对周林的批判过了头，把他看成能看些问题，有一定水平的干部。还以为谢子明从学习班回到铁路局后工作还“好”，没有参加学习班的串联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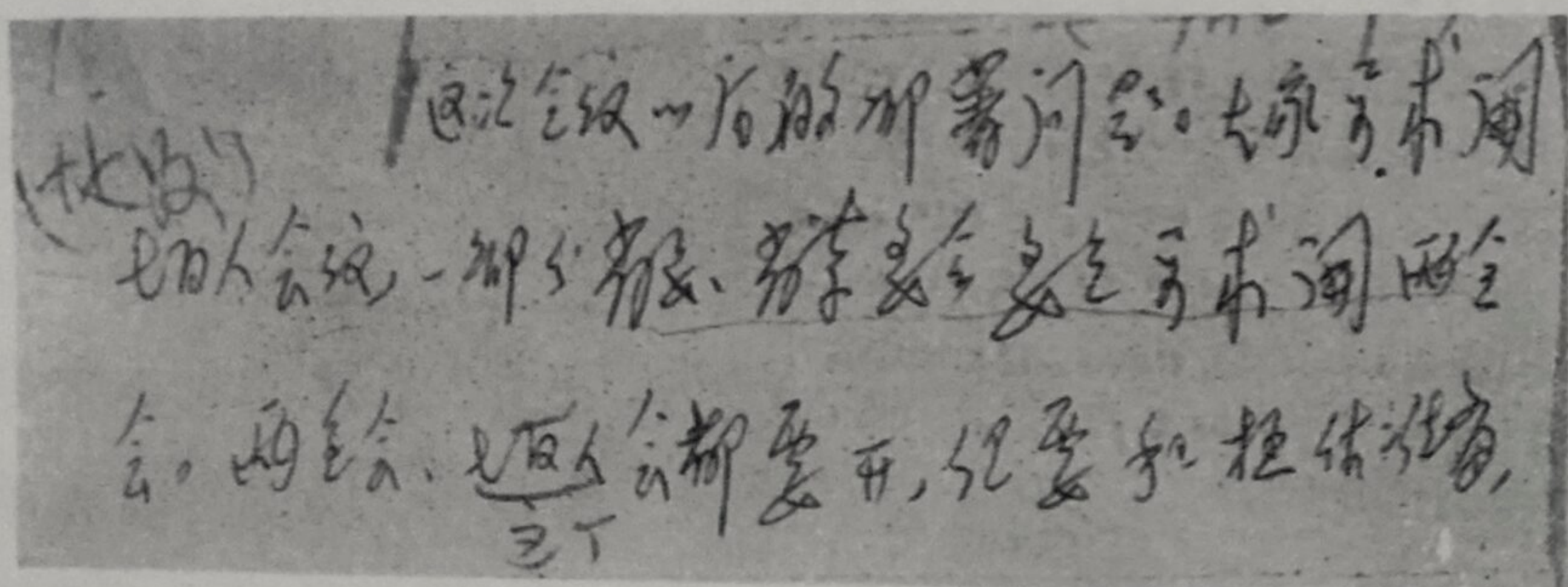
罗毅

七七年四月十八日

(二) 赖可可策划召开省“两全会”改组省委

赖可可多次提出要召开省“两全会”解决浙江问题，受到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反对。他授意帮派体系以省委、省革委会部分委员名义，向中央报告，要求召开省“两全会”，赖背着常委将报告上报，妄图以此来拼凑他们的多数，在“四人帮”支持下改组省委。

赖可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稿(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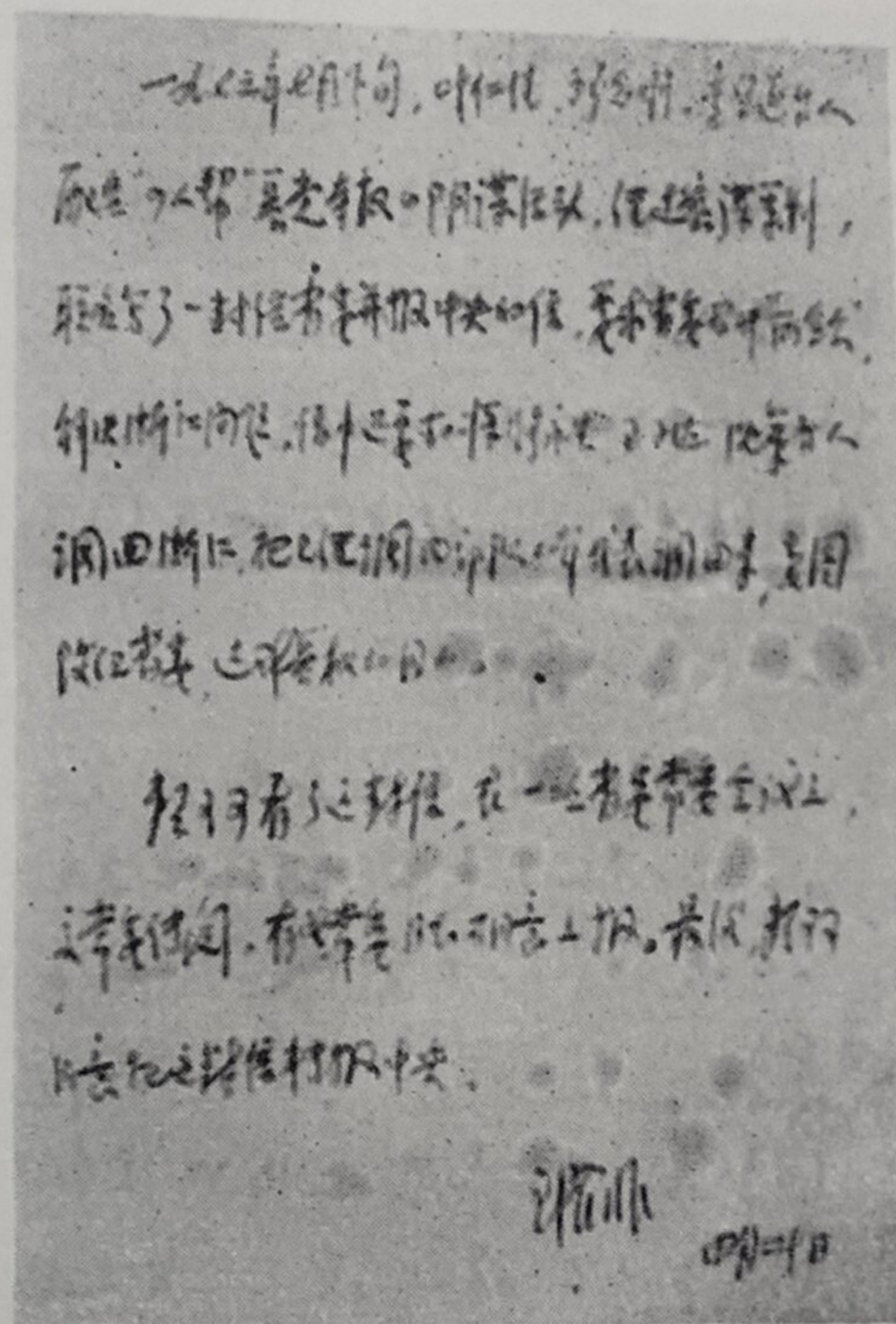


这次会议以后的部署问题。大家要求开七百人(地县)会议，一部分省委、省革委会委员要求开两全会。两全会、这个七百人会都要开，但要积极作准备。

影印件原文

这次会议以后的部署问题。大家要求开七百人(地县)会议，一部分省委、省革委会委员要求开两全会。两全会、这个七百人会都要开，但要积极作准备。

省委副秘书长王濯非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叶仁德、谢志明、李显通等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经过密谋策划，联名写了一封给省委并报中央的信，要求省委召开“两全会”，解决浙江问题，信中还要求将张永生、王子达、沈策等人调回浙江，把已经调回部队的军代表调回来，妄图改组省委，达到篡权的目的。

赖可可看了这封信，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交常委传阅，有些常委同志不同意上报。最后，赖可可同意把这封信转报中央。

王濯非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叶仁德、谢志明、李显通等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经过密谋策划，联名写了一封给省委并报中央的信，要求省委召开“两全会”，解决浙江问题，信中还要求将张永生、王子达、沈策等人调回浙江，把已经调回部队的军代表调回来，妄图改组省委，达到篡权的目的。

赖可可看了这封信，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交常委传阅，有些常委同志不同意上报。最后，赖可可同意把这封信转报中央。

王濯非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影印件原文

赖：我们是26号回来的，27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四天常委会，中间插了一个机关招呼会，地委书记打了招呼，你们几位同志开了两个晚上的座谈会，目的大家共同来学习，很好吃！虽然没有讲具体事，对我们帮助启发很大的，中央要我们开好常委会，当然不是一团和气来开好。

我同意王副主席去年七月二十七日讲话，其实七二年底就已经讲清楚了（注：指王洪文在嘉兴座谈会上否定浙江批林整风的讲话）。

在座同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我们也知道一些情况，我们逐渐研究，认真对待，跟上全国形势。

围绕这个运动有些什么意见提醒我们。

（二）赖可可把“学习班”的一批人作为帮派体系的骨干力量

1. 省委组织部的揭发

在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对我省一些资产阶级派头头，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中央文件，揭发张、翁、贺的罪行，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这是当时落实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发展我省大好形势的一项重要措施。可是“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视若挖了他们的祖坟，在一九七六年另搞一套中，大肆进行反攻倒算，竭力把已结束的学习班拖住不散，作为反党山头，把那些派头头扶植起来，作为资产阶级帮派的骨干力量。

王洪文叫嚣：“不要把学习班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搞人家以后要造反的。”“学习班不想散，要是我也不散。”赖、罗紧紧跟上，一面向学习班传达王洪文的“关怀”，说：“王×××很关心几个学习班，要大家学习好，精神振奋，早点回去，搞好工作。”一面攻击“学习班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都是错误的”，“根本不应该办”。一九七六年初，省委决定结束学习班，罗毅却说：“学习班不能这样草草结束吧！”“学习班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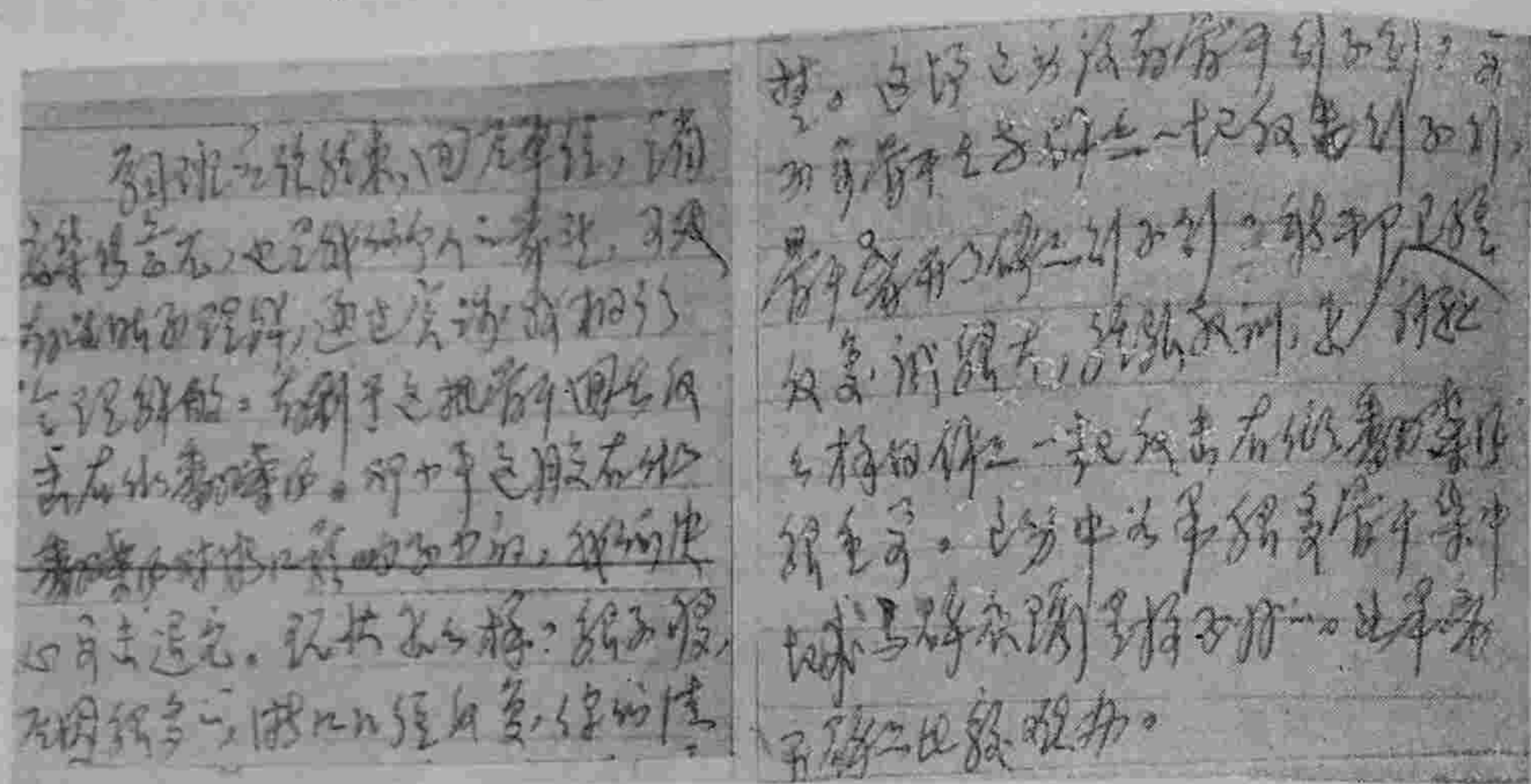
不等于问题都解决了，还要继续解决”，“大家有意见，还可以找省委。”赖、罗在省委和省委办公室名义发的两个《通知》中，有意不提“结束”两字。赖的秘书还向帮派骨干李显通等人说：《通知》要学员回原单位，但并没有说学习班“结束”，没有说每周一次不好集中。赖、罗还借“做工作”、“听意见”、“落实政策”为名，不断集体接见，个别密谈，而且在每次接见后，都提出要“再通知”、“再复议”、“再接见”。千方百计拖住学习班不散。赖、罗向这批帮派骨干交底：“不光是学习班的问题要解决，整个浙江的问题这一次也一定要解决，这个决心我们是已经下了的。浙江的问题解决不了，学习班的问题能解决吗？”“斗争很复杂，浙江问题也不是孤立的”。赞扬他们“是一批骨干力量”，“在批邓中起骨干、积极、带头作用”，“同群众一起，组织起来，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诱以官、禄、德，大肆封官许愿，说什么这些头头今后“不是一般地安排一个工作，而是要结合到各单位党委和革委会”。罗毅还多次个别接见来成德、颜貽欢等一批人，给他们通消息，指目标，教策略。

在赖、罗的策划和指挥下，他们卖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炮制了“倒邓、打谭、扫纪”的黑方针，在全省刮起了批“民主派”、揪“走资派”、抓“还乡团”的妖风，大搞层层揪，揪一层人。他们既到基层煽风点火，策动造反，又定期集中交流情况，统一步骤，以至策划“联合作战”，大闹省委，狂叫“要等到省委改组”才罢休。他们炮制了一篇篇毒汁四溅的大字报、一幅幅大标语，指名攻击敬爱的叶副主席、李副主席和纪副总理，赖、罗公开给予支持说：“有错误可以批”，“凡是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判。”他们还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上送“四人帮”及其联络点，作为诬陷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炮弹”。他们竭力攻击中央（1975）16号文件，明目张胆为“双突”错误翻案，为张、翁、贺翻案，叫嚣张永生“要回来”，翁森鹤“要出来”，贺贤春“要上来”，阴谋夺取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权。

中央浙江省委组织部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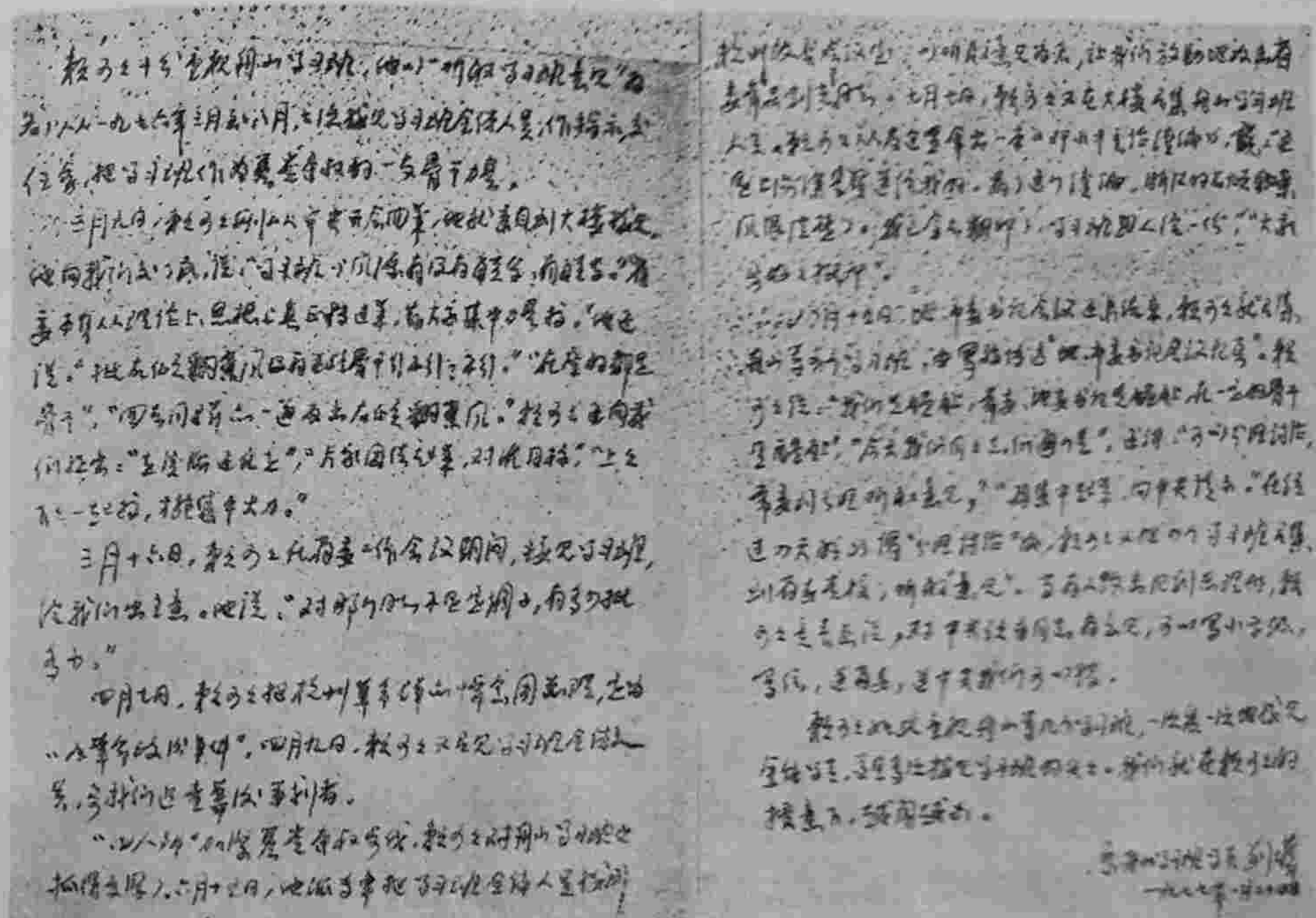
2.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下午接见马目
学习班的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学习班应该结束，回原单位，是省委集体意见，也是我们个人的希望，可能有些同志不理解，通过实践我相信会理解的。有利于这批骨干回去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这股右倾翻案风对浙江影响不小的，我们决心要击退它。现状怎么样？很不够，原因很多的，浙江几经反复，你们清楚。这场运动没有骨干行不行？要不要骨干去与群众一起反击行不行，骨干离开了群众行不行？新干部问题已经反复，问题很大，经验教训，怎么样同群众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很重要。运动中如果很多骨干集中起来与群众隔（开）是搞不好的。如果离开群众比较难办。

3. 省委宣传部刘士华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十分重视舟山学习班，他以“听取学习班意见”为名，从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八月，七次接见学习班全体人员，作指示，交任务，把学习班作为篡党夺权的一支骨干力量。

三月九日，赖可可刚从中央开会回来，他就亲自到大楼接见。他向我们交了底，说：“学习班与风源有没有联系？有联系。”“省委本身从理论上、思想上真正转过来，靠大家集中力量搞。”他还说：“批右倾翻案风没有这些骨干行不行？不行。”“在座的都是骨干”，“回去同群众一道反击右倾翻案风”。赖可可还向我们提出：“走资派还在走”，“大家团结起来，对准目标”，“上上下下一起搞，才能集中火力”。

三月十六日，赖可可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接见学习班，给我们出主意。他说：“对那个同志不是定调子，有多少批多少”。

四月七日，赖可可以把杭州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四月九日，赖可可又召见学习班全体人员，要我们追查幕后策划者。

“四人邦”加紧篡党夺权步伐，赖可可对舟山学习班也抓得更紧了。六月十五日，他派专车把学习班全体人员接到杭州饭店会议室，以听取意见为名，让我们放肆地攻击省委常委吕剑光等同志。七月七日，赖可可又在大楼召集舟山学习班人员。赖可可从皮包里拿出一本《邓小平言论续编》，说：“这是上海徐景贤送给我的，看了这个续编，浙江的右倾翻案风很清楚了。我已拿去翻印了，学习班每人给一份”，“大家要好好批邓”。

八月十五日，地、市委书记会议还未结束，赖可可就召集舟山等四个学习班，由罗毅传达“地、市委书记会议纪要”。赖可可说：“我们先酝酿，常委、地委书记先酝酿，在一定的骨干里酝酿”，“今天我们同同志们通个气”。还讲：“可以分组讨论，常委到各组听取意见”，“再集中起来，向中央请示。”在经过四天的所谓“分组讨论”后，赖可可又把四个学习班召集到省委党校，听取“意见”。当有人攻击纪副总理时，赖可可竟表态说，对中央领导同志有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写信，送省委，送中央我们可以转。

赖可可如此重视舟山等几个学习班，一次复一次地接见全体学员，并且多次接见学习班的头头。我们就在赖可可的授意下，越闹越凶。

原舟山学习班学员 刘士华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三）赖可可收罗“省市革命造反派”， 作为帮派体系的别动队

中共杭州市委材料组的调查

赖可可收罗依靠社会上的各种反动势力，结帮篡党。一九七六年五月，坏分子王涌海等人公开对抗党中央（76）7号文件关于不准搞串连不准搞战斗队的规定，拼凑了一个所谓“省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有野心勃勃，投机钻营，官迷心窍的家伙；有收听敌台，与敌特组织挂钩联系，企图越境投敌的反革命分子；有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世仇分子；有贪污盗窃，生活糜烂的坏分子。他们扬言“贫雇农起来闹革命”，“要改变无官无权无地位的局面。”同时制定了组织计划和行动纲领，炮制了《六月宣言》，具体策划了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行动计划。狂热吹捧“四人邦”，攻击诬陷邓小平、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三搞一篡”的罪恶活动。赖可可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要杭州市委做工作解散这个组织，一面在七月八日接见这个帮派组织的代表，公开支持他们提出的八点要求，并指使他们要提高斗争艺术，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从此，这个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他们根据赖接见的精神，炮制了所谓致“党中央”的电报，狂妄提出：要中央领导同志回浙作检查，要批斗省委负责同志，要彻底改组省委，要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个电报稿，后由赖可可转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他们以办所谓“政治夜校”来“培训骨干，积蓄力量”，叫嚣“一旦中央（指“四人邦”）需要，就从各条战线冲杀出来”，进行反革命夺权。在“四人邦”粉碎后，“政治夜校”直至十月十八日被迫停止，但还宣布：“夜校停止，省市造反派组织不散”，甚至集体收听敌台，派人去上海探听消息，策划应变，妄图上山打游击，进行负隅顽抗。在清查“四人邦”的伟大斗争中，给这个组织以粉碎性的打击，一些反坏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共杭州市委材料组清查“省市革命造反派”小组

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

影印件原文

去年六月下旬原嘉兴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李菊麟病亡，嘉兴县县委打算用县委名义在杭州召开追悼会，后来马目学习班李显通、谢志明、成秀等人到组织部向我提出：“追悼会不能按一般规格举行”，后来我去西冷饭店向赖、罗汇报，赖可可的秘书吴连顺提出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办公室、嘉兴县委三家联合筹备追悼会，赖可可点头决定说：“就由三家联合筹备”，罗毅说：“筹备工作要找与李菊麟感情接近的人参加。”在赖、罗的怂恿支持下，马目学习班的人几次闯进省委，提出追悼会的主持人要省委书记，并要省委常委看望家属，这个追悼会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由他们提出死者生前友好名单，发出讣告通知，这个名单除在杭州的外，连一些地市委负责人，已调走在北京的张永生、沈策等人也通知了，由于这个讣告通知造成的严重后果，许多外地的一些派头头都来参加追悼会，他们趁机大搞串连活动。

追悼会宣布送花圈的名单时，还宣布了已调走的张永生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为张永生篡党夺权制造了反革命舆论。

赖可可说：“我是受纪律约束的人，不能出面主持追悼会，按我与李菊麟的共同经历和关系是应当出席追悼会的。”但他却要别的书记和常委参加和主持追悼会，他自己也亲自去看望了家属。

孙执中

一九七七年一月

李显通的揭发交代

七六年六月，李菊麟死的当天下午，我与叶仁德、张小定、岑幼花、陶汇章、高碧虹等人在成秀家策划李的后事问题时，成秀当时对我们提出：在李的后事问题上你们要省委对其家属的三条要求应该给予解决的，沈巧宝这三条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她要求1.对李作出政治结论；2.要张永生、沈策回来参加追悼会；3.要省委作检讨。以后在悼词的问题上和追悼会的规模上是会有斗争的。追悼会我的意见一定要突出路线斗争，李菊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要涉及到他的亲属、朋友等一大批，这个问题一定要省委给予重视的。追悼会的规模我看在现在情况下总要大一点吧！因为规模问题直接反映了省委对他的重视程度。

当天下午，我和谢志明、叶仁德、岑幼花一起去西冷二号楼找到赖可可、罗毅。当我们向他们提出对死者家属的三条意见省委一定要引起重视等要求时，赖可可即对我们说：沈巧宝这三条我已经知道了，我们一定会搞好的，省委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由孙执中同志挂帅，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可以直接去找他反映，他解决不了会找省委的。这些话充分反映了赖可可、罗毅当时的态度和罪恶用心。

在讨论悼词草稿时，我们曾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在悼词中充分反映出浙江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甚至有人竟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仿照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词格式来写，把李抬到吓人的程度，妄图为“四人邦”及其邦派的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后来我曾向治丧委员会提供了各地区及军内的一些邦派人物的名单。于是六月二十四日上午竟纠集了一、二千人参加所谓的“追悼会”。事后一些地县的邦派骨干集中在市革工会开黑会。

在李菊麟追悼会问题上赖可可、罗毅及其浙江的邦派骨干演出了一场向省委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也是一次邦派活动的大串连。我当时却认为这次李菊麟的追悼会开得很成功，曾说，这是我们造反派向走资派的一次示威。

在讨论悼词草稿时，我们曾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在悼词中充分反映出浙江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甚至有人竟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仿照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词格式来写，把李抬到吓人的程度，妄图为“四人邦”及其邦派的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后来我曾向治丧委员会提供了各地区及军内的一些邦派人物的名单。于是六月二十四日上午竟纠集了一、二千人参加所谓的“追悼会”。事后一些地县的邦派骨干集中在市革工会开黑会。

在李菊麟追悼会问题上赖可可、罗毅及其浙江的邦派骨干演出了一场向省委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也是一次邦派活动的大串连。我当时却认为这次李菊麟的追悼会开得很成功，曾说，这是我们造反派向走资派的一次示威。

李显通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

影印件原文

七六年六月，李菊麟死的当天下午，我与叶仁德、张小定、岑幼花、陶汇章、高碧虹等人在成秀家策划李的后事问题时，成秀当时对我们提出：在李的后事问题上你们要省委对其家属的三条要求应该给予解决的，沈巧宝这三条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她要求1.对李作出政治结论；2.要张永生、沈策回来参加追悼会；3.要省委作检讨。以后在悼词的问题上和追悼会的规模上是会有斗争的。追悼会我的意见一定要突出路线斗争，李菊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要涉及到他的亲属、朋友等一大批，这个问题一定要省委给予重视的。追悼会的规模我看在现在情况下总要大一点吧！因为规模问题直接反映了省委对他的重视程度。

当天下午，我和谢志明、叶仁德、岑幼花一起去西冷二号楼找到赖可可、罗毅。当我们向他们提出对死者家属的三条意见省委一定要引起重视等要求时，赖可可即对我们说：沈巧宝这三条我已经知道了，我们一定会搞好的，省委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由孙执中同志挂帅，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可以直接去找他反映，他解决不了会找省委的。这些话充分反映了赖可可、罗毅当时的态度和罪恶用心。

在讨论悼词草稿时，我们曾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在悼词中充分反映出浙江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甚至有人竟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仿照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词格式来写，把李抬到吓人的程度，妄图为“四人邦”及其邦派的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后来我曾向治丧委员会提供了各地区及军内的一些邦派人物的名单。于是六月二十四日上午竟纠集了一、二千人参加所谓的“追悼会”。事后一些地县的邦派骨干集中在市革工会开黑会。

在李菊麟追悼会问题上赖可可、罗毅及其浙江的邦派骨干演出了一场向省委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也是一次邦派活动的大串连。我当时却认为这次李菊麟的追悼会开得很成功，曾说，这是我们造反派向走资派的一次示威。

李显通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

七、赖可可对抗中央七条重要指示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针对浙江出现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下达了七条电话指示，明确指出妄图推翻中央[1975]16号文件，为“双突”翻案是错误的。第二天，王洪文就打电话给赖可可进行秘密交底。赖可可心领神会，对中央指示肆意歪曲和攻击，破坏贯彻落实。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在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
(节录)

影印件原文

赖：王副主席上午来电话问电话收到没有？我表示了态。但要我注意后面那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看来王副主席要我们注意，要我们按指示办，按路线办，否则要犯错误。

注意不要压，不是少数人掌握的问题，要多数注意才行。

刘沃民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八月间，中央领导同志针对当时浙江情况，下达了七条电话指示。赖可可对此进行了歪曲和抵制。他在八月二十六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和二十八日对我们的谈话时说：这七条，主要对着张、翁、贺派的，我的意思，不能满足这几条，多做工作，不能压。我也对王副主席讲，不要使他们受压。赖可可又说：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对立面（指反对他的干部和群众），前段退却，现在七条下来又活跃起来了，攻赖、罗。这些人中，主要又是干部，数量相当大。他们有权，有民主派思想，对文化大革命发牢骚，风会越刮越大的。我们问他打算如何贯彻落实七条时，赖可可说：这七条能不能贯彻下去，不一定。下一步，我们还是把批邓的锣鼓打起来，集中批邓，批三株大毒草，排除干扰，保证批邓实现。

刘沃民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八月间，中央领导同志针对当时浙江情况，下达了七条电话指示。赖可可对此进行了歪曲和抵制。他在八月二十六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和二十八日对我们的谈话时说：这七条，主要对着张、翁、贺派的，我的意思，不能满足这几条，多做工作，不能压。我也对王副主席讲，不要使他们受压。赖可可又说：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对立面（指反对他的干部和群众），前段退却，现在七条下来又活跃起来了，攻赖、罗。这些人中，主要又是干部，数量相当大。他们有权，有民主派思想，对文化大革命发牢骚，风会越刮越大的。我们问他打算如何贯彻落实七条时，赖可可说：这七条能不能贯彻下去，不一定。下一步，我们还是把批邓的锣鼓打起来，集中批邓，批三株大毒草，排除干扰，保证批邓实现。

新华社浙江分社刘沃民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三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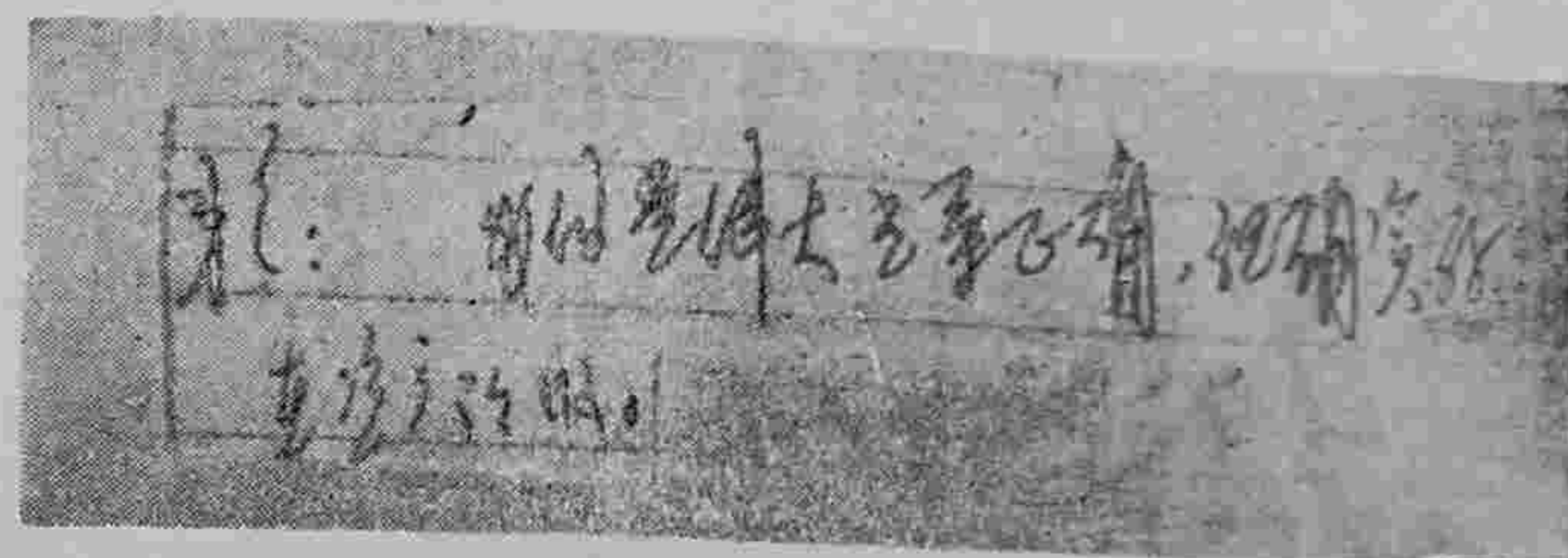
赖可可疯狂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证

赖可可疯狂推行“四人邦”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他大肆鼓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制造舆论，组织力量，层层揪“走资派”，抓“反革命”，妄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反革命”，统统打倒。他对紧跟“四人邦”，疯狂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则百般包庇，作为依靠力量。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赖可可反党、反人民的丑恶面目，表明他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

一、赖可可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

(一) 赖可可大肆贩卖“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

1.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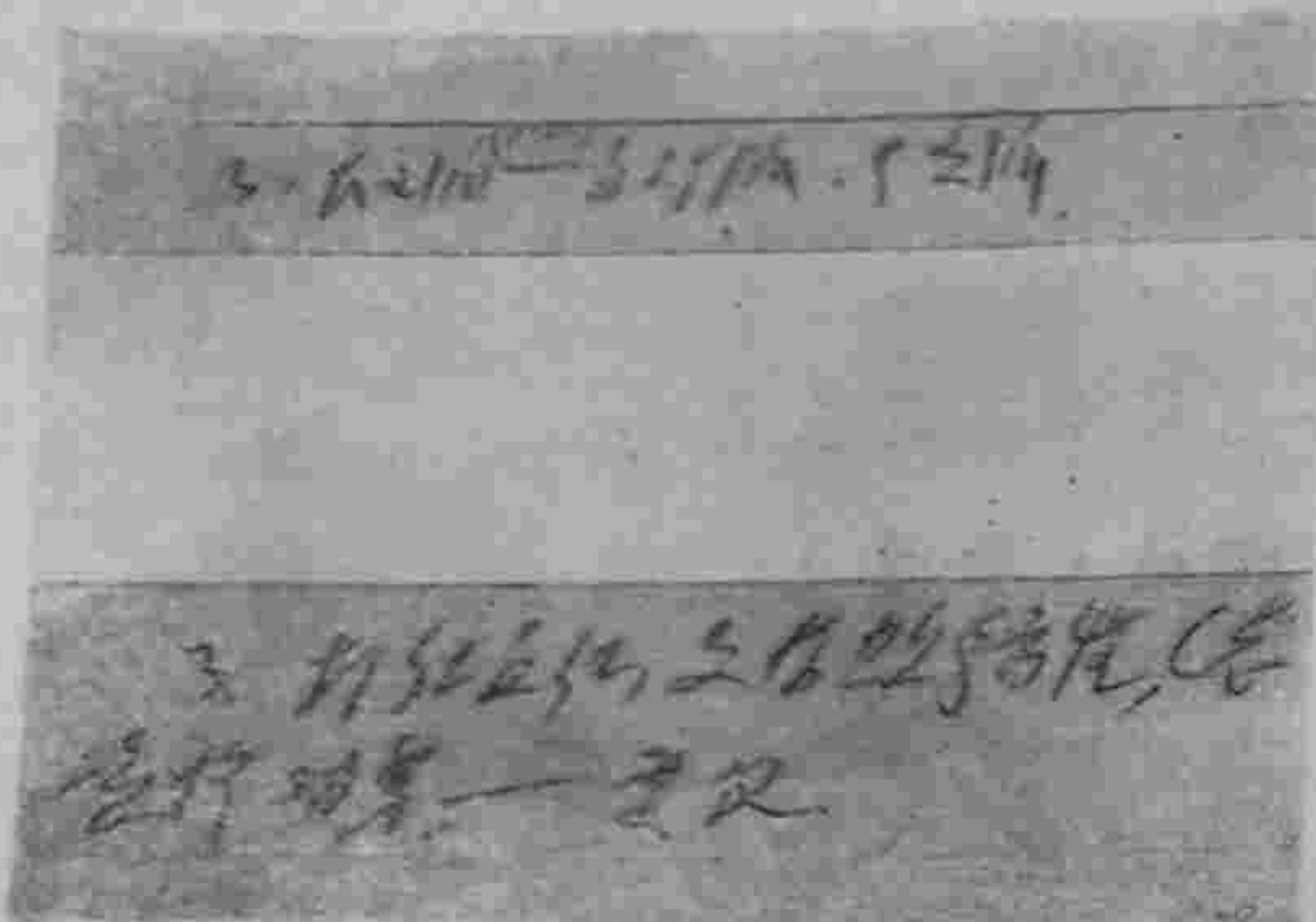
赖：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但确实存在资产阶级。

2.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合作化，“三反”、“五反”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所有制解决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关系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变化的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二) 赖可可竭力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1. 赖可可手稿(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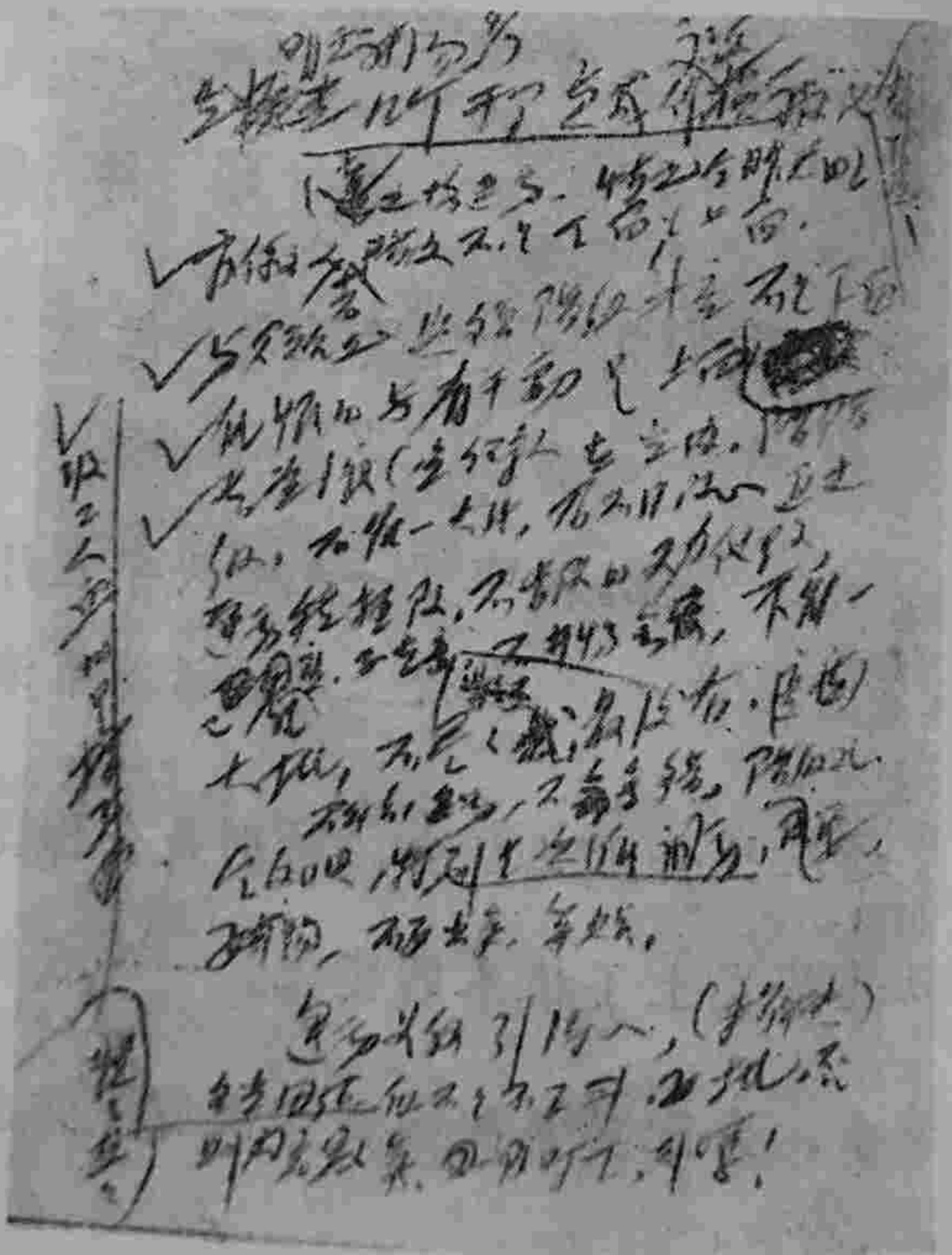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3. 民主派——反对派，走资派

3. 打红反红，更有欺骗性，(老资格 功劳，——变化

2. 赖可可的一份讲话提纲



影印件原文
(节录)

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是下面，是上面，与群众处尖锐阶级对立，不是下面，仇恨的与有干劲是上面吸工人血的是指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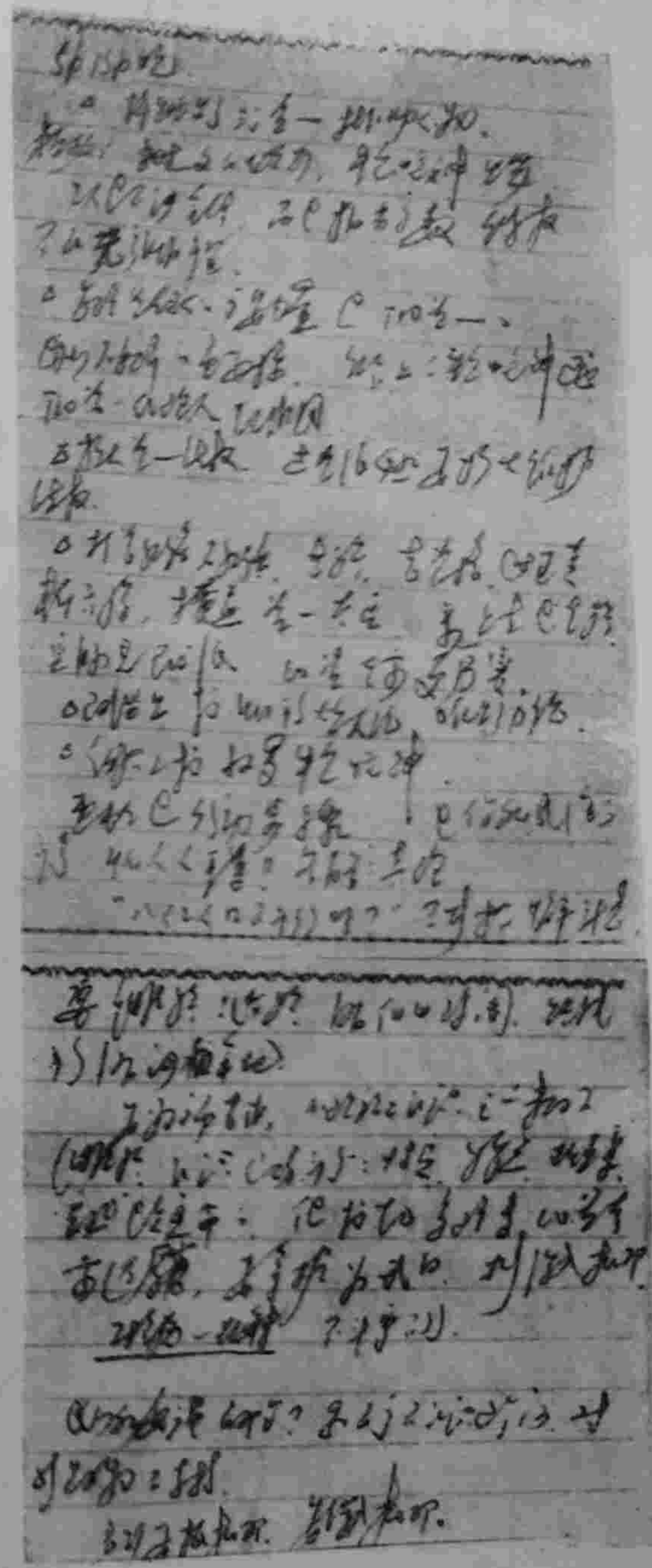
3. 沈世纬同志的揭发

七六年五月十五日，赖可可在省委常委会议上鼓吹“四人邦”“阶级关系新变化”的谬论，恶毒攻击党内老干部。他恶狠狠地说：十年跳出了三个资产阶级挂帅人物。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看上去是老革命，老资格，过五关，斩六将，但掩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看上去是老革命，实际上是民主派，比资本家更厉害。

新华社浙江分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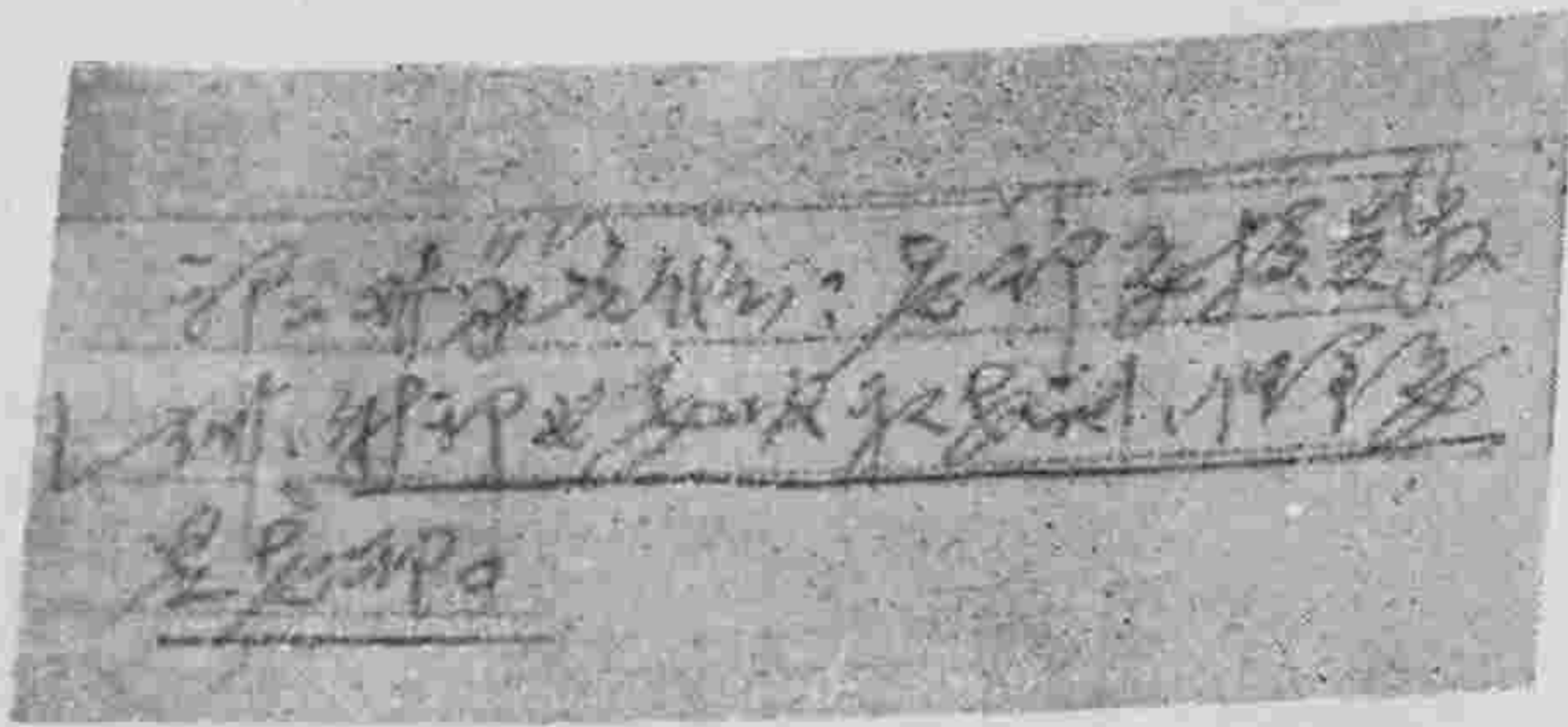
沈世纬

1977.12.15



注：这是沈世纬同志的记录

4.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接见
马目学习班的讲话(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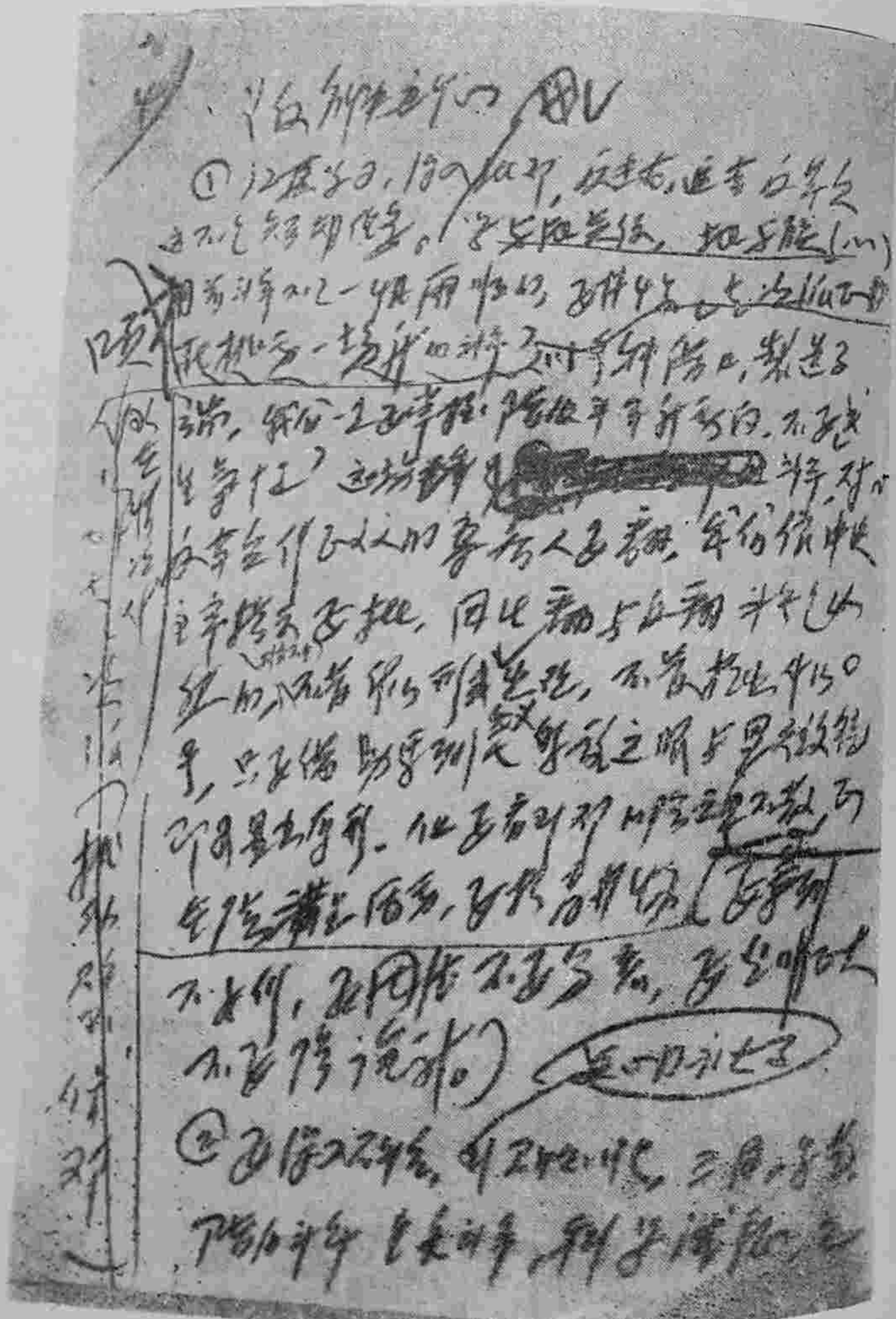


注：这是金孝友参加接见时的记录。

影印件原文

革命的对象是什么？老干部要接受教训，新干部也要吸取教训，但主要是老干部。

5. 赖可可讲话手稿



影印件原文

(节录)

要警惕走资派正在挑动一场新的斗争，现在情况什(杂)，什么叫走资派(挑动群众、保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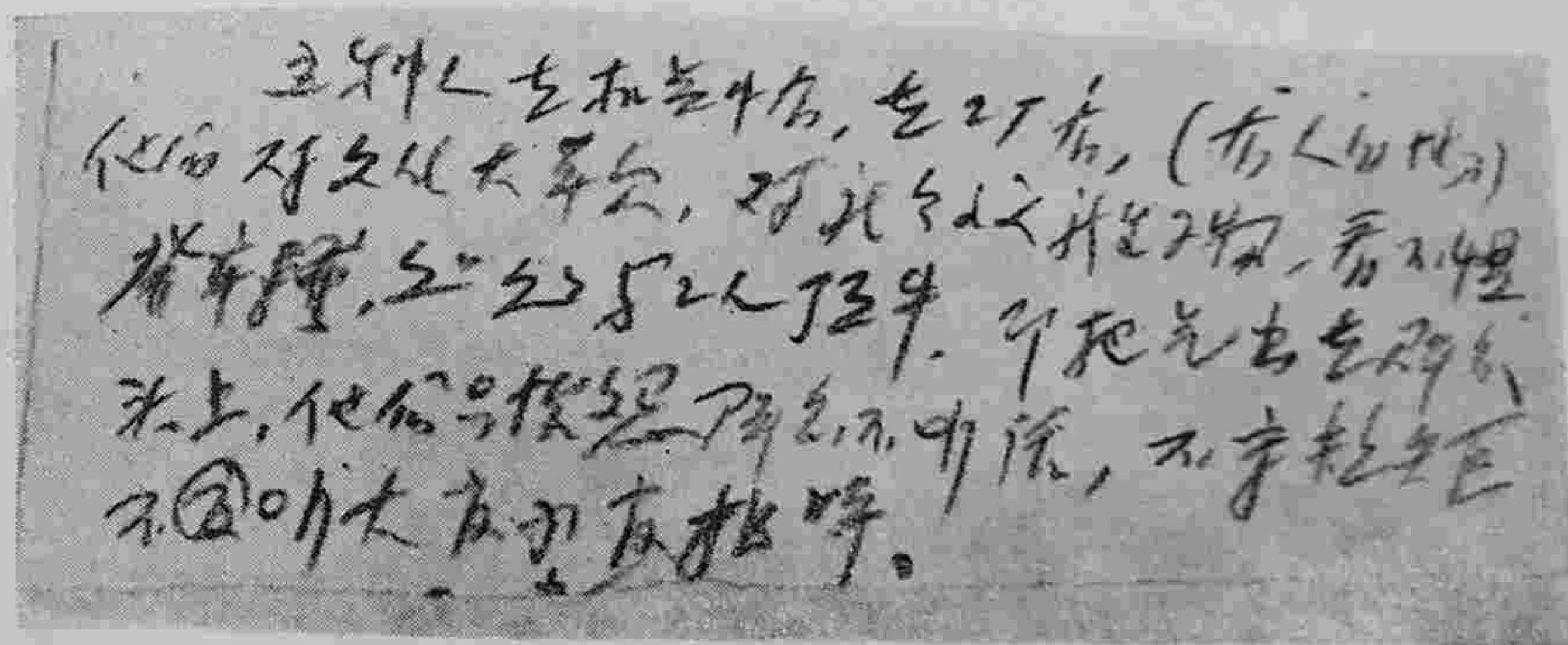
(三) 赖可可散布“走资派”各级都有的谬论

1.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在省贫代会
第五次全委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对走资派的斗争，文质彬彬行吗？……现在我们一定要认真通过现象看本质，不要听走资派的摆布，要造修正主义的反。

走资派上面有，下面也有，各级都有。

2.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六月在省级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节录)



影印件原文

这种人(注：指“走资派”)在机关中有，在工厂有，(有人的地方)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不惯，发牢骚，处处与工人顶牛，即把气出在群众头上，他们只埋怨群众不听话，不守规矩不听大官小官招呼。

二、赖可可大造层层揪“走资派”的反革命舆论

赖可可通过他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秉承张春桥的旨意，与“四人帮”在上海、辽宁、清华等地的余党相呼应，召开所谓“理论讨论会”、“学习报告会”，大量印发“四人帮”的黑经验，指使政治骗子姜汝旺四出游说，策动帮派体系连篇累牍地抛出文章和大字报，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 赖可可竭力贩卖“四人帮”在《内部参考》上刊登的黑经验

吴连顺的揭发交代

赖可可曾向我讲过，张春桥在去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参加浙江组讨论时讲过，准备通过《内部参考》介绍一些批邓的经验和登载一些批邓的内部讲话，你们要注意“内参”。后来新华总社编的津、京、沪和辽宁、甘肃等省市。赖可可秉承张春桥的黑旨意，回来十分注意《内部参考》，实际上把《内部参考》上登载的一些极为错误的文章，作为指导运动的依据，经常主动要“内参”看，而且看得很认真，有的还摘录，并在一些会议上经常引用“内参”上的一些观点和材料。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曾向我讲过，张春桥在去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参加浙江组讨论时讲过，准备通过《内部参考》介绍一些批邓的经验和登载一些批邓的内部讲话，你们要注意“内参”。后来新华总社编的津、京、沪和辽宁、甘肃等省市。赖可可秉承张春桥的黑旨意，回来十分注意《内部参考》，实际上把《内部参考》上登载的一些极为错误的文章，作为指导运动的依据，经常主动要“内参”看，而且看得很认真，有的还摘录，并在一些会议上经常引用“内参”上的一些观点和材料。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赖可可印发的部分黑材料的影印件



(二) 赖可可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报告会”，煽动层层揪“走资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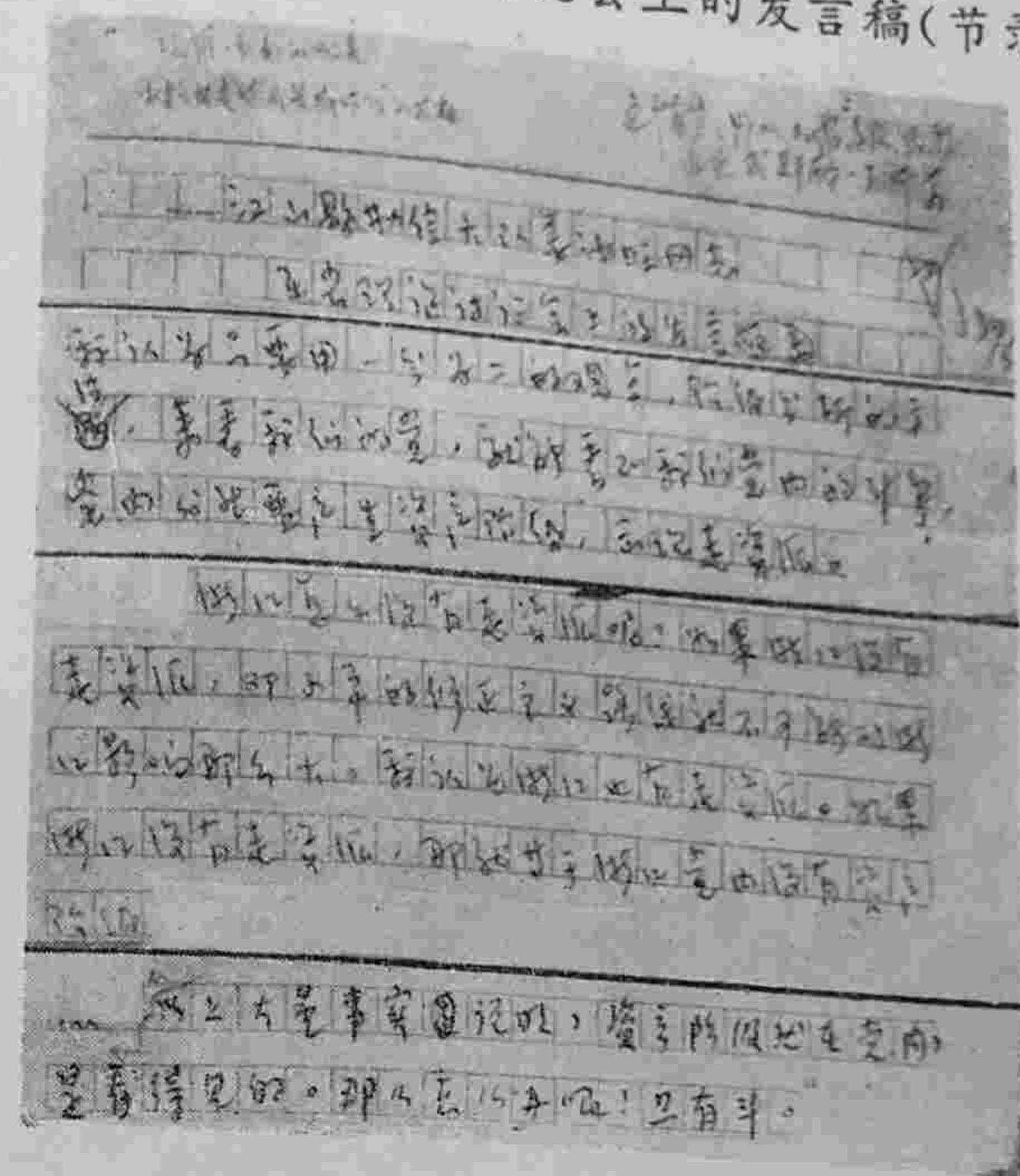
1. 省委宣传部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三、四月间，“四人邦”及其死党毛远新和迟群，先后在辽宁、北京召开所谓“理论讨论会”，鼓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大肆煽动揪所谓“走资派”。“四人邦”在我省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北呼南应，紧紧跟上，于一九七六年五月策划召开了省“理论讨论会”，卖力推行“四人邦”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五月十六日省“理论讨论会”开场，赖可可、罗毅窜到会议上放毒，赖可可叫嚷“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下去”。还在会上煽动揪所谓“四·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阴阳怪气地说：我党那一年悼念杨开慧，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在赖、罗的策划、煽动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人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他们蓄意篡改毛主席关于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提出什么“走资派表现十二种”，狂叫“不怕五马分尸，要与走资派血战到底”。政治骗子姜汝旺胡说：“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是什么“阶级关系发生变动的必然结果”，“当前的党内走资派，主要的则是由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蜕化变成的。”“走资派上面有，下面有，省里有，县里有，到处都有。”狂妄提出“联系浙江实际，要点名批谭（指谭启龙同志）”。对姜汝旺的反党发言，赖可可大加赞赏。在赖、罗的煽动下，省“理论讨论会”的一些反党发言，通过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渠道，传到了地、县和基层。赖可可还布置要开办各级理论学习班，培养大批“理论骨干”，因此，许多地方上行下效，如法炮制，纷纷举行“理论讨论会”，大搞所谓解剖“走资派”，揪“保资派”，等等，把矛头指向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六月二日，赖可可又亲自主持召开省级机关“学习报告会”。指使姜汝旺作黑报告，接着又派他四出游说，大肆放毒，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九七六年九月，“四人邦”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赖可可、罗毅又决定举办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理论骨干读书班，炮制了一批反党文章，恶毒攻击、诬陷邓小平副主席。九月廿八日，赖可可可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反党讲话，丧心病狂地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 姜汝旺在省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这个发言是好的，不需多改，只稍充实或斟酌一下即可

赖 30/5

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

——江山县勤俭大队姜汝旺同志在省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认为只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我们的党，就能看到我们党内的斗争，党内必然要产生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派。

浙江怎么没有走资派呢？如果浙江没有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不可能对浙江影响那么大。我认为浙江也有走资派。如果浙江没有走资派，那就等于浙江党内没有资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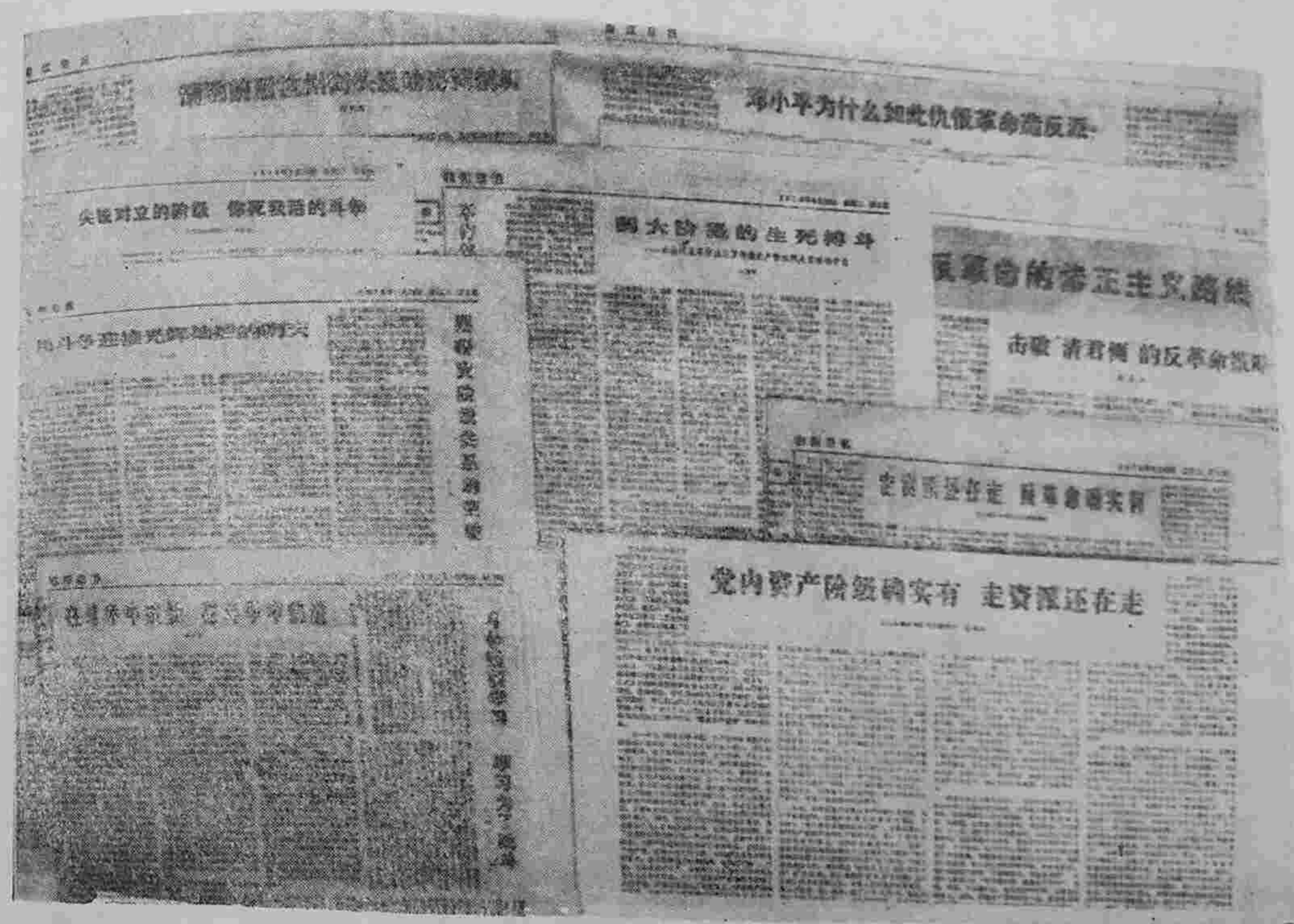
从以上大量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是看得见的。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斗。

3. 中共江山县委员会的揭发

姜汝旺是“四人帮”及其在我省代理人赖可可、罗毅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急先锋和吹鼓手。他披着所谓“农民哲学家”的外衣，在赖、罗的指使下，大肆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一九七六年，他在省理论讨论会上作了《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的反党讲话。赖、罗拍手叫好，并指派他周游全省，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他先后窜到杭州、温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地，从地方到部队作反党讲话达二十四次之多。狂叫：“走资派不仅上面有，下面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走资派”，“老干部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在农村就是老贫农，老干部，老党员”。叫嚷：“要同走资派斗争到底。温州形势大好是斗出来的，要向温州学习，要把走资派乱透”。他咒骂江山县委是“忠义堂”，把自己比作李逵，经常大闹县委。把大多数常委说得一无是处，漆黑一团，不是“走资派”、“复辟派”、“反动派”，就是“投降派”、“吸血鬼”、“座山雕”。他在勤俭大队揪大队、生产队的“民主派”、“走资派”。把在旧社会当了二十九年长工的党支部委员姜成良同志，党支部副书记戴香妹同志，污蔑为“老贫农的底子，资产阶级的样子”的“走资派”，“老好人”的“走资派”，说“一个生产队长管一百多亩田，比过去地主还厉害”。甚至连死了多年的大队长姜法亮同志也被他当作“走资派”来批判。

中共江山县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4.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刊登的 鼓吹层层揪“走资派”的部分文章



(三) 赖可可操纵邦派体系大造层层揪“走资派”的舆论

杭州市委宣传部的揭发

“四人邦”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忠实代理人赖可可、罗毅、邱强，秉承王洪文“让他们贴大字报”，“骂的也可以贴”的黑旨意，在一九七六年另搞一套时，利用一支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别动队，操纵杭州街头舆论，为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

在赖、罗、邱的策划、教唆下，资产阶级邦派体系拼凑了《施惠群》、《齐放鸣》、《石岸清》、《金文华》、《钟庆宏》、《宋温人》、《秋覃》等三十八个“梁效”式的写作班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炮制了六百八十五篇反动文章，塞满了杭州的主要街道，搞乱人们的思想，流毒贻害全省。这些反党文章突出的中心，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疯狂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反革命”，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抓抗震救灾是“转移大方向”。他们穷凶极恶地攻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修正主义的总根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右倾翻案风的总指挥，复辟翻案的总代表，还乡团的总团长”。他们连续炮制了《五评纪登奎》的反动大字报，污蔑纪登奎同志来浙江解决问题是“国民党式的训政”，扬言要“象评赫鲁晓夫那样，评到纪登奎下台为止”。

他们大肆鼓吹“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在各部门、各单位都有其代表人物”。恶毒攻击省、市委是“邓记还乡团浙江分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诬蔑省委领导干部是什么“中山狼”、“暴发户”、“寄生虫”、“地头蛇”、“巧伪人”、“笑面虎”等等，扬言要“斗垮”、“粉碎”、“砸烂”各级领导班子，“改组省委”。诬蔑青年干部是“投降派”，是“走资派的花瓶”，是“奴才”、“蛀虫”。叫嚷“走资派划到杜文杰一级”，层层揪，到处抓，把各级党组织搞成瘫痪半瘫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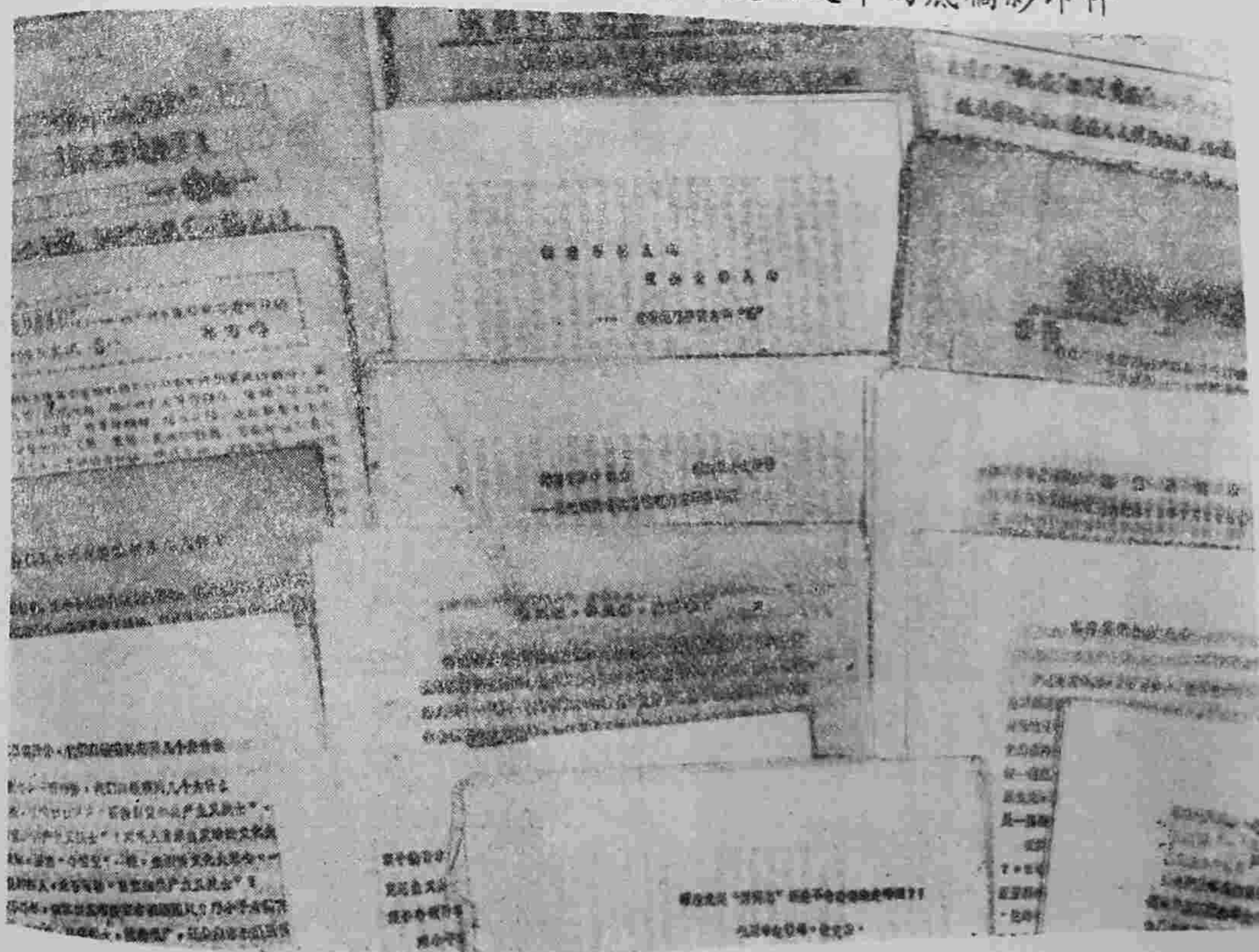
他们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恶毒攻击贯彻毛主席亲自圈阅的中央(75)16号文件，是“走资派全面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是“‘胡汉三’重新打进了‘柳溪镇’”，实行了清乡、围剿、退赔、倒算的反革

命复辟”。攻击批资产阶级派性是“打击‘造反派’”，办学习班是“打击新生力量”，调整领导班子是“双抢”，打击贪污盗窃是“向省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翻案”。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四人邦”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赖可可迫不及待地抛出“9.30”黑文紧密配合。这些反党写作班子叫嚣为赖可可“助威”，炮制反动大字报，为赖的黑文叫好，说什么“好就好在泾渭分明”，“击中要害”，“抓住实质”，“坚持的既定方针办”。当“四人邦”在《光明日报》抛出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猖狂一跳时，《施惠群》、《宋温人》心领神会，马上策划写《按既定方针办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按既定方针办，革走资派的命》两篇黑文，叫嚣要“同走资派血战到底”，把矛头直接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邦派体系在杭州街头张贴的部分反动文章的底稿影印件



三、赖可可掀起层层揪斗革命领导干部的反革命恶浪

(一) 赖可可攻击诬陷省委主要负责同志

1. 赖可可在省、市纪念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我国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今不如昔”的种种反动谬论，也批驳了那些“多少年没有变”、“要倒过来看”等等奇谈怪论。

注：赖可可这个讲话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恶毒攻击。批驳的所谓奇谈怪论，是歪曲原意，陷害谭启龙、铁瑛同志的。

2. 沈少良的揭发

赖可可给王洪文写多次告状信，在七六年到七七年十月六日止，我记得的有四封之多，主要内容都是反映省委内部的情况，对谭启龙同志有意见，有一封信还谈到对蒋宝琳同志有意见，说什么七六年杭州“四·四”事件同蒋有关系，有一“华沙”车是蒋送××人的等情况。

七六年七、八月份赖可可在给王洪文的一封信中提出：准备在全省县以上单位内部指名批谭启龙同志的问题。当时我记得王洪文在这封信上批“可以指名批”等话。后来遭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坚决制止，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信存在王洪文这里。

沈少良

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影印件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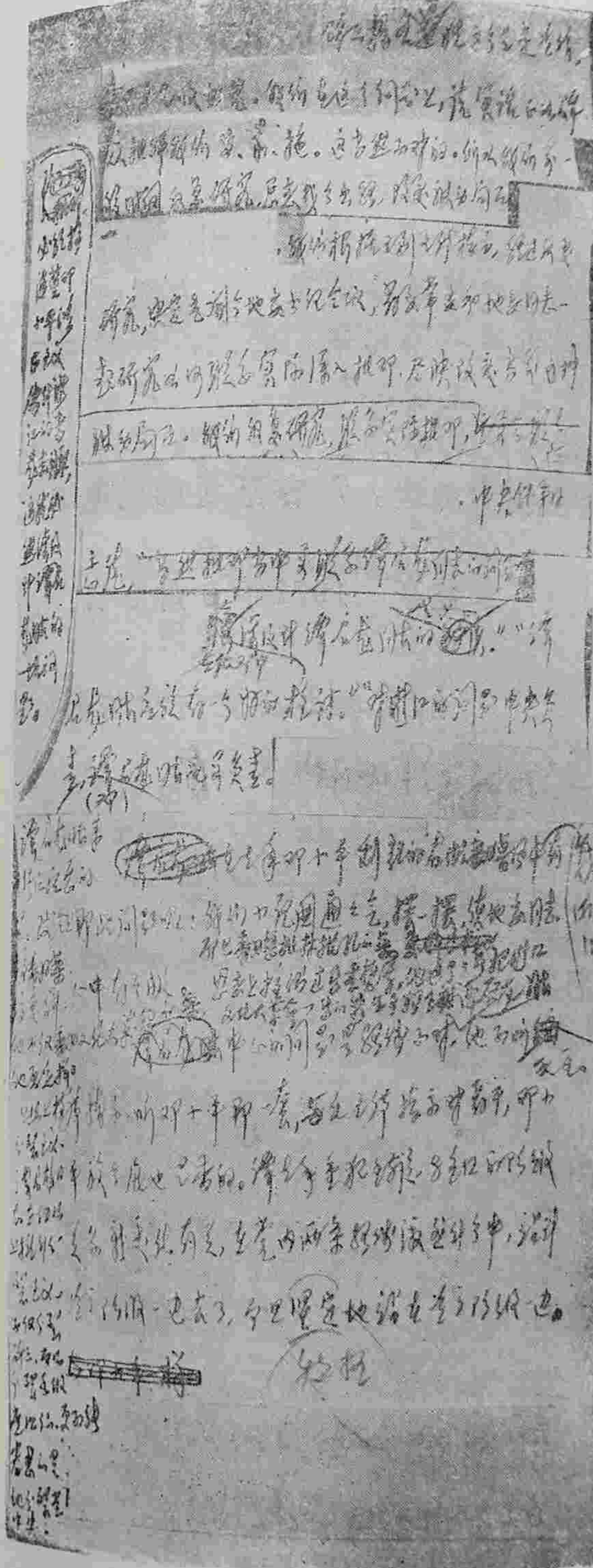
赖可可给王洪文写多次告状信，在七六年五月至七六年十月六日止，我记得的有四封之多，主要内容都是反映省委内部的情况，对谭启龙同志有意见，有一封信还谈到对蒋宝琳同志有意见，说什么七六年杭州“四·四”事件同蒋有关系，有一“华沙”车是蒋送××人的等情况。

七六年七、八月份赖可可在给王洪文的一封信中提出：准备在全省县以上单位内部指名批谭启龙同志的问题。当时我记得王洪文在这封信上批“可以指名批”等话。后来遭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坚决制止，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信存在王洪文这里。

沈少良

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3.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七月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影印件原文

群众指名道姓这个是走资派，那个是吸血鬼，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正如群众批评我们等、靠、拖。这当然不对的。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反复研究，总想找个出路，改变被动局面。

我们根据王副主席指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先开个地委书记会议，省委常委和地委同志一起研究如何联系实际深入批邓，尽快改变当前这种被动局面。我们反复研究，联系实际批邓，必须搞清楚邓小平修正主义传到浙江的来龙去脉，这就必然涉及到谭启龙同志的一些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注：指王洪文)说，“在批邓中会涉及到谭启龙同志的一些问题。”“谭启龙同志应该有一个好的检讨。”“对浙江的问题中央负责(邓)，谭启龙同志也要负责”。

在去年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我们浙江有那些问题呢？我们小范围通气，摆一摆，使地委同志心中有个数。谭启龙同志来浙江后总是：政治上搞翻案、搞复辟，他不仅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且翻批林批孔的案。思想上搞倒过来看哲学，他这个口号把浙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全被他否定掉。组织上搞分裂主义，谭启龙同志在组织上推行分裂主义，不仅分裂群众，而且分裂各级党组织，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分裂党中央。中心的问题是路线不对，谭启龙同志他不听毛主席指示，听邓小平那一套，与毛主席指示对着干，邓小平放个屁也是香的。谭去年重犯错误，与全国的阶级关系新变化有关，在党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而且积极地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二) 赖可可给帮派体系指目标,教策略,揪斗各级领导干部

影印件原文

1. 李益亭的揭发交代

1976年4月底,我从上海回来,想找赖可可谈谈自己的问题,在吴连顺的办公室碰到赖可可,我谈了以后,赖可可说:“现在浙江清查杭州‘四·四’事件和追查反革命谣言,阻力很大,在省委内部统一不起来。因此,我就采取直接和群众见面。”当时赖还用手指划着几位书记的办公室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在我们省委内,就在我们身边。”言下之意几位书记都是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了。

1976年4月底,我从上海回来,想找赖可可谈谈自己的问题,在吴连顺的办公室碰到赖可可,我谈了以后,赖可可说:“现在浙江清查杭州‘四·四’事件和追查反革命谣言,阻力很大,在省委内部统一不起来。因此,我就采取直接和群众见面。”当时赖还用手指划着几位书记的办公室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在我们省委内,就在我们身边。”言下之意几位书记都是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了。

李益亭 1977年6月9日

影印件原文

1976年6月初,一天上午在大楼,张小定、我、丁冬青三人去找赖可可催催解决学习班问题,在赖可可办公室找到了他。这次谈话,赖可可与张小定同坐一条长沙发上,我和丁冬青坐在赖对面的沙发上。张小定说,浙江右倾翻案风严重,主要是谭启龙、铁瑛、陈伟达、陈冰、吕剑光同志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陈作霖同志在温州搞的问题很多,这时,赖可可面向张小定告诉他说:还有个——赖用手指在沙发上写了一个“冯”字。张小定说:冯克也是不好的。赖可可的意思除张小定讲的几位常委之外,你们对新来的不了解,还有冯克同志也要抓住。后来几个学习班抓住冯克同志不放,这同赖可可交底有关。

何祖苗 1977年9月9日

2. 省委办公室何祖苗的揭发交代

1976年6月初,一天上午在大楼,张小定、我、丁冬青三人去找赖可可催催解决学习班问题,在赖可可办公室找到了他。这次谈话,赖可可与张小定同坐一条长沙发上,我和丁冬青坐在赖对面的沙发上。张小定说,浙江右倾翻案风严重,主要是谭启龙、铁瑛、陈伟达、陈冰、吕剑光同志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陈作霖同志在温州搞的问题很多,这时,赖可可面向张小定告诉他说:还有个——赖用手指在沙发上写了一个“冯”字。张小定说:冯克也是不好的。赖可可的意思除张小定讲的几位常委之外,你们对新来的不了解,还有冯克同志也要抓住。后来几个学习班抓住冯克同志不放,这同赖可可交底有关。

3. 省委办公室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李显通、张小定等十多人,冲到省委常委会上,以他们蓄谋编造的所谓吕剑光同志“破坏清查工作”的口实,将吕强行架往省委大楼,然后集中四个学习班的人员,对吕进行围攻。二十九日下午,赖叫人当着这伙人的面宣布:“要吕剑光同志将这个问题,如实向大家说清楚。”公然予以支持。三十日晚,省委根据多数常委的意见作出三条决定,指出批吕是错误的,要让他回来等。赖竟于深夜偷偷接见张小定等人,胡说:“三条,他们没有汇报清楚,我不知道,你们明天到常委会上来提。”并作贼心虚地交代:“这话不要说我讲的,也不要说你们今晚见到了我。”次日,张小定、丁冬青等便又冲击常委会,赖即表态收回三条。就这样,他们将吕剑光同志连续围攻、揪斗了四十八个小时。事后,赖可可还公开叫嚷,吕的问题“要处理”!李显通、张小定等人据此炮制了“吕剑光破坏全省清查工作,要求给予严肃处理”的报告”,直送王洪文。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日

6. 中共金华地委的揭发

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精神,对金华地、县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充实,任命了袁芳烈等三位地委副书记和金华县委书记。可是,“四人帮”在浙江的忠实代理人赖可可、罗毅公然否定省委的任命,支持在金华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对他们进行围攻、揪斗,妄图把他们搞臭、赶跑、打倒。

在金华的帮派体系大肆诬蔑省委任命的三位地委副书记是“三个地富”、“双抢书记”、“还乡团”等。一九七六年八月,帮派骨干倪兵等带领二百多人冲击地委,不准三位副书记参加常委会。当时的地委负责人将此情况向赖、罗汇报,赖说:“他们都兼县委书记的,目前也不要都离开县”。罗说:“你们要求派人去帮助,派谁去?总不能派两个团去保卫你们开会吧!不能集体开常委会,可以个别征求意见”,致使三位副书记长期不能参与地委的领导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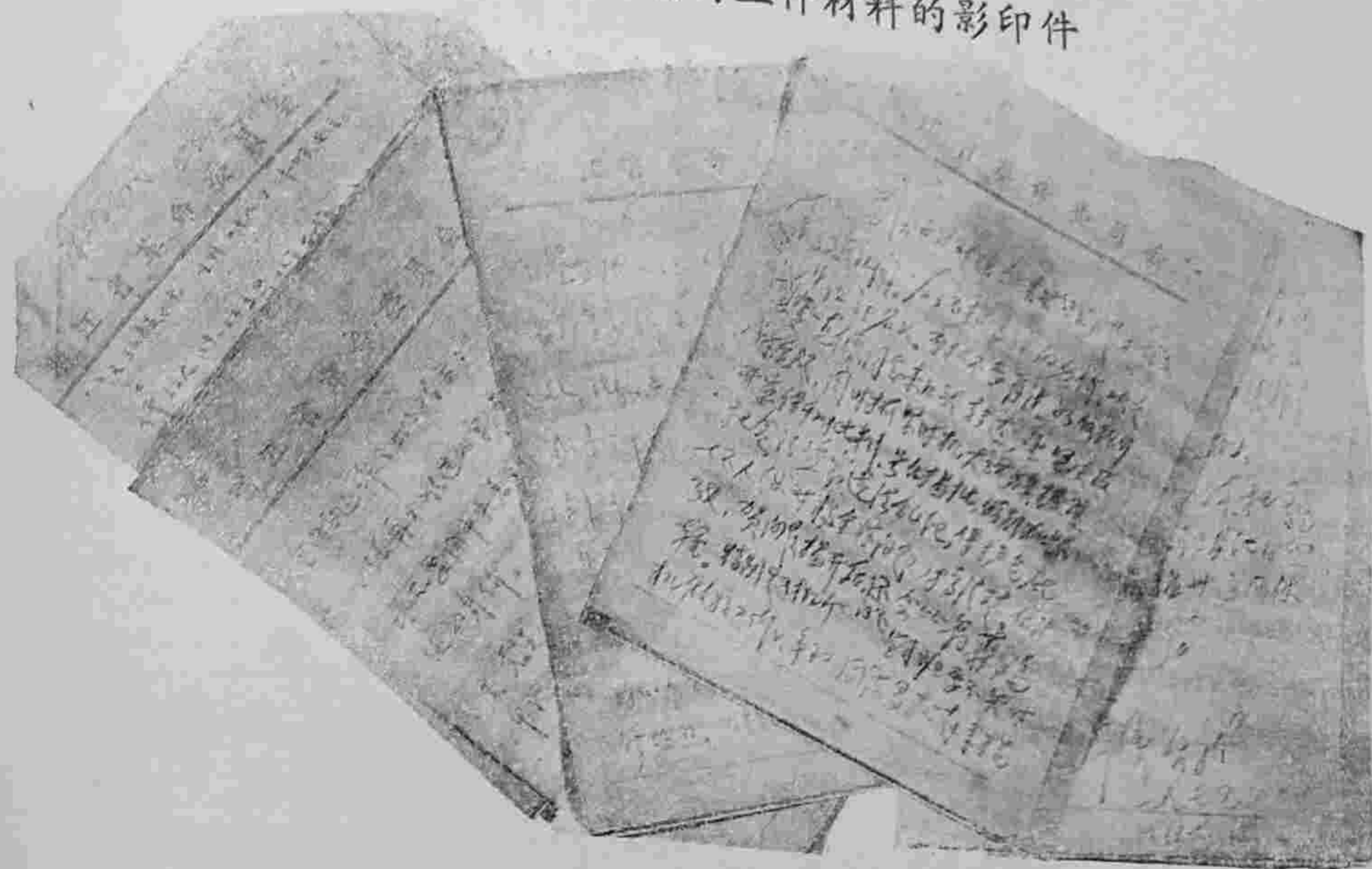
在金华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攻击省委任命片宝森同志为金华县委书记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等,不准他参加县委常委会议和主持县委工作。赖可可听了当时的地委负责人汇报后,却说:“片宝森不参加常委会,叫他到农村去了解一些情况”。去年,金华地、县委召开纪念五月十六日《通知》发表十周年大会,帮派头目要挟地委说:“让片宝森上主席台就是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地委的意见是要让片宝森同志上大会主席台。但赖却百般阻挠说:“你们就是要他出来亮相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亮这个相行不行?”罗说:“动员片宝森不要参加大会,不要激化矛盾”。大会一开始,帮派头目采用恶劣的手段,把片宝森同志从主席台上骗下来,撕下主席团证,连推带拖将他关在台后房间里,不准他上主席台。赖对这一严重事件,不仅不作查处,反而说:“他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嘛!我们讲了同群众顶牛不好,结果还是顶了”。罗说:“这是向群众示威!片这样不顾全大局,我看当县委书记成问题”。帮派体系在赖、罗的指使下,不准片宝森同志参加地县召开的会议、主持县委工作,长达九个多月。

中共金华地委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

(三) 赖可可搜集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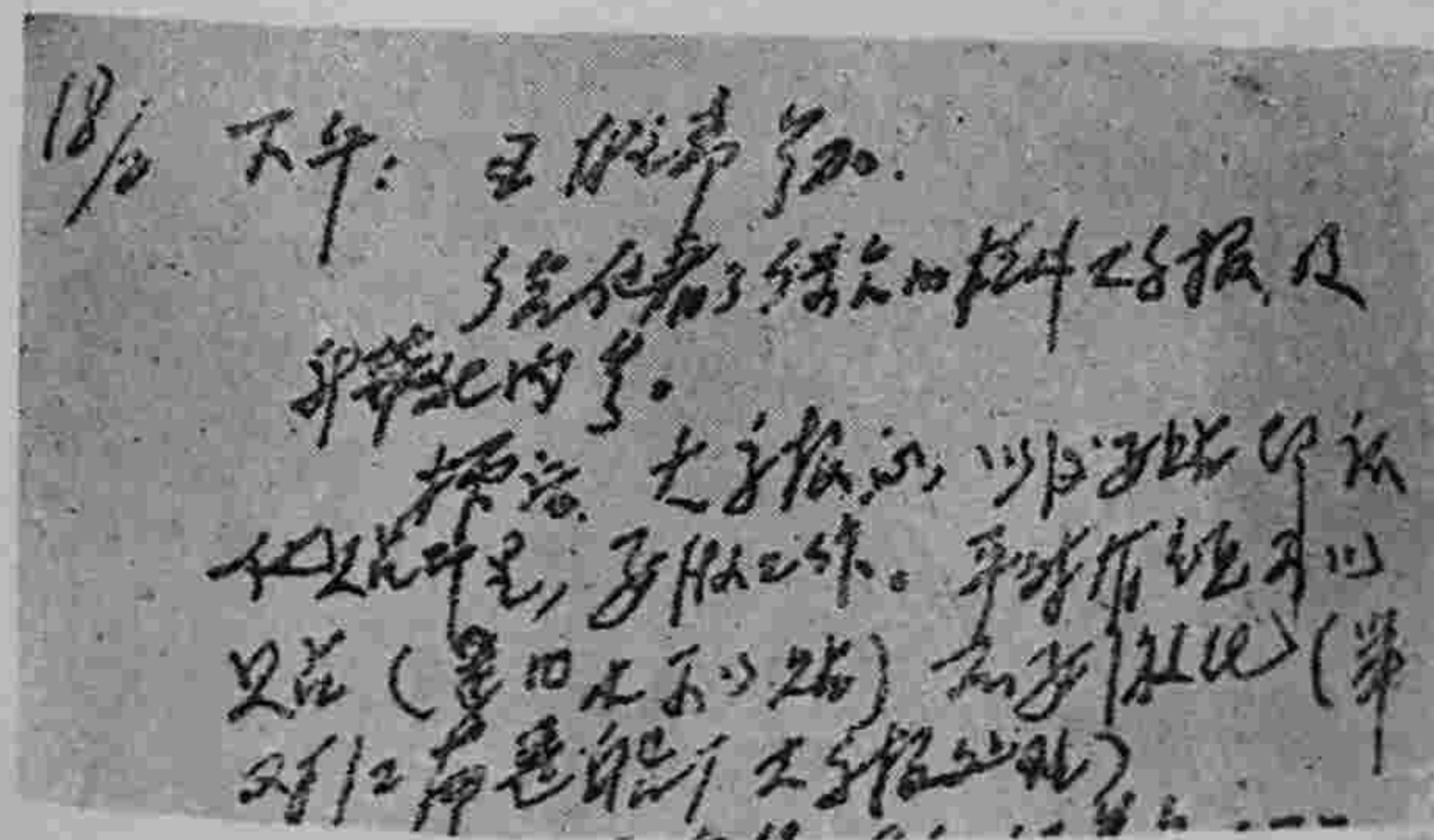
1. 赖可可偷偷复制的三件材料的影印件



注:一九七六年四月,赖可可从铁瑛同志那里要去纪付总理关于处理张永生问题的指示,及谭启龙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写给省委的信和电话记录等三件,偷偷复制,把其中两件密送王洪文。

2. 赖可可向王洪文送黑材料

赖可可的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18/2 下午:王副主席参加给他看了综合的杭州大字报(注:指攻击纪登奎同志的反动大字报)及新华社内参。

插话:大字报问题,以后要

贴即让他贴即是,要做工作。平时有意见可以贴(骂的也可以贴),不要激化(举对江南造船厂大字报处理)。

3. 赖可可与王洪文通电话的记录(节录)

四月十号凌晨四时王副主席电话
王副主席说(大意):
通过开大会,发动群众,追查谣言、分裂中央大字报、反动标语、传单、诗词等,在杭州性质已报,把问题弄清。

影印件原文

四月十号凌晨四时王副主席电话
会报几天情况后,王副主席说(大意):
通过开大会,发动群众,追查谣言、分裂中央大字报、反动标语、传单、诗词等,在杭州性质已报,把问题弄清。

4. 王洪文与赖可可通电话的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四月十九日凌晨二时20分

——王洪文同志电话——

大意:浙江是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突出的一个省,据一个报告(可能公安部)说全国江苏第一,浙江第二,全国象浙江不多。要坚决把反革命气焰打下去,要坚决镇压。
要发动群众查,问题可能就在机关里,不查清向中央交代不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决心要大,坚决查下去,那里有阻力,就要加以解决。要学中央指示(几个电话),要追(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我反映了各地情况,他说要乘此机会,好好贯彻下去,发展大好形势)。

四月十九日接王副主席电话
——王洪文同志电话——
大意:浙江是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突出的一个省,据一个报告(可能公安部)说全国江苏第一,浙江第二,全国象浙江不多。要坚决把反革命气焰打下去,要坚决镇压。
要发动群众查,问题可能就在机关里,不查清向中央交代不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决心要大,坚决查下去,那里有阻力,就要加以解决。要学中央指示(几个电话),要追(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我反映了各地情况,他说要乘此机会,好好贯彻下去,发展大好形势)。

5.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在省级机关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有人问省委文件说类似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否提高了,没有,就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与中央有关同志联系过,曾说,杭州出现的这样的事件全国少有,是头几位,这个问题要很好认识。
有人问清明节前后悼总理么!不是的,有些受蒙蔽,有的是有计划的。杨开慧什么时间悼念过,为什么说总理伟大,小平不倒,还有什么打倒邓小平天下不太平。
阶级斗争固然是反映在社会上,现在反映在我们党内,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能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么!
清明节前后的事件一定要查下去。阻力很大,但我们一定要查下去。
这个问题决定我们能否批判邓小平,要从这里突破。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扫清障碍,要认真做。

影印件原文

有人问省委文件说类似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否提高了,没有,就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与中央有关同志联系过,曾说,杭州出现的这样的事件全国少有,是头几位,这个问题要很好认识。
有人问清明节前后悼总理么!不是的,有些受蒙蔽,有的是有计划的。杨开慧什么时间悼念过,为什么说总理伟大,小平不倒,还有什么打倒邓小平天下不太平。
阶级斗争固然是反映在社会上,现在反映在我们党内,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能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么!
清明节前后的事件一定要查下去。阻力很大,但我们一定要查下去。
这个问题决定我们能否批判邓小平,要从这里突破。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扫清障碍,要认真做。

6. 赖可可四月十九日打电话给各地，部署搞“清查”

绍兴地委常委杨俊达同志的记录

赖可可同志来电 4.19上午8点15分

关于绍兴出现的问题 反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等，地委写了报告，省委报告了中央。中央意见要彻底查清楚，怎么处理那是另一回事。要交代来龙去脉，（不一定公安局出面（这一句没听清）还是地委的同志去讲，）

搞清楚后不要写文件，地委来人讲。这个问题不查清不得了，还是要党委领导发动群众去查，要抓下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你告诉谢吉庚同志。

接话人 杨俊达

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同志来电 4.19上午8点15分

关于绍兴出现的问题 反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等，地委写了报告，省委报告了中央。中央意见要彻底查清楚，怎么处理那是另一回事。要交代来龙去脉，（不一定公安局出面（这一句没听清）还是地委的同志去讲，）

搞清楚后不要写文件，地委来人讲。这个问题不查清不得了，还是要党委领导发动群众去查，要抓下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你告诉谢吉庚同志。

接话人 杨俊达

嘉兴地委的记录

影印件原文

发话单位 省委 发话人 赖可可
接话日期 1976.4.19上午七时35分
记录人 吕耀山

内容：告诉刘桂，昨日中央有个电话通知，清明节前后出现的反革命标语、传单、诗词等，要查下去，查个水落石出。有的反映，现在农业学大寨没时间查，还是要查，要查个水落石出。

电话记录处理单			
发话单位	省委	发话人	赖可可
接话日期	1976.4.19上午七时35分	记录人	吕耀山
内容	告诉刘桂，昨日中央有个电话通知，清明节前后出现的反革命标语、传单、诗词等，要查下去，查个水落石出。有的反映，现在农业学大寨没时间查，还是要查，要查个水落石出。		

原金华地委付书记段抡敬的记录

赖可可同志来电 4.19上午8点15分

关于绍兴出现的问题 反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等，地委写了报告，省委报告了中央。中央意见要彻底查清楚，怎么处理那是另一回事。要交代来龙去脉，（不一定公安局出面（这一句没听清）还是地委的同志去讲，）

搞清楚后不要写文件，地委来人讲。这个问题不查清不得了，还是要党委领导发动群众去查，要抓下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你告诉谢吉庚同志。

接话人 杨俊达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地委段抡敬来电话，要县委去人到地委商量一件事。段抡敬讲，今天上午省委赖书记来电话，讲到衢县、兰溪有花圈，要查个水落石出。

我汇报内容如下：我县四月五日在东风旅馆二楼雨台上有一个花圈，是玻璃厂工人杨友龙等人做的，王建平等同志写了“挥泪继承总理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条幅贴在花圈上。玻璃厂门口还有二条标语：“深切怀念周总理，毛主席万寿无疆”，“杨开慧烈士永垂不朽”。

赖可可布置我们查花圈、标语，其险恶用心是要镇压怀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影印件原文

赖书记：4.19号10时。
清明节前后，出现了些反标、传(单)、诗词。
巨(县)、兰(溪)也有，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党委领导，发动群众，查到那里算那里，查到干部手软了不行，查到省里报省。

兰溪县委副书记
毕寿康同志的揭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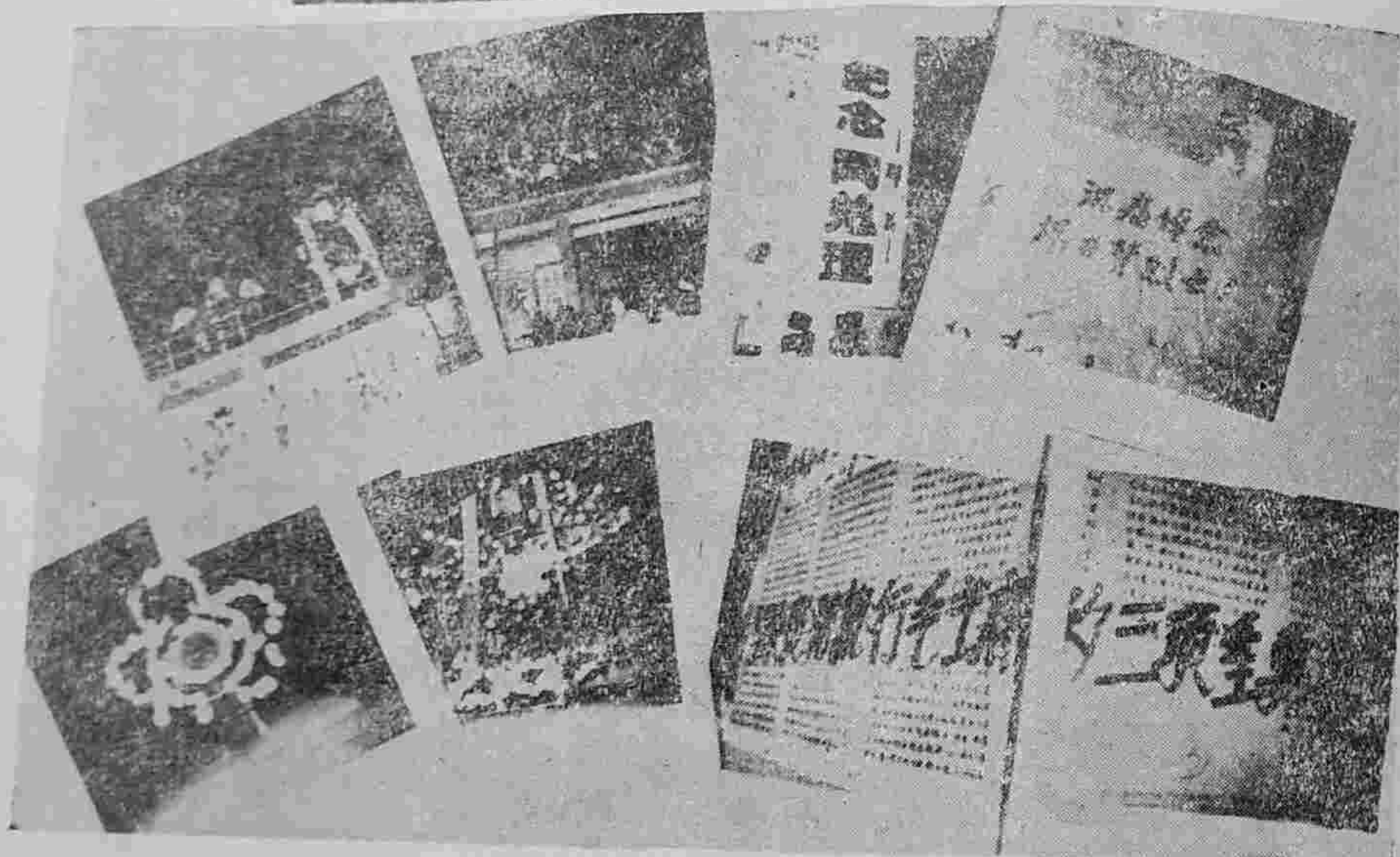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地委段抡敬来电话，要县委去人到地委商量一件事。段抡敬讲，今天上午省委赖书记来电话，讲到衢县、兰溪有花圈，要查个水落石出。我汇报内容如下：我县四月五日在东风旅馆二楼雨台上有一个花圈，是玻璃厂工人杨友龙等人做的，王建平等同志写了“挥泪继承总理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条幅贴在花圈上。玻璃厂门口还有二条标语：“深切怀念周总理，毛主席万寿无疆”，“杨开慧烈士永垂不朽”。赖可可布置我们查花圈、标语，其险恶用心是要镇压怀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毕寿康
1976年4月19日

毕寿康

1977年4月10日

7. 帮派体系偷摄的作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证据的部分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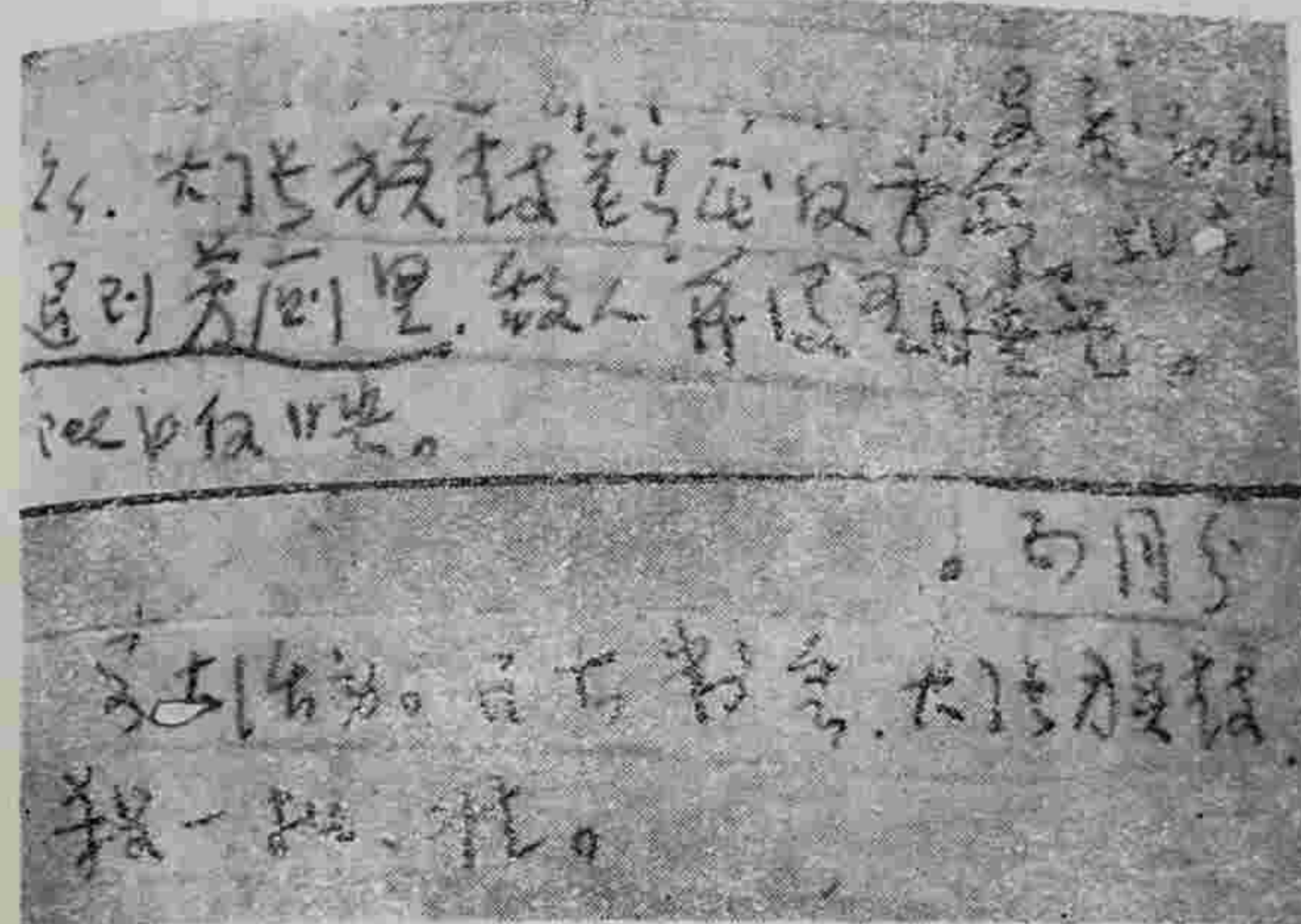
(二) 赖可可推行“四人邦”的“镇反”、“杀人”计划

1.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公判大会要开，不要搞别的，要搞反革命事件的，选择典型搞政治性的，杀人犯。要杀一下，支持群众，杀一批、判一批，你不搞他要搞你的。

2.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对原金华地委书记项耿同志的谈话记录(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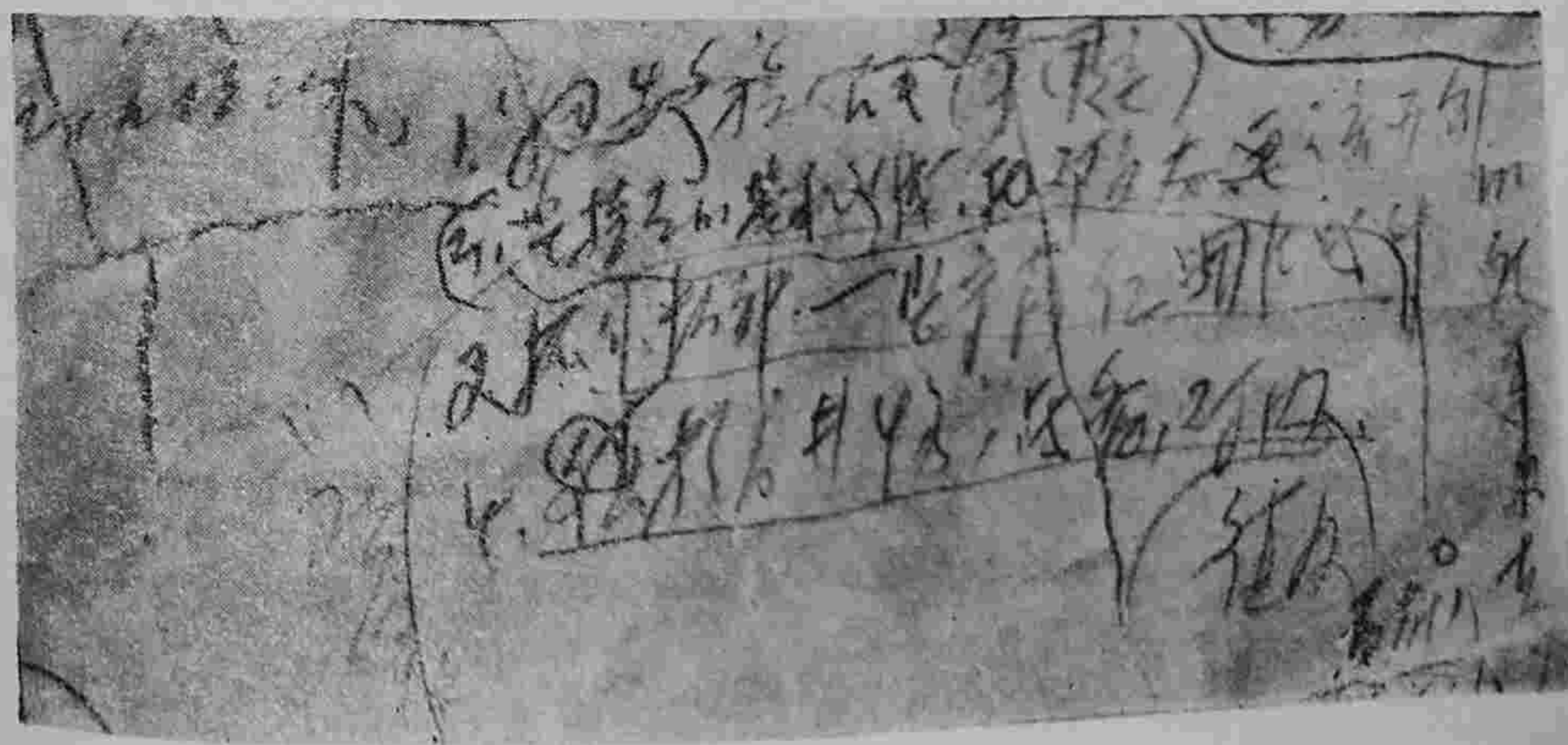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要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现在退到茅厕里，敌人并没有睡觉。阶(级)斗(争)反映。

五月份要大活动，开公判会，大张旗鼓杀一批，准。

3.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晚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提纲(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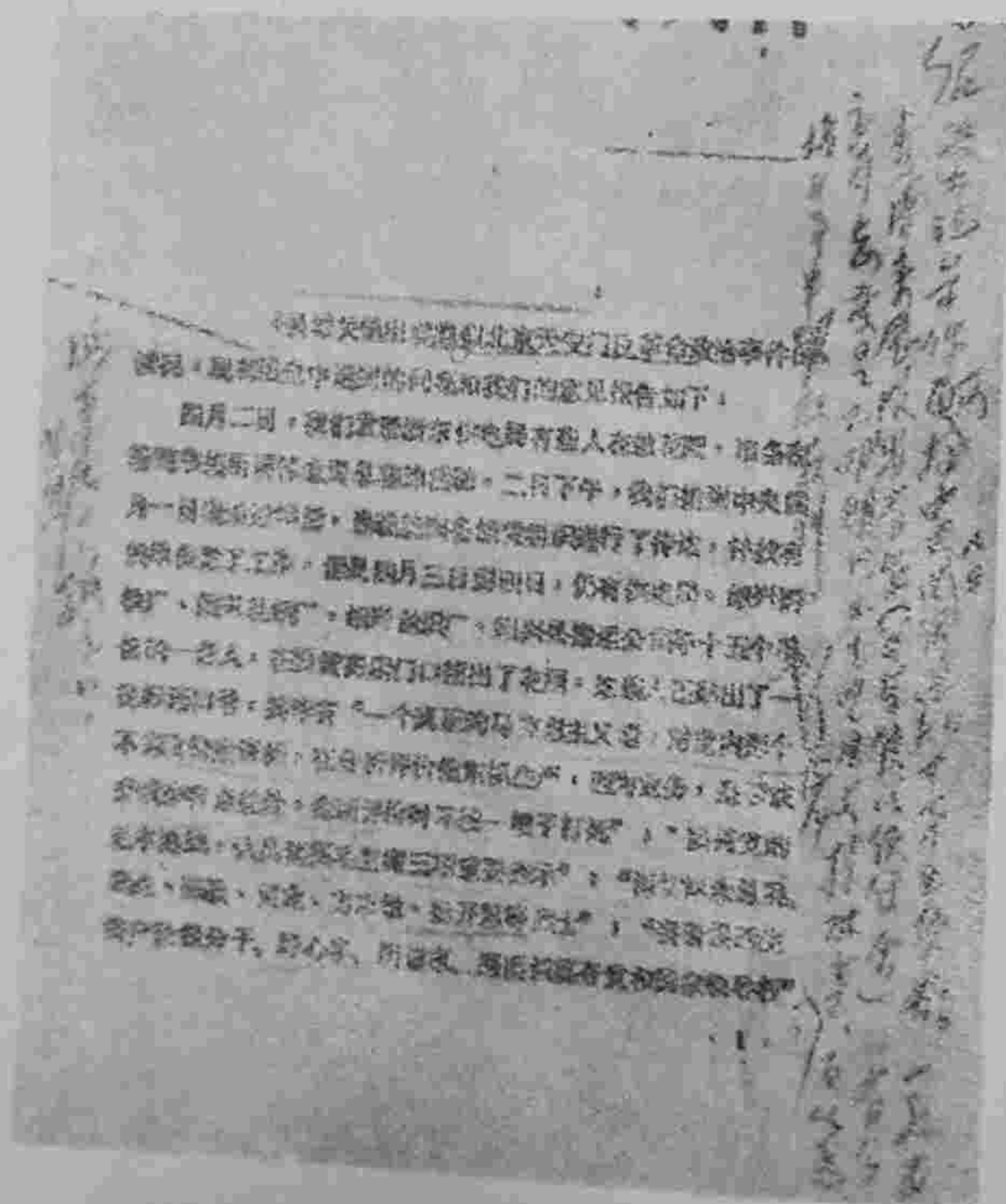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 2.几项工作, 1.学习告各族人民书(条条落实)
- 2.振作精神, ——坚守岗位上, 团结战斗,
- 3.以阶级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批邓反右, 毛主席
开创的社——直到
- 4.提高警惕, 战备, 对内镇反。

(三) 赖可可将一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打成反革命, 任意抓捕关押

赖可可作指示, 下批语, 亲自抓点督阵, 把给周总理送花圈写挽联, 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认真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等标语, 以及批判马天水反党罪行的大字报的革命群众, 统统打成反革命, 大搞白色恐怖, 实行法西斯专政。

1. 赖可可在绍兴地委报告上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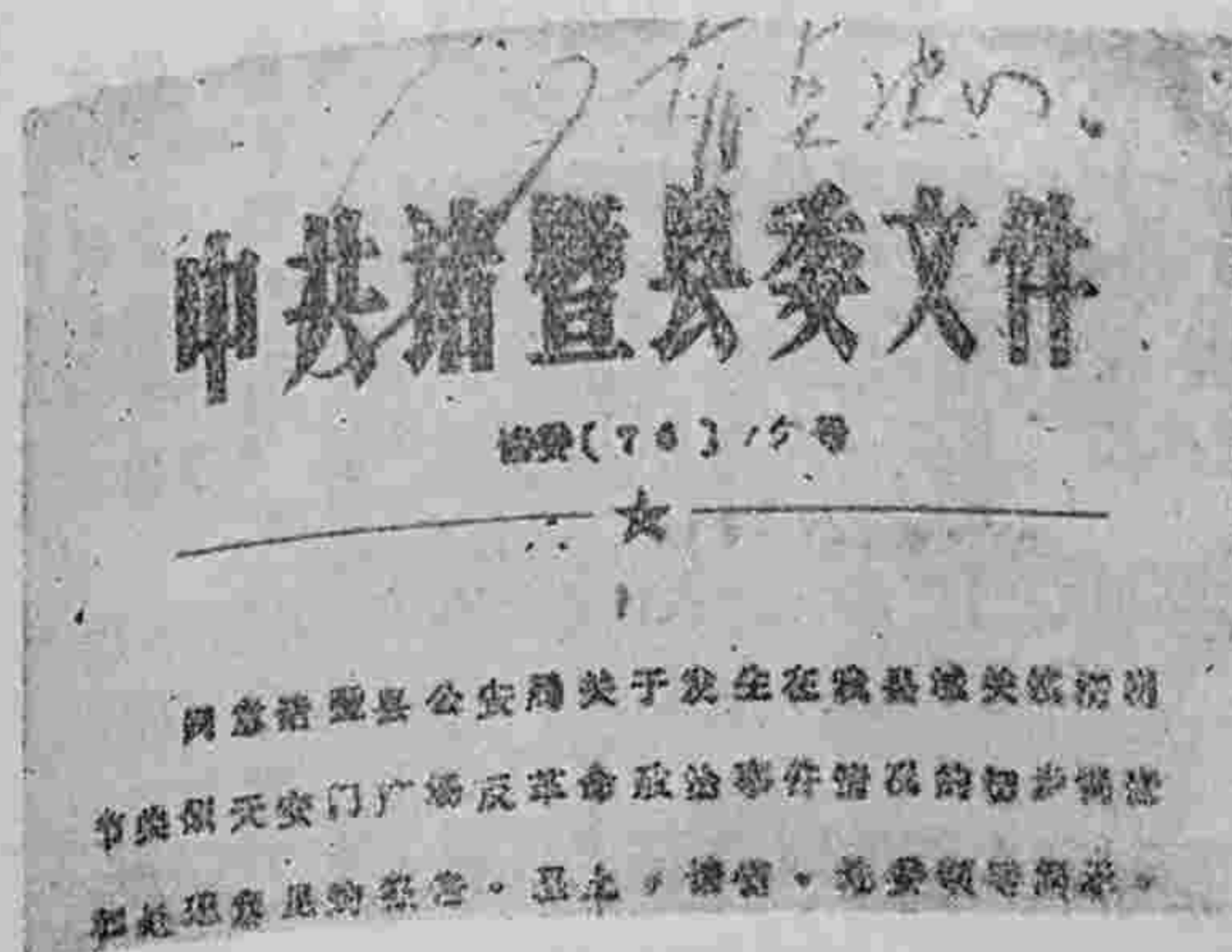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绍兴出现的事件可按中央八日电话通知中第五条办。一定要查清来历报告省委(可写信, 以便保密), 省公安局态度是不明朗的, 不是坚决支持破案, 一定要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

赖 15/4

2. 赖可可签批的诸暨县委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报告



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批语): 有点决心。
中共诸暨县委文件
诸暨(76)15号

同意诸暨县公安局关于发生在我县城关镇清明节类似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上, 请省、地委领导阅示。

下面是诸暨县公安局的报告(节录)

活动的主要罪行:

1. 书写张贴《马天水想干啥?》的反动大字报。
2. 在何碧文、黄丁良、刘贵谦等人密谋下, 有黄丁良书写张贴了怀念杨开慧烈士的大标语和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蝶恋花》答李淑一诗一首和其他一批大字报、大标语, 影射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3. 追查发生在城关镇类似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时候, 何碧文、刘贵谦二人……说什么“我们贴出几幅大标语以寄托对周总理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哀思, 是光明正大的, ……我们必须充分警惕那些走资派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在新形势下要弄的花招和这些花招后面的险恶祸心。”

处理意见:

至今继续抗拒交代的何碧文进行拘留审查; 对其他人员, 按照党的政策, 继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促使他们坦白交代。

3. 中共浙江大学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赖可可，直接插手浙大，把浙大作为他们搞“清查、镇反、夺权”的重点。

七六年四月廿六日下午，赖可 comes 浙大，在校核心小组成员和各系核心组负责人会议上说：“三个悼词并列的问题查得怎么样？其它反动标语、政治谣言查得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悼念过杨开慧？”“什么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谁反对周总理啊？”“我们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看得复杂些，不要书生气十足，走资派还在走”，“是否只革命，镇压反革命”。

赖可可还在所谓《浙大清明节前后出现的类似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概况》以及《情况汇报》二、三期上，亲笔作了“有进步，很好”等批语，居然把“缅怀先烈清明时，神州谁不悼总理”的对联，“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我们的死敌”，“谁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就坚决打倒谁”等标语都打成反动标语，对张贴这些标语的革命同志要“狠狠打击”，对抵制“清查”的干部，“组织上应采取必要措施”等等。

在赖可可的直接指使下，我校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因悼念周总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通辑、拘留、监护、隔离审查的有五人；被停职检查、不能领导运动、强行举办学习班的有九人；因做花圈而被审查的三十多人。如发电专业七三级十三个党员中有八个被审查，七个受处分；土木系一个学员因刷了一条“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大标语而受到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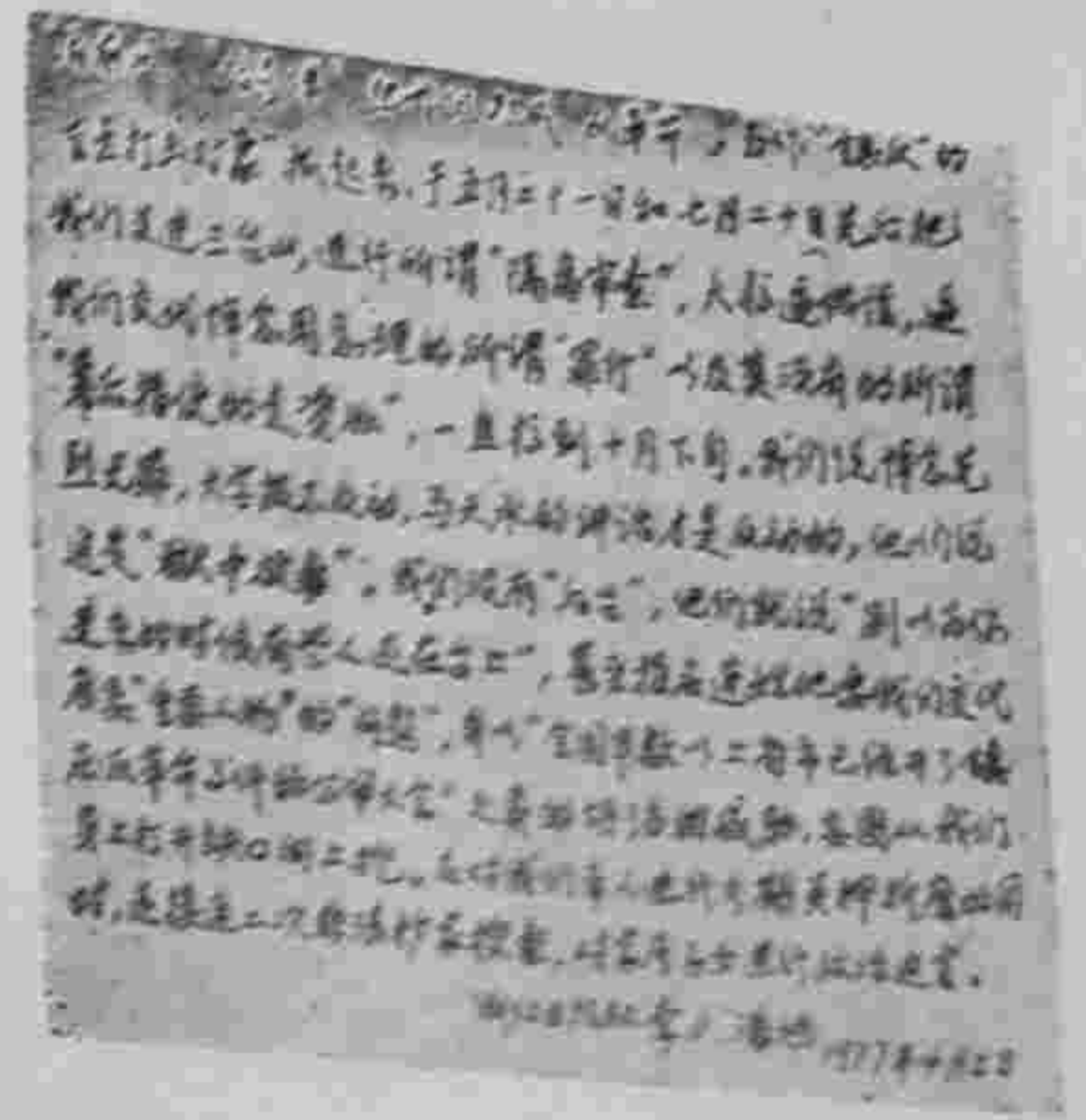
中共浙江大学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4. 赖可可对部分地区、单位

“反革命政治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影印件



5. 赖可可把批判马天水的大字报作者打成反革命 李力、潘旭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去年三、四月间，我们以“冯火”笔名写了三张大字报——《马天水想干什么》、《马天水在干什么》、《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批判马天水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恶毒攻击周总理，恶毒攻击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为林彪反党集团翻案，为翁森鹤一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翻案，鼓吹打砸抢“合法”、闹派性“合理”，蓄意制造混乱，妄图混水摸鱼的反动言行，指出他是一个心怀鬼胎的赫鲁晓夫式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赖可可、罗毅暴跳如雷，硬说我们的大字报是“针对中央”、“指向中央”、“分裂中央”的“反革命大字报”，是杭州革命群众悼念先烈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雨前风”、“信号弹”，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当作“镇反”的“重点打击对象”抓起来，于五月二十一日和七月二十日先后把我们关进三台山，进行所谓“隔离审查”，大搞逼、供、信，逼我们交代悼念周总理的所谓“罪行”以及莫须有的所谓“幕后指使的走资派”，一直搞到十月下旬。我们说悼念先烈无罪，大字报不反动，马天水的讲话才是反动的，他们说这是“狱中放毒”。我们没有“后台”，他们就说“别以为你进来的时候有些人还在台上”，甚至指名道姓地要我们交代省委“重要人物”的“问题”，并以“全国半数以上省市已经开了镇压反革命事件的公审大会”之类的胡言相威胁，妄图从我们身上打开缺口向上挖。在对我们本人进行长期关押折磨的同时，还接连二次非法抄家搜查，对家属子女进行政治迫害。

浙江日报社 李力 潘旭

1977年4月2日



批语和信的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批语)：对写信人不了解，但评“烽火”却是好的，此件暂存。在适当时候，要他们修改，公开发表。

赖可可、罗毅同志：
你们好！

省委决定对李力实行隔离审查后，报社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情绪高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形势很好。报社党委于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召开全社大会，集中联系李力问题深入批邓，会开得是好的。我们在会上对李力参加炮制的署名“冯火”的三张反革命大字报，进行了专题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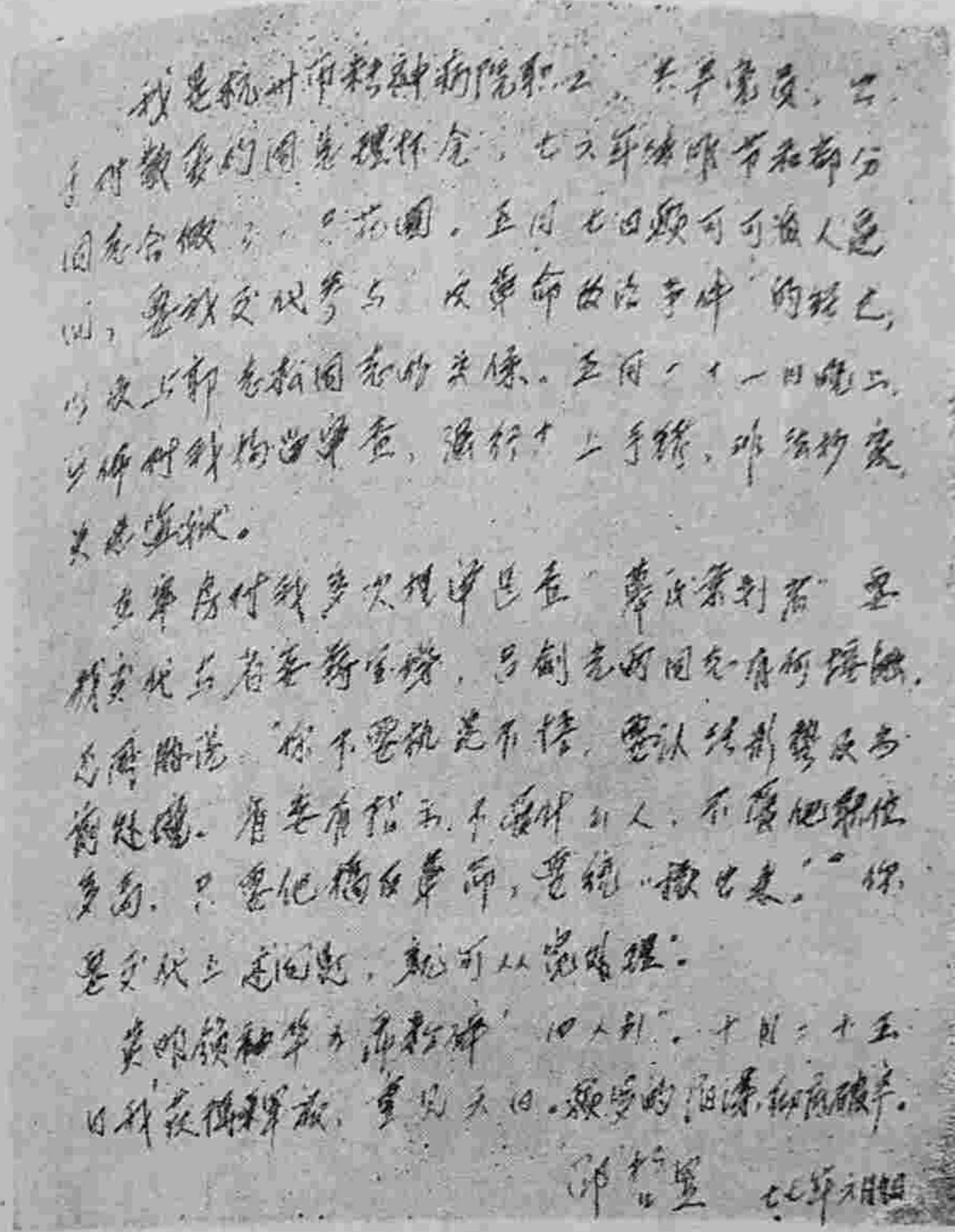
现将批判稿送上，供领导参考。

此致

敬礼！

浙江日报编辑部 江民繁、顾纪良

1976.5.29.



影印件原文

我是杭州市精神病院职工，共产党员，出于对敬爱的周总理怀念，七六年清明节和部分同志合做了一只花圈。五月七日赖可可派人逼问，要我交待参与“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经过；以及与郭志松同志的关系。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宣布对我拘留审查，强行戴上手铐，非法抄家，关进监狱。

在牢房对我多次提审追查“幕后策划者”，要我交代与省委蒋宝娣、吕剑光两同志有何接触，还威胁说：“你不要执迷不悟，要认清形势及当前处境。省委有指示：不管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高，只要他搞反革命要统统揪出来”，“你要交待上述问题，就可从宽处理”。

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十月二十五日我获得释放，重见天日。赖、罗的阴谋彻底破产。

邵哲显

七七年六月九日

五、赖可可妄图把中央和省委一批负责同志打成反革命

赖可可颠倒敌我，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他有预谋、有计划地把省委负责同志当作“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后台”。并利用“追谣”，与“四人帮”党羽祝家耀密谋策划，要“从浙江找到后台，再往上追”，矛头直指中央负责同志。

(一) 赖可可把“走资派”当作敌对阶级专政

1. 省公安局原负责人金树鼎的揭发交代

一九七六年我去参加六月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回来后，把施义之、祝家耀、张其瑞等人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的黑讲话，经省委副秘书长转送给赖可可、罗毅看。七月十三日省委常委会结束时，赖可可问我：还要不要个别谈，我说：要个别谈。后来我背着局党委，撇开省委吕剑光同志，于七月十八日在杭州饭店向赖可可、罗毅汇报后，赖可可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现在斗争的特点在内部，对他们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要把它当作敌对阶级来专政。八月初，赖可可、罗毅提出把看守所进行改建单人监房的意图，我曾给六处处长贾学礼同志做了布置，要他在看守所内准备关押内部案件的监房，这种监房要有写字台(台)，能写材料，要有床铺，一人一间，要能防止自杀。

金树鼎 1977年8月17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我去参加六月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回来后，把施义之、祝家耀、张其瑞等人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的黑讲话，经省委副秘书长转送给赖可可、罗毅看。七月十三日省委常委会结束时，赖可可问我：还要不要个别谈，我说：要个别谈。后来我背着局党委，撇开省委吕剑光同志，于七月十八日在杭州饭店向赖可可、罗毅汇报后，赖可可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现在斗争的特点在内部，对他们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要把它当作敌对阶级来专政。八月初，赖可可、罗毅提出把看守所进行改建单人监房的意图，我曾给六处处长贾学礼同志做了布置，要他在看守所内准备关押内部案件的监房，这种监房要有写字台(台)，能写材料，要有床铺，一人一间，要能防止自杀。

金树鼎 1977年8月17日

2. 贾学礼同志的揭发

1976年8月十一、二号，为了处理×××人的关押问题，我与金树丁(鼎)一起从局机关到看守所，在谈完了关于×××人关押问题之后，金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专政的主要矛头是内部，今后看守所关押这方面的人可能增多，看守所要修理一下，搞几个单房间，有床铺，有桌子，能写写材料。”当时我说以后研究一下，随后和看守所的几个同志谈过，要他们考虑提出一个方案，报党委批准，待1977年看守经费中拨款修理，(要修的还有其他方面)当时有的同志反对，所以方案没有拿出，也没有再提起。

贾学礼
1977.3.26

影印件原文

1976年8月十一、二号，为了处理×××人的关押问题，我与金树丁(鼎)一起从局机关到看守所，在谈完了关于×××人关押问题之后，金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专政的主要矛头是内部，今后看守所关押这方面的人可能增多，看守所要修理一下，搞几个单房间，有床铺，有桌子，能写写材料。”当时我说以后研究一下，随后和看守所的几个同志谈过，要他们考虑提出一个方案，报党委批准，待1977年看守经费中拨款修理，(要修的还有其他方面)当时有的同志反对，所以方案没有拿出，也没有再提起。

贾学礼

1977.3.26.

(二) 赖可可妄图把省委负责同志打成反革命

1. 赖可可责令公安机关追查所谓“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影印件原文

从最近几期看，完全可以写出清明前后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情况了，这件事还是请市公安局综合写为好。

赖 29/4

赖可可在《公安情况反映》上的批语

从最近几期看，完全可以写出清明前后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情况了，这件事还是请市公安局综合写为好。

公安情况反映

(十二)

杭州市公安局编印

1978年4月27日

绝密

清明节《反劫诗词令刊》抄录调查情况



影印件原文

关于清明前后杭州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情况

大量事实证明，清明前后杭州与天安门广场相类似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发生，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这次反革命事件，既有幕前指挥者，也有幕后策划者。在台前活动的是一小撮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在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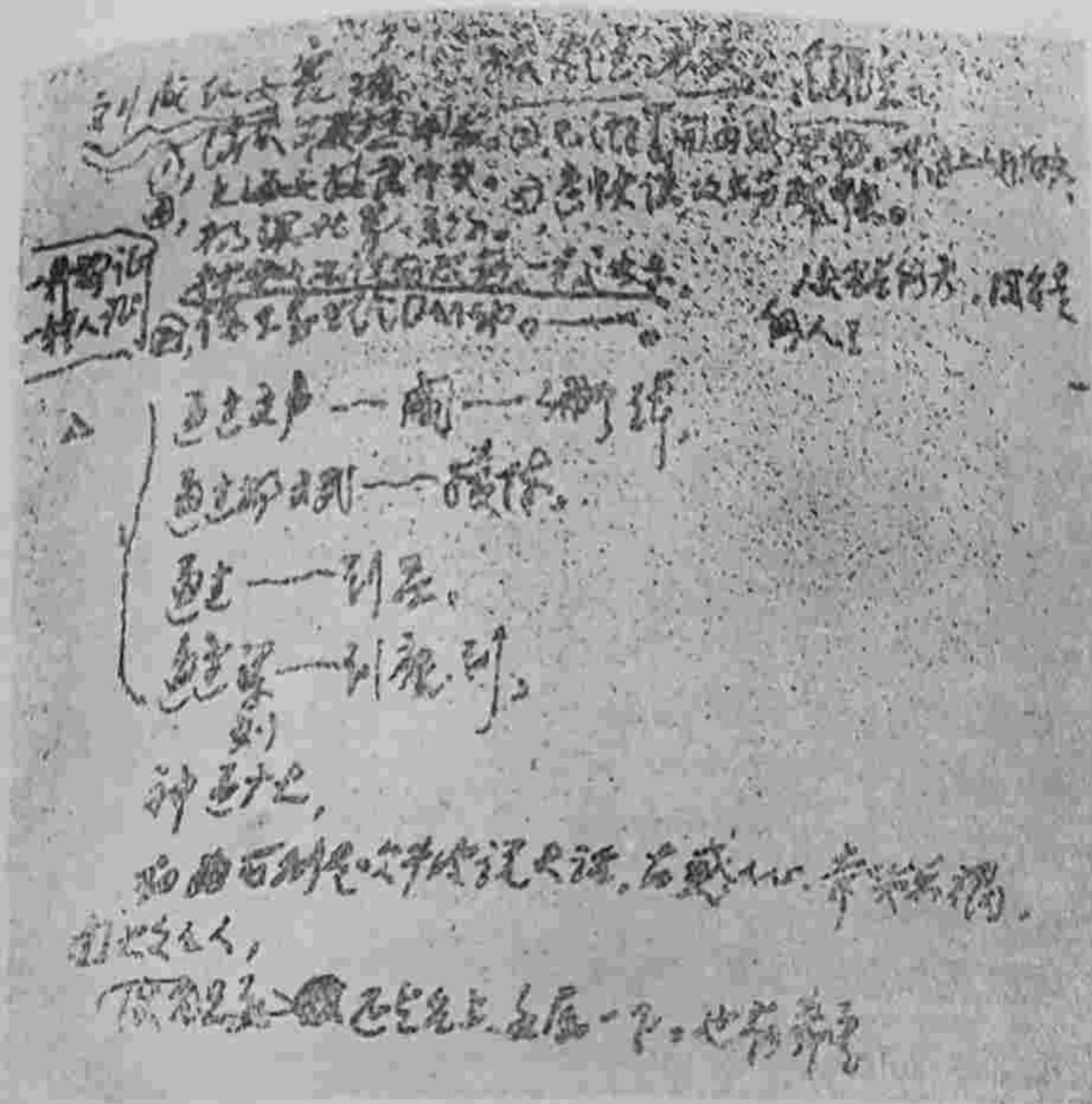
后操纵和策划的是浙江党内某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地、市公安局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随着革命的深入，阶级关系变化，资产阶级挂帅人物在党内。这个特点，我们要不断学习，加深领会。

清明前后的事件，杭州市已基本上搞清了，但追查幕后活动的工作还在进行。所谓总理遗言的谣言，直接起草者查到了，正在审查幕后活动。……审查幕后活动的任务也很艰巨。所以要继续抓紧搞下去，……要查花圈背后的反革命活动。

2. 赖可可、罗毅授意拟定的追查“后台”计划



注：这是查获的杨卓群亲笔记录。

印影件原文(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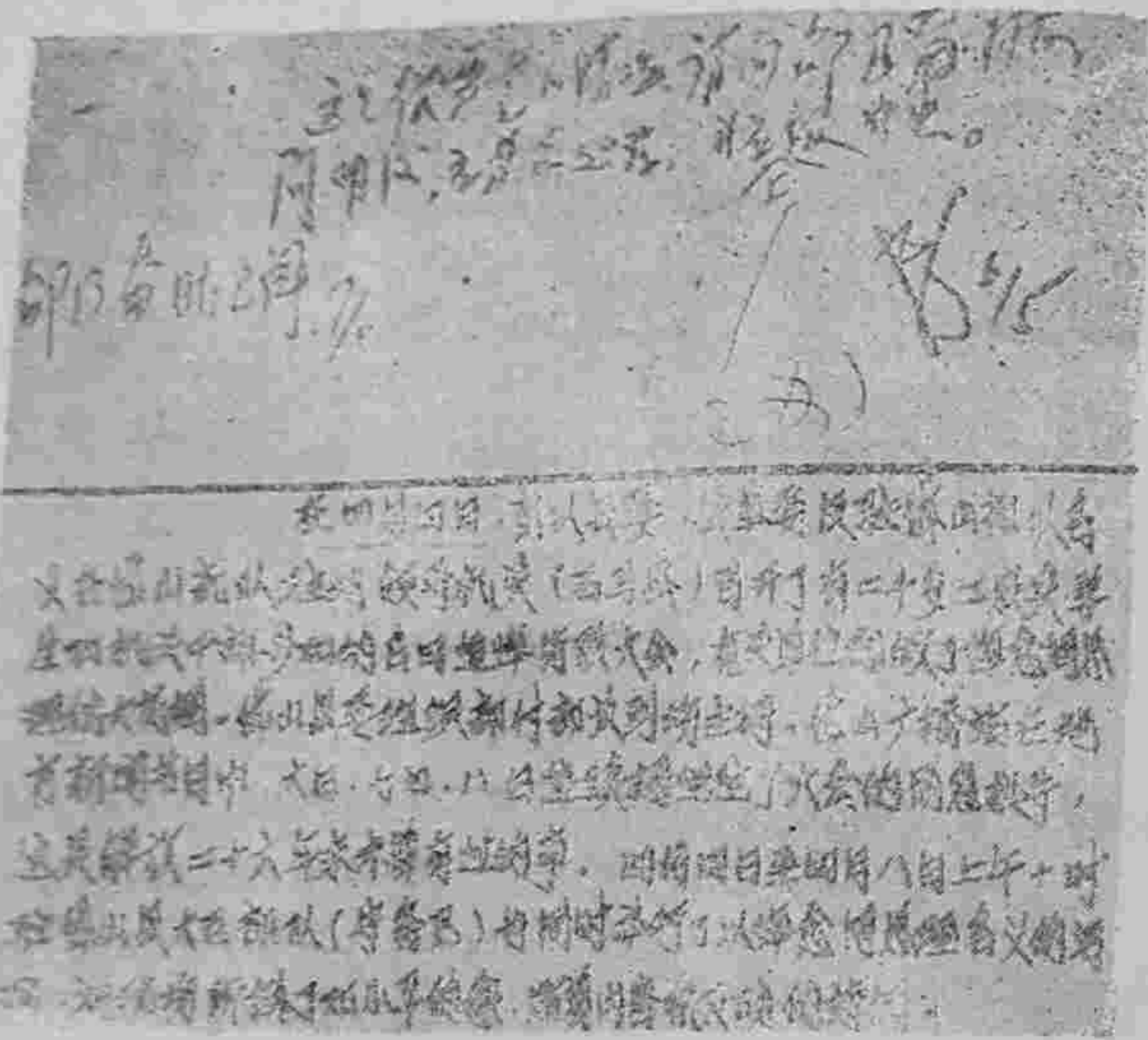
后台在何方，后台是何人？

- △ 通过文声——阎——了解谭(启龙)，
 - 通过杨斌——摸陈(伟达)，
 - 通过——到吕(剑光)，
 - 通过梁——到唐、到刘
- 神通广大，有的可能是吹牛皮说大话，古(蛊)惑人心，幸灾乐祸，自欺欺人。只要后台还在台上，委屈一下，也有希望。

3. 赖可可妄图把铁瑛同志打成“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赖可可把捏造的所谓“岱山清明节事件”的材料，报给了“四人帮”。经省公安局查明纯系造谣，但他还派金树鼎去舟山专找邵乃奋作秘密调查，妄图把铁瑛同志打成“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赖可可签批的诬告信(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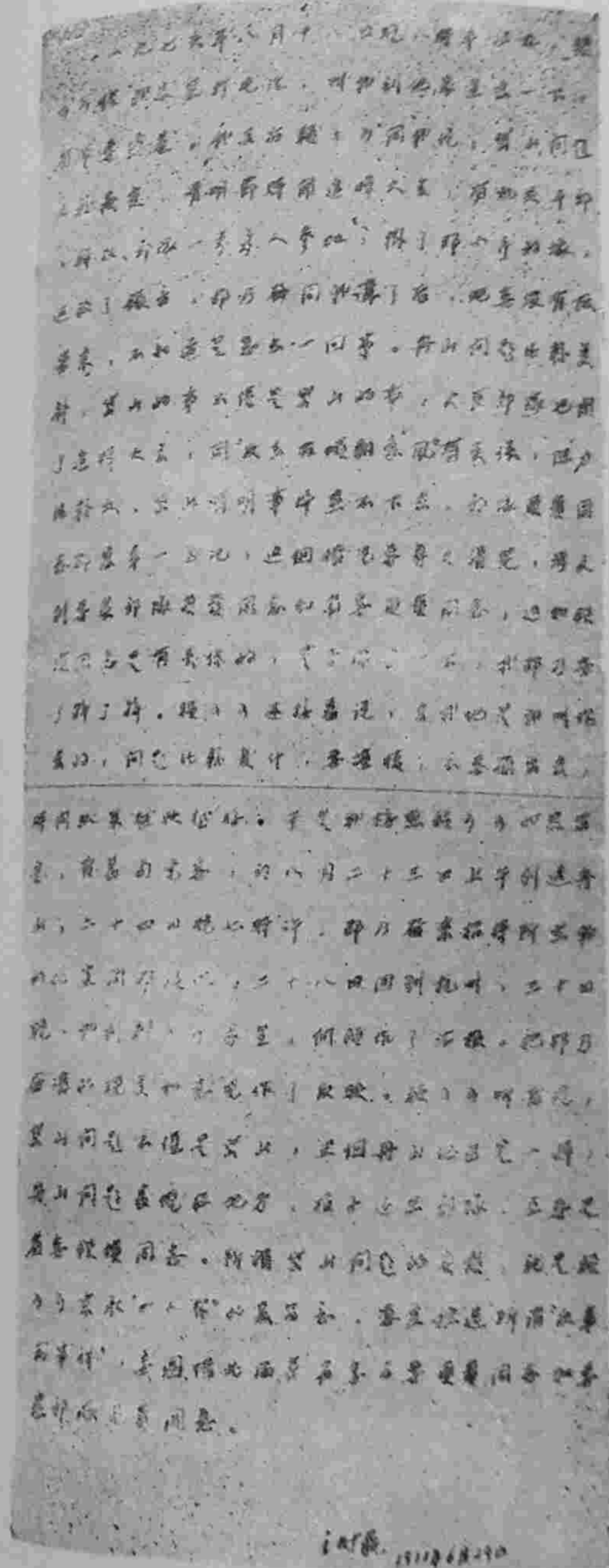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这是很严重的情况，请向邵乃奋同志问明后，应严肃处理，并应上报中央。

赖 6/5

在四月四日，竟以县委、县革委会及驻岱山部队名义在岱山部队驻地领导机关（石马岙）召开了有二千多工农兵、学生和机关干部参加的名曰追悼先烈大会，有关单位都作了悼念周总理的大花圈。岱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到场主持。岱山广播站在地方新闻节目中，六日、七日、八日连续播送这个大会的消息报导，这是解放二十六年来未曾有过的事。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上午十时驻岱山县大巨部队（守备区）也同时举行了以悼念周总理名义的活动。活动场所挂了邓小平的像，贴着内容很反动的诗词。

金树鼎的揭发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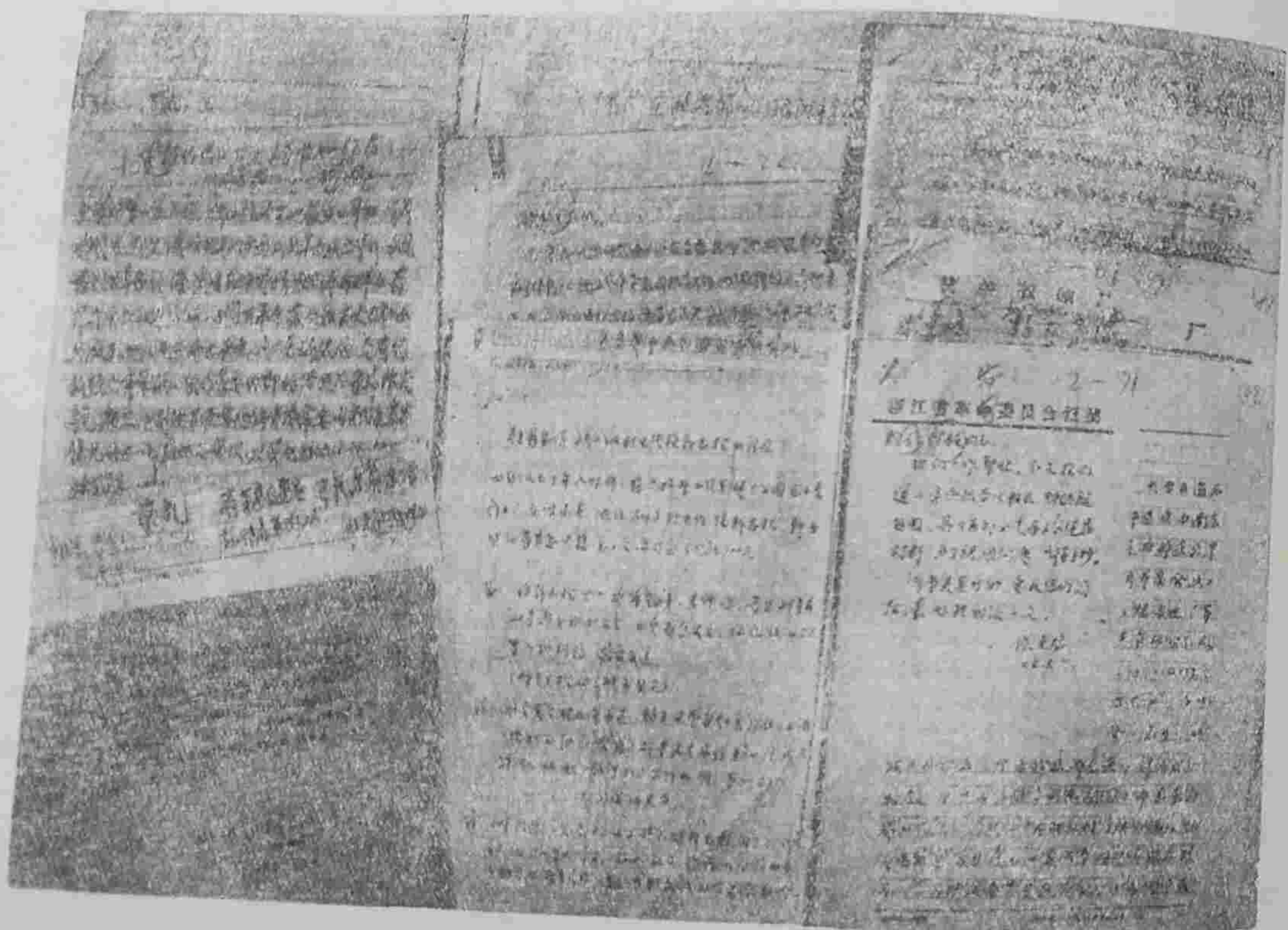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晚八时半左右，赖可可给我家里打电话，叫我到他家里去一下，有事要商量。我去后赖可可同我说：岱山问题比较严重，清明节时开追悼大会，有机关干部、群众、部队一万多人参加，挂了邓小平的像，还放了录音。邵乃奋同我讲了后，地委没有报告来，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舟山问题比较复杂。岱山的事不仅是岱山的事，大巨部队也开了追悼大会，同“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关系，阻力比较大，岱山清明事件查不下去，部队负责同志都兼第一书记，这个情况要弄清楚，涉及到要塞部队负责同志和省委负责同志，这和铁瑛同志是有关系的，是否你去一下，找邵乃奋了解一下。赖可可还接着说，去找他是我叫你去的，问题比较复杂，要谨慎，不要插出去，时间抓紧越快越好。于是我按照赖可可的黑旨意，背着局党委，于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到达舟山，二十四日晚七时许，邵乃奋来招待所。在我的住室同邵谈话。二十八日回到杭州，三十日晚，我到赖可可家里，向赖作了汇报，把邵乃奋讲的观点和意见作了反映。赖可可听后说，岱山问题不仅是岱山，整个舟山地区是一样，舟山问题表现在地方，根子还在部队，主要是省委铁瑛同志。所谓岱山问题的实质，就是赖可可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凭空捏造所谓“反革命事件”，妄图借此陷害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要塞部队负责同志。

金树鼎

1977年6月29日

4. 赖可可处查获的帮派体系采取私拆信件、偷听电话、秘密盯梢等特务手段，收集的部分黑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在追查谣言制造者和所谓“四四”事件指挥者、幕后策划者的问题时，罗毅说要彻底查清幕后，后边有老家伙，老狐狸，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赖可可说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是书记是常委，都要彻底搞清楚，否则后患无穷。

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六月五日，我们四次正（整）理了有关△△△交待中涉及到谭启龙同志的材料给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六月三日，我们两次正理了有关江华同志的材料给赖可可、罗毅。

一九七六年五月下旬，我们又正理了有关陈作霖同志“步行

一九七六年在追查谣言制造者和所谓“四四”事件指挥者、幕后策划者的问题时，罗毅说要彻底查清幕后，后边有老家伙，老狐狸，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赖可可说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是书记是常委，都要彻底搞清楚，否则后患无穷。

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六月五日，我们四次正（整）理了有关△△△交待中涉及到谭启龙同志的材料给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六月三日，我们两次正理了有关江华同志的材料给赖可可、罗毅。

一九七六年五月下旬，我们正理了有关陈作霖同志“步行去机关浴室看温州来的一些人”的材料。怀疑陈作霖同志和温州来杭搞串连活动的人有联系。送给了赖可可、罗毅。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晚上，在杭州饭店，我们向罗毅汇报，罗毅提出要注意杨彬问题的发展，杨后边有人，有老家伙，有走资派，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指的是陈伟达同志，对我们查幕后又是一个推动和督促。

杨卓群 一九七八·七·十。

去机关浴室看温州来的一些人”的材料。怀疑陈作霖同志和温州来杭搞串连活动的人有联系。送给了赖可可、罗毅。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晚上，在杭州饭店，我们向罗毅汇报，罗毅提出要注意杨彬问题的发展，杨后边有人，有老家伙，有走资派，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指的是陈伟达同志，对我们查幕后又是一个推动和督促。

杨卓群

一九七八·七·十。

(三) 赖可可伙同祝家耀利用“追谣”，
诬陷一批中央负责同志

赖可可伙同“四人邦”党羽祝家耀，假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按照“四人邦”的反革命意图，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赴京参加总理追悼会的省委负责同志作为“幕后策划者”进行追查，妄图在浙江找到后台，“再往上追”，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

1. 曹金榜的揭发

抄发以党羽祝家耀，利用追悼会，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同志，在追悼会上散布“总理遗言”谣言，省委负责同志，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同志。
五月九日和祝家耀乘飞机去杭州，在飞机上，祝家耀说：“浙江省委能抓工作的就是赖可可同志，这个老同志很好”。
五月九日和五月廿五日，祝家耀两次去杭州，每次都和赖可可、罗毅都有单独接触，他们是有阴谋诡计的，例如罗毅在五月十日晚在祝家耀房间里单独密谈很久。
我列席了几次省委五人小组会议，赖可可在几次会议上讲话都是有阴谋的，五月十三日赖可可讲：“遗言不是△△△、△△△想出来的，要看到他们的背景情况，要扩大视野，看到多方面的情况，线索要展开，要发展”。
五月十五日晚上，我和省公安局的金树鼎找赖、罗汇报案子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有的省委领导同志的子女和谣言的起草者有联系时，赖可可讲：“这可能是去北京参加追悼会的人有议论，有散布”。还讲：“这些线索很重要，路子对”。
五月廿一日，五人小组会议上赖讲：“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有些和这个案子有联系，有些是他们的子女，不是地主资本家”。
五月廿五日祝家耀第二次去杭州，在杭州饭店会议室同赖可可、罗毅讲：“远新同志讲：当前追谣有个问题，追到有地位的人就不追了，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理解，邓△△是谣言公司总经理。”赖可可讲：“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很正确，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要以此作为破案的指导思想”。
以上清楚地表明，四人邦党羽祝家耀、赖可可是秉承四人邦的黑旨意，借追谣工作之机，把矛头指向省委领导同志，和四人邦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遥相呼应。

五月九日和祝家耀乘飞机去杭州，在飞机上，祝家耀说：“浙江省委能抓工作的就是赖可可同志，这个老同志很好”。
五月九日和五月廿五日，祝家耀两次去杭州，每次都和赖可可、罗毅都有单独接触，他们是有阴谋诡计的，例如罗毅在五月十日晚在祝家耀房间里单独密谈很久。
我列席了几次省委五人小组会议，赖可可在几次会议上讲话都是有阴谋的，五月十三日赖可可讲：“遗言不是△△△、△△△想出来的，要看到他们的背景情况，要扩大视野，看到多方面的情况，线索要展开，要发展”。
五月十五日晚上，我和省公安局的金树鼎找赖、罗汇报案子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有的省委领导同志的子女和谣言的起草者有联系时，赖可可讲：“这可能是去北京参加追悼会的人有议论，有散布”。还讲：“这些线索很重要，路子对”。
五月廿一日，五人小组会议上赖讲：“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有些和这个案子有联系，有些是他们的子女，不是地主资本家”。
五月廿五日祝家耀第二次去杭州，在杭州饭店会议室同赖可可、罗毅讲：“远新同志讲：当前追谣有个问题，追到有地位的人就不追了，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理解，邓△△是谣言公司总经理。”赖可可讲：“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很正确，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要以此作为破案的指导思想”。
以上清楚地表明，四人邦党羽祝家耀、赖可可是秉承四人邦的黑旨意，借追谣工作之机，把矛头指向省委领导同志，和四人邦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遥相呼应。

揭发四人邦党羽祝家耀、赖可可利用追谣工作，
把矛头指向省委领导同志的罪行

去年我参加追查所谓“总理遗言”谣言的专案工作，祝家耀和赖可可秉承四人邦的黑旨意，插手这个专案，把矛头指向省委领导同志。五月九日和祝家耀乘飞机去杭州，在飞机上，祝家耀说：“浙江右倾翻案风严重，……现在浙江省委能抓工作的就是赖可可同志，这个老同志很好”。

五月九日和五月廿五日，祝家耀两次去杭州，每次都和赖可可、罗毅都有单独接触，他们是有阴谋诡计的，例如罗毅在五月十日晚在祝家耀房间里单独密谈很久。

我列席了几次省委五人小组会议，赖可可在几次会议上讲话都是有阴谋的，五月十三日赖可可讲：“遗言不是△△△、△△△想出来的，要看到他们的背景情况，要扩大视野，看到多方面的情况，线索要展开，要发展”。

五月十五日晚上，我和省公安局的金树鼎找赖、罗汇报案子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有的省委领导同志的子女和谣言的起草者有联系时，赖可可讲：“这可能是去北京参加追悼会的人有议论，有散布”。还讲：“这些线索很重要，路子对”。

五月廿一日，五人小组会议上赖讲：“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有些和这个案子有联系，有些是他们的子女，不是地主资本家”。

五月廿五日祝家耀第二次去杭州，在杭州饭店会议室同赖可可、罗毅讲：“远新同志讲：当前追谣有个问题，追到有地位的人就不追了，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理解，邓△△是谣言公司总经理。”赖可可讲：“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很正确，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要以此作为破案的指导思想”。

以上清楚地表明，四人邦党羽祝家耀、赖可可是秉承四人邦的黑旨意，借追谣工作之机，把矛头指向省委领导同志，和四人邦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遥相呼应。

公安部政治部 曹金榜 一九七七·十一·十一日

2. 金树鼎的揭发交代

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赖可可和罗毅在省委五人小组会上讲，“口传六条遗言”（实际上有的已在报纸上公布的内容），要查查清楚。五月二十四日下午，赖可可和罗毅叫我去西冷二号小楼会议室，我去后同赖可可、罗毅说：祝家耀明天下午到杭州，“遗言”案件情况我们准备汇报，“口传六条遗言”查的情况是叫孙执中同杨彬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不清楚，看怎么办？赖可可说：孙执中已找杨彬谈了，杨彬是听吴仁源讲的。罗毅也是这样讲的，罗还说：陈伟达同志去北京参加追悼大会，这就和参加追悼大会联系起来。赖可可说：这就清楚了，可以同他们（指谭启龙、陈伟达、蒋宝娣同志）在周总理逝世后去北京参加追悼会联系起来，六条口传遗言是他们带回来的，这件事很重要，祝家耀来肯定要问这件事。五月二十六日晚九时半左右，在杭州饭店祝家耀的住室，祝家耀说：口传六条遗言只在浙江听到，其他地方没有，这件事很重要，涉及到省委领导同志，要把这个事查的情况搞个材料。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从省局机要组拿到这个材料，这是当时赖可可、罗毅统一布置各单位都要追查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省委办公室保卫组给省公安局写的报告，与“所谓总理遗言”案根本无关，完全是两回事。下午参加省委五人小组会，散会后我个别同赖可可说，祝家耀要的那个口传六条遗言材料，我已拿到了，明天我去北京开会带去给祝家耀，你还有什么指示，赖可可说：祝家耀要的材料给他带去。我于去年五月三十日到北京后，在六月二、三日傍晚，丁兆甲来前门饭店四楼在我的住室，我把口传六条遗言材料交给丁兆甲转祝家耀，到去年七月十八日向赖可可、罗毅汇报时，我对赖可可说，口传六条遗言材料带到北京后，通过丁兆甲转交给祝家耀，会议结束后又退还给我带回来了。赖可可说：那个口传六条遗言材料送给祝家耀，他会处理的，材料要放好。祝家耀和赖可可、罗毅利用追查遗言，把矛头直接指向省委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我参加了阴谋活动，犯了严重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赖可可和罗毅在省委五人小组会上讲，“口传六条遗言”（实际上有的已在报纸上公布的内容），要查查清楚。五月二十四日下午，赖可可和罗毅叫我去西冷二号小楼会议室，我去后同赖可可、罗毅说：祝家耀明天下午到杭州，“遗言”案件情况我们准备汇报，“口传六条遗言”查的情况是叫孙执中同杨彬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不清楚，看怎么办？赖可可说：孙执中已找杨彬谈了，杨彬是听吴仁源讲的。罗毅也是这样讲的，罗还说：陈伟达同志去北京参加追悼大会，这就和参加追悼大会联系起来。赖可可说：这就清楚了，可以同他们（指谭启龙、陈伟达、蒋宝娣同志）在周总理逝世后去北京参加追悼会联系起来，六条口传遗言是他们带回来的，这件事很重要，祝家耀来肯定要问这件事。五月二十六日晚九时半左右，在杭州饭店祝家耀的住室，祝家耀说：口传六条遗言只在浙江听到，其他地方没有，这件事很重要，涉及到省委领导同志，要把这个事查的情况搞个材料。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从省局机要组拿到这个材料，这是当时赖可可、罗毅统一布置各单位都要追查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省委办公室保卫组给省公安局写的报告，与“所谓总理遗言”案根本无关，完全是两回事。下午参加省委五人小组会，散会后我个别同赖可可说，祝家耀要的那个口传六条遗言材料，我已拿到了，明天我去北京开会带去给祝家耀，你还有什么指示，赖可可说：祝家耀要的材料给他带去。我于去年五月三十日到北京后，在六月二、三日傍晚，丁兆甲来前门饭店四楼在我的住室，我把口传六条遗言材料交给丁兆甲转祝家耀，到去年七月十八日向赖可可、罗毅汇报时，我对赖可可说，口传六条遗言材料带到北京后，通过丁兆甲转交给祝家耀，会议结束后又退还给我带回来了。赖可可说：那个口传六条遗言材料送给祝家耀，他会处理的，材料要放好。祝家耀和赖可可、罗毅利用追查遗言，把矛头直接指向省委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我参加了阴谋活动，犯了严重错误和罪行。

金树鼎 1977年6月29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赖可可和罗毅在省委五人小组会上讲，“口传六条遗言”（实际上有的已在报纸上公布的内容），要查查清楚。五月二十四日下午，赖可可和罗毅叫我去西冷二号小楼会议室，我去后同赖可可、罗毅说：祝家耀明天下午到杭州，“遗言”案件情况我们准备汇报，“口传六条遗言”查的情况是叫孙执中同杨彬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不清楚，看怎么办？赖可可说：孙执中已找杨彬谈了，杨彬是听吴仁源讲的。罗毅也是这样讲的，罗还说：陈伟达同志去北京参加追悼大会，这就和参加追悼大会联系起来。赖可可说：这就清楚了，可以同他们（指谭启龙、陈伟达、蒋宝娣同志）在周总理逝世后去北京参加追悼会联系起来，六条口传遗言是他们带回来的，这件事很重要，祝家耀来肯定要问这件事。五月二十六日晚九时半左右，在杭州饭店祝家耀的住室，祝家耀说：口传六条遗言只在浙江听到，其他地方没有，这件事很重要，涉及到省委领导同志，要把这个事查的情况搞个材料。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从省局机要组拿到这个材料，这是当时赖可可、罗毅统一布置各单位都要追查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省委办公室保卫组给省公安局写的报告，与“所谓总理遗言”案根本无关，完全是两回事。下午参加省委五人小组会，散会后我个别同赖可可说，祝家耀要的那个口传六条遗言材料，我已拿到了，明天我去北京开会带去给祝家耀，你还有什么指示，赖可可说：祝家耀要的材料给他带去。我于去年五月三十日到北京后，在六月二、三日傍晚，丁兆甲来前门饭店四楼在我的住室，我把口传六条遗言材料交给丁兆甲转祝家耀，到去年七月十八日向赖可可、罗毅汇报时，我对赖可可说，口传六条遗言材料带到北京后，通过丁兆甲转交给祝家耀，会议结束后又退还给我带回来了。赖可可说：那个口传六条遗言材料送给祝家耀，他会处理的，材料要放好。祝家耀和赖可可、罗毅利用追查遗言，把矛头直接指向省委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我参加了阴谋活动，犯了严重错误和罪行。

金树鼎 1977年6月29日

3. 祝家耀的交代

去年追查“谣言”，第一次去杭州。第一次去之前，就是一九七六年五月八号晚上，我打电话给廖祖康说，我明天要到杭州去“追谣”，请你问一下洪文同志有什么“指示”？过了一会，廖祖康打电话给我说，我问了，他（指王洪文）说没有什么事，叫你去后找赖可可商量就行了，现在省委是他主持工作。我说，罗毅怎么样？是否可以找他？廖说，罗毅当然也可以，你去找他们两个商量就行了。我就马上叫曹金榜打电话给浙江省公安局，告诉他们我明天去，要他们报告赖可可、罗毅，我去后就要找他们商量的。

去年追查“谣言”，第一次去杭州。第一次去之前，就是一九七六年五月八号晚上，我打电话给廖祖康说，我明天要到杭州去“追谣”，请你问一下洪文同志有什么“指示”？过了一会，廖祖康打电话给我说，我问了，他（指王洪文）说没有什么事，叫你去后找赖可可商量就行了，现在省委是他主持工作。我说，罗毅怎么样？是否可以找他？廖说，罗毅当然也可以，你去找他们两个商量就行了。我就马上叫曹金榜打电话给浙江省公安局，告诉他们我明天去，要他们报告赖可可、罗毅，我去后就要找他们商量的。

影印件原文

去年追查“谣言”，我两次去杭州。第一次去之前，就是一九七六年五月八号晚上，我打电话给廖祖康说，我明天要到杭州去“追谣”，请你问一下洪文同志有什么“指示”？过了一会，廖祖康打电话给我说，我问了，他（指王洪文）说没有什么事，叫你去后找赖可可商量就行了，现在省委是他主持工作。我说，罗毅怎么样？是否可以找他？廖说，罗毅当然也可以，你去找他们两个商量就行了。我就马上叫曹金榜打电话给浙江省公安局，告诉他们我明天去，要他们报告赖可可、罗毅，我去后就要找他们商量的。

五月九号，我们到了杭州饭店时，赖可可、罗毅就在四楼走廊接我们，进了会议室，我向赖、罗讲了来意后说，昨天晚上洪文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来后和你们两位商量。我还向他们传了王洪文的黑货，我说，对这样的“谣言”不追查，实际上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并说，“天安门事件”不是“走资派”搞得起来啊！通过这次事件，使我们更认识到“走资派”是主要“敌人”。

五月十号上午，我参加了省委五人小组会议，当会上讲到陈伟达的秘书一月二十号传“遗言”（实际上讲的是报纸上公布的内容）时，赖可可讲，我们这里情况很复杂，主要是省委组织部的班子不得力，他们自己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又讲谭启龙的秘书也传了。赖可可讲，我们省就是三个人到北京去参加总理追悼会的，他们是十八号

回来的，二十号秘书就传出来了，按公安部的通知精神查嘛。我说，什么人都可以查嘛。赖可可讲，我们省的事就是难办啊。十号晚上（或十一号晚上）罗毅和我密谈后，我感到浙江问题“严重”，“谣言”的根子很可能在省委领导，十二号就回北京，先向王洪文作了汇报。二十五号，我第二次到杭州，当天晚上赖可可、罗毅来杭州饭店四楼会议室，我向他们讲了这次来的任务后，还向赖、罗说，春桥同志讲，知道总理病情的范围是很小的，包括政治局和医务人员不超过一百人。春桥同志还批评我们只会追查工人、司机，司机后面有首长嘛。领导同志还说，追查到领导干部就不敢追查了，实际上是对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指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赖可可、罗毅都讲，这个话讲得好，应该这样看。我说，是啊，“谣言”是“邓记谣言公司”造出来的，我们光追查群众怎么行呢。我还说，春桥同志还讲，怎么讲到省委的秘书就没有下文了呢！赖可可讲，我们是明确要他们追查的，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我们一定查清楚。我离开杭州之前还向金树丁（鼎）交待过，两个秘书的问题查了后要把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金树丁（鼎）五月卅日来北京开会，把关于两个秘书传“遗言”的材料带来了，并叫丁兆甲送给了我，我还特意在材料上注明了他们的身份是陈伟达的秘书、谭启龙的秘书，并由我决定出了第四十四期简报，我的反革命目的就是首先在浙江找到“后台”，然后再往上追，矛头是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的。

祝家耀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六、赖可可庇护和依靠反革命分子，推行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赖可可蓄意颠倒社会主义时期敌我关系，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对翁森鹤、杨金林等杀人犯、打砸抢者、反革命分子，则百般庇护，作为依靠力量。

1. 审查翁森鹤专案小组的揭发

翁森鹤是“四人帮”豢养的凶恶走狗、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五年七月，经党中央批准拘留审查。赖可可多次作黑批示，为翁翻案。

去年七月，因为翁森鹤的老婆提出无理要求和长时间拒付翁犯的伙食费，我们把情况报告省委，赖可可可在报告上作了黑批示说：“△△等人如何解决的，应按惯例办，不能什么都叫省委办。”这是赖可可妄图把翁森鹤这个敌我性质的拘留犯改变为办学习班的待遇对待，我们抵制了这个黑批示。

七月十三日，鉴于社会上出现翻中央〔75〕16号文件定的案、为坏人翁森鹤翻案以及攻击纪副总理等严重问题，我们及时把情况报告省委，要求省委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翻案活动。可是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赖可可，看了我们这个报告，只批了“除省市外，公安部门可直接解释。”对于翻案、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没有一点态度。可见，赖可可是完全支持反革命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反中央和为翁森鹤翻案的阴谋活动的。

审查翁森鹤专案小组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2. 绍兴地委审查杨金林专案组的揭发

杨金林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死党陈励耘，大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逼死人命，是绍兴地区的一霸，一九七二年经中央批准隔离审查。后张永生带头闹监，“放虎归山”，受到纪副总理的严厉批评。七六年三月，赖可可派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执中接见杨金林，并多次指示绍兴地委：“告诉杨金林，不要急，要在批邓中起作用，批邓深入了，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参加会议、学习活动，但不要作报告。”在赖可可的包庇和怂恿下，杨金林又充当了绍兴地区帮派势力的核心人物，干尽了坏事。更不能容忍的是，这个罪犯竟然参加绍兴地区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守灵活动。

绍兴地委审查杨金林专案组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3. 南竹泉的交代（节录）

9月10日，在绍兴地委专案组，赖可可叫他的秘书告诉李革修说我病了，叫我的家属写报告要求批准我出去治病。我的家属当然很高兴。我的家属写了报告给核心小组，校核心小组同意我家属的要求报省委批示，赖可（可）就批了。

赖可可把我放出去，我们一家人能得到团聚，我的家属、李闯和我出于儿女情长都感激赖可可。也认为既然出去了，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形势决定了要叫我回隔离室后，因为我们感激赖可可好心好意批准我出去，我们一家人能得到团聚，不愿意为此而连累赖可可，就商定不说赖可可透漏的消息，是我的小女儿问老张同志知道我有病的。叫我的小女儿把这口径也告诉了赖可可的秘书。

南竹泉
1977.4.20日

注：南竹泉是原浙大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因恶毒攻击毛主席，为林彪反党集团鸣冤叫屈，经周总理亲自批准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隔离审查。

影印件原文

（76年7月）9日我出去后，知道了我出去的经过是：赖可可叫他的秘书告诉了李革修说我病了，叫我的家属写报告要求批准我出去治病。我的家属当然很高兴。我的家属写了报告给核心小组，校核心小组同意我家属的要求报省委批示，赖可（可）就批了。

赖可可把我放出去，我们一家人能得到团聚，我的家属、李闯和我出于儿女情长都感激赖可可。也认为既然出去了，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形势决定了要叫我回隔离室后，因为我们感激赖可可好心好意批准我出去，我们一家人能得到团聚，不愿意为此而连累赖可可，就商定不说赖可可透漏的消息，是我的小女儿问老张同志知道我有病的。叫我的小女儿把这口径也告诉了赖可可的秘书。

南竹泉

1977.4.20日

4. 中共台州地委的揭发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〇五矿提前完成年度生产计划，组织职工到地委报喜。途经大田刘，遭到“临纠指”内的一伙坏人的武装袭击，开枪打死五人，重伤三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七五年四月省委批准对杀人凶手任丕春、谢才友依法拘留。十二月，地委上报省委要求逮捕法办肇事的指挥者陶冬春。七六年，“四人邦”假借党的政治运动另搞一套，赖可可、罗毅原地委副书记周凤鸣、隋荣庆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包庇陶、任、谢三犯，竭力为他们翻案，并妄图借此陷害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八月，赖、罗下达黑指示，胡说省委“路线不端正是有责任的”，对三犯“将来是要放的，要在生活上关心一下。”赖说：“做好工作，创造条件，放后处理。”周凤鸣、隋荣庆就指挥帮派体系，为“创造条件”释放三犯大造反革命舆论。周凤鸣炮制了要求省委释放三犯的报告，胡说：“对这件事的处理是路线问题”，“责任是省委领导人”，“不应该向这三个人追究刑事责任”。隋荣庆公开叫嚣：“至今还有三个革命同志关在共产党的班房里，心里感到难过。”扬言要以全家来担保他们。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邦”，他们的罪恶阴谋未能得逞，杀人犯陶冬春、任丕春、谢才友也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中共台州地委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

5. 赖可可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董恒威翻案

省公安局的揭发

现行反革命分子董恒威，借马王堆女尸“故事”的谣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制造“杭州有几百人游行，喊口号，贴标语：‘△△△是右派滚出杭州去’”等政治谣言，破坏中央（75）16号文件的贯彻，于七五年十一月拘留审查。赖可可多次为其开脱罪责，进行翻案。七六年七月五日我们向省委常委汇报要依法逮捕董犯的意见。赖可可百般辩护说：“董恒威讲杭州游行是有的嘛！攻击纪登奎同志，纪是政治局委员，但现在也有人讲嘛！也有贴大字报的嘛！……”。当我们指出董犯主要罪行是借马王堆女尸的“故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赖仍说：“马王堆女尸是一、二千年前的事，借题发挥有什么逻辑性，我看不出来”。我们再次具体地汇报了董犯攻击的内容，并给他看了罪证材料，赖不顾事实说：“没有逻辑性”，“这样的情况很多，如果要捕，捕的人就多了。”他竟利用职权，以浙江省情况复杂，要进行“复查”为借口，不同意逮捕法办。

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赖可可在全省地、市公安局长座谈会上，又为董恒威翻案大造舆论。叫嚣：“嘉兴东风造纸厂董恒威的材料到底实不实？”胡说：“马王堆的那件事，我记得最先是肖山的一个人搞的，不是嘉兴发现的，这件事已经清楚了，那是个传谣的问题”等。邦派体系紧密配合赖可可为董犯翻案，七月十一日煽动了嘉兴县一批人到杭州街头张贴标语、大字报，并在省委大楼五楼静坐，要挟省委释放董恒威。赖可可撇开省、地公安局，以省委名义向他们宣布了责成省、地公安局两个月内“复查”清楚，家属可以看望，拘留期间停发的工资如数发给等意见。致使资产阶级邦派体系反动气焰更为嚣张，大闹各级党委和公安机关，严重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

浙江省公安局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中共嘉兴东风造纸厂委员会的揭发

现行反革命分子董恒威，原系我厂工人，董犯出于其反革命目的，多次制造散布政治谣言，恫吓群众，蛊惑人心，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他紧跟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勾结张、翁、贺，大肆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窃取了厂党委副书记、县“民指”党委第一副书记，策划武斗，搞打砸抢，私造武器，私设监狱，私立公堂，疯狂镇压和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任意拦截公安机关游斗杀人犯的汽车，实行阶级报复。董犯不仅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为广大群众所切齿痛恨的嘉兴一霸，于七五年十一月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七六年“四人帮”另搞一套，赖可可千方百计为董犯翻案。他多次接受厂里邦派人物送去的诬告信，大量收集为董犯翻案的黑材料。三月十八日，厂里邦派人物纠集百余人冲击省委工作会议，通宵围攻地委领导同志时，赖可可私自电告这伙人，准备“接见”，给他们撑腰打气。七、八月间，我厂一伙人强占省委大楼达二十八天之久。赖可可指派专人，授意要“热情、诚恳”地做好“接待”工作，并用高级轿车专门接送，把这伙人奉若贵宾。七月二十日，赖可可盗用省委名义，撇开地、县委和公安机关，向强占省委大楼的人宣布所谓处理董恒威问题的黑指示：（1）在两个月内复查好；（2）由省地公安局负责复查，听取东风纸厂党委意见；（3）保外就医问题按公安局规定手续办理；（4）有病要治疗，家属可以看望，本人工资发给他。妄图逼迫公安机关释放董恒威。在赖可可的唆使下，厂里邦派人物，煽动一伙人擅离生产岗位，多次冲击党的会议，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甚至到看守所周围鸣放鞭炮，呼喊反动口号。使我厂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仅七四至七六年三年间，就损失了相当于现有规模的三个半东风造纸厂。

中共嘉兴东风造纸厂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

6. 赖可可破坏追查反革命传单

省公安局的揭发

反革命传单“三首长讲话”和“转弯子十二条”，都是“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三讲”反革命传单在我省流传后，革命干部、群众立即揭发并报送省委。赖可可不提交省委研究追查，却以个人名义报送给王洪文。三月二十三日，公安部传达华国锋同志批示，并派人协助浙江追查。二十五日，我局立即向省委提出追查部署，但赖可可、罗毅不予批复，后又接连两次报告催办，他们仍没有态度。五月十二日，我局向省委报告，追查工作在金华受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严重干扰破坏，要求采取措施，排除阻力，赖可可只在报告上签了一个“赖”字了事。公安部在《追查反革命谣言简报》中反映了我省追查工作遇到阻力的情况，王洪文作了“专转浙江省委赖可可同志亲阅。如何办，请考虑。注意保密”的黑批示，赖可可、罗毅有恃无恐，竭力破坏追查工作，赖多次指责“公安机关追查到中央（指“四人帮”）、省委头上来了”。罗毅说：“有的人利用这个大做文章，这也要好好查一下”。江山县公安局追查“三讲”遭到资产阶级帮派的围攻，辱骂公安局镇压“造反派”，“公安局长是土匪”等等。对此，公安部来电要省委“严肃处理”，赖、罗置之不理。相反，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某些人写信诬告公安局长却非常重视，赖批“省公安局核实处理”，罗批“要认真查清”，竭力破坏“三讲”的追查工作。

追查“转弯子十二条”线索集中到省文化局杨明，我局报告省委要隔离审查，赖可可作了模棱两可的批语：“如可靠，可采必要措施”，使我们无法执行，后经我们多次报告，才于七月一日勉强批准。杨隔离后，赖可可心怀鬼胎，多次要撇开公安机关派人找杨明谈话。并在一些资产阶级帮派骨干面前说，杨明隔离审查“我不清楚”，煽动他们围攻省文化局的领导，搞什么“营救”翻案活动。经过审查，取得大量罪证后，赖可可仍不同意进行拘留审查。经我们一再据理力争，赖才被迫于九月二十三日批准拘留审查。现在查明，这个反革命传单是杨明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贺贤春等共同策划炮制的。

浙江省公安局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第四部分

赖可可恶毒攻击毛主席、 党中央，为“四人帮”篡夺党和 国家最高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证

赖可可紧跟“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诬陷攻击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他加紧与王洪文勾结，迫不及待地发表反党讲话和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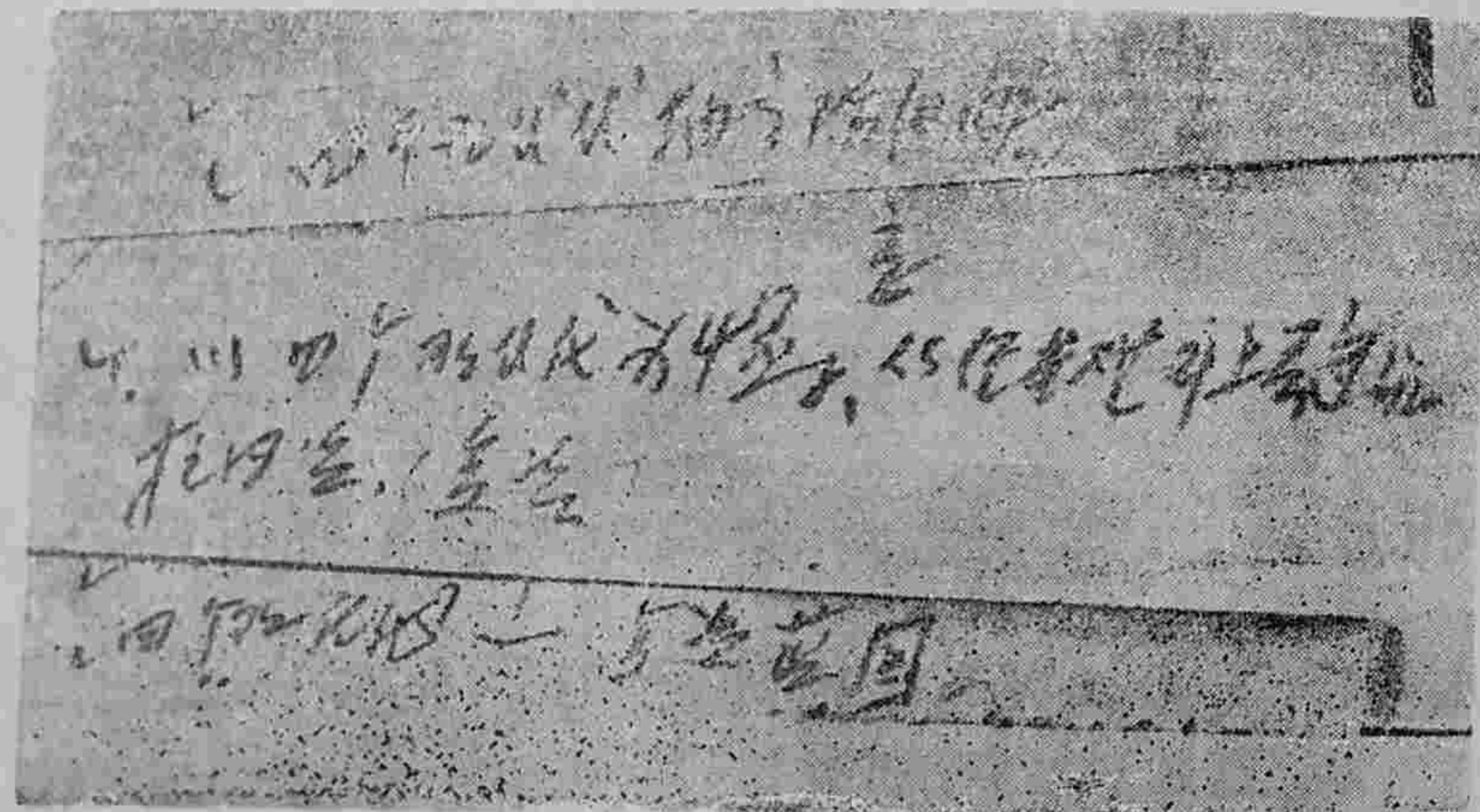
“四人帮”被粉碎后，赖可可仍不死心，公然叫嚷毛主席亲笔写给华主席的三条指示“笔迹不大象”，矛头直指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赖可可疯狂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赖可可歪曲、诋毁毛主席的指示，攻击、诽谤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对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极端不满，疯狂反对。他在各种场合公然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诬为“修正主义谬论”，进行“批判”。

(一) 赖可可攻击毛主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指示

赖可可的手稿(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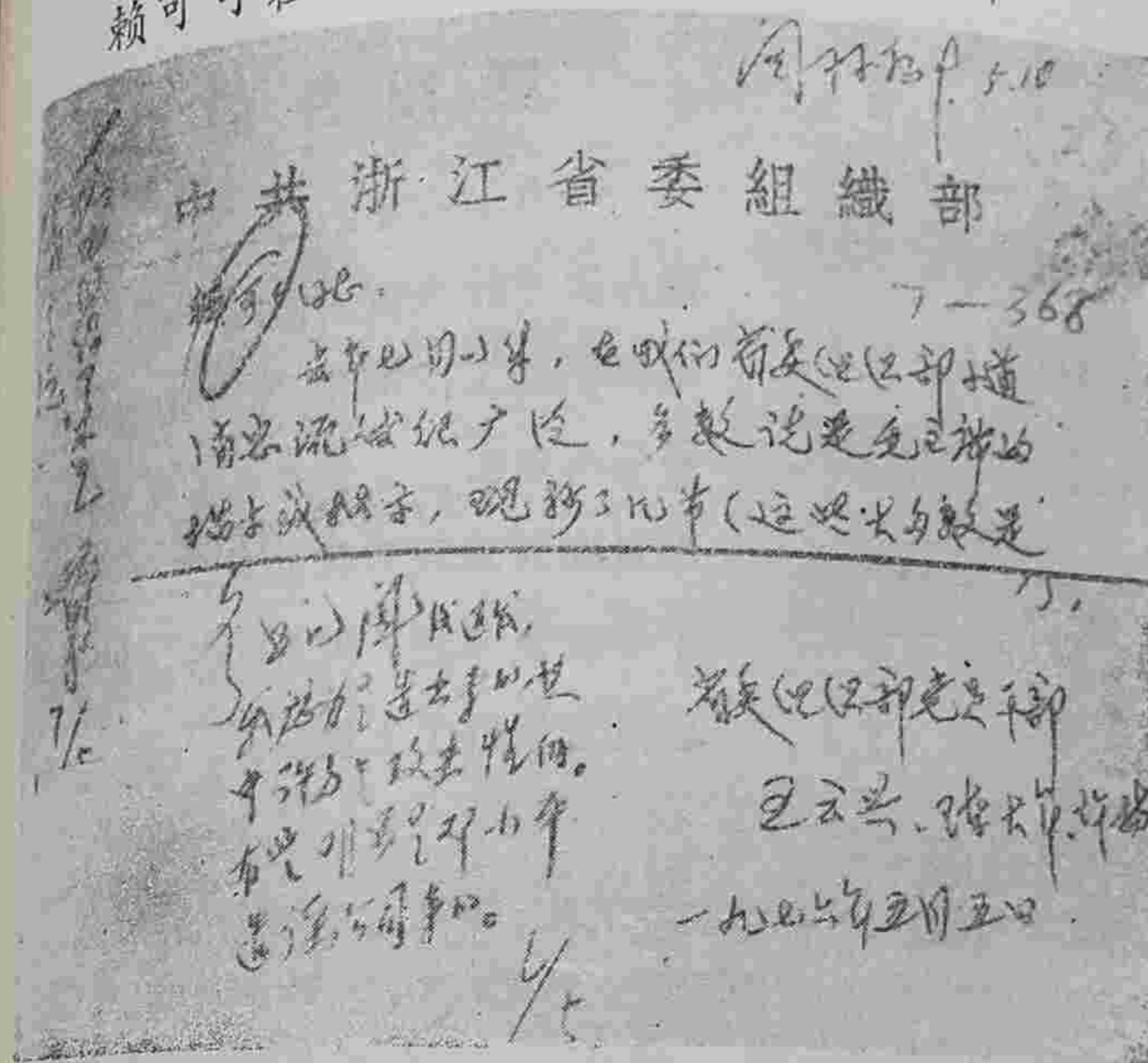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四个现代化抽了阶级内容，
以四个现代化为幌子，妄从经基础到上层建筑拉回资(复资)
“四个现代化”——复资蓝图，

(二) 赖可可蓄意把毛主席的指示作为“反革命谣言”追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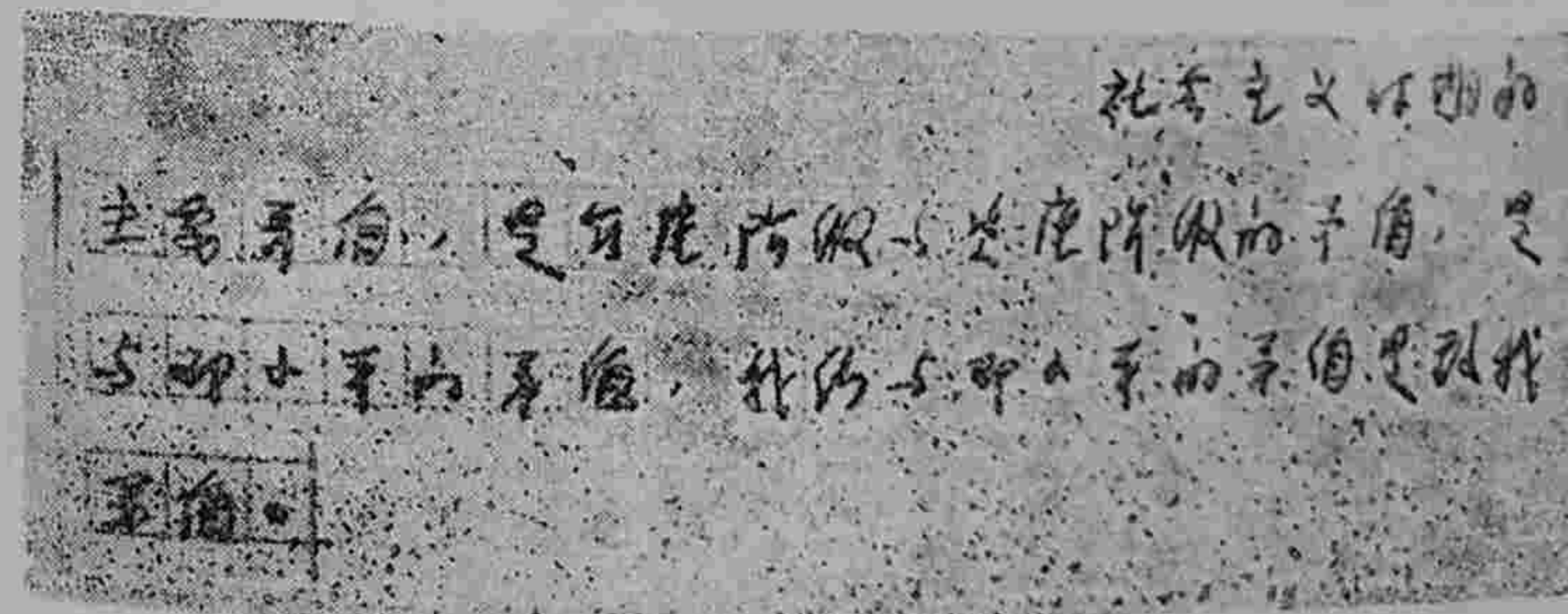
赖可可在一封来信上批语的影印件



这封信收集、整理了干部中传抄的毛主席关于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等指示。赖明知毛主席作过这些指示，却恶毒进行攻击，在信上批写：“我认为这是造出来的，其中许多是攻击性的。有些明显是邓小平造谣公司来的”。当作“反革命谣言”，布置追查。

(三) 赖可可篡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指示，诬蔑攻击邓小平同志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听取温州地委汇报时的讲话(节录)



影印件原文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与邓小平的矛盾，我们与邓小平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四) 赖可可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黑材料，
私自复制送给王洪文

吴连顺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绍兴地委谢吉庚专程来省委向赖可可汇报绍兴地区清查工作情况时，送给赖可可一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政治谣言。赖可可看了要我复印后，把复印件随赖可可的小报告送给了王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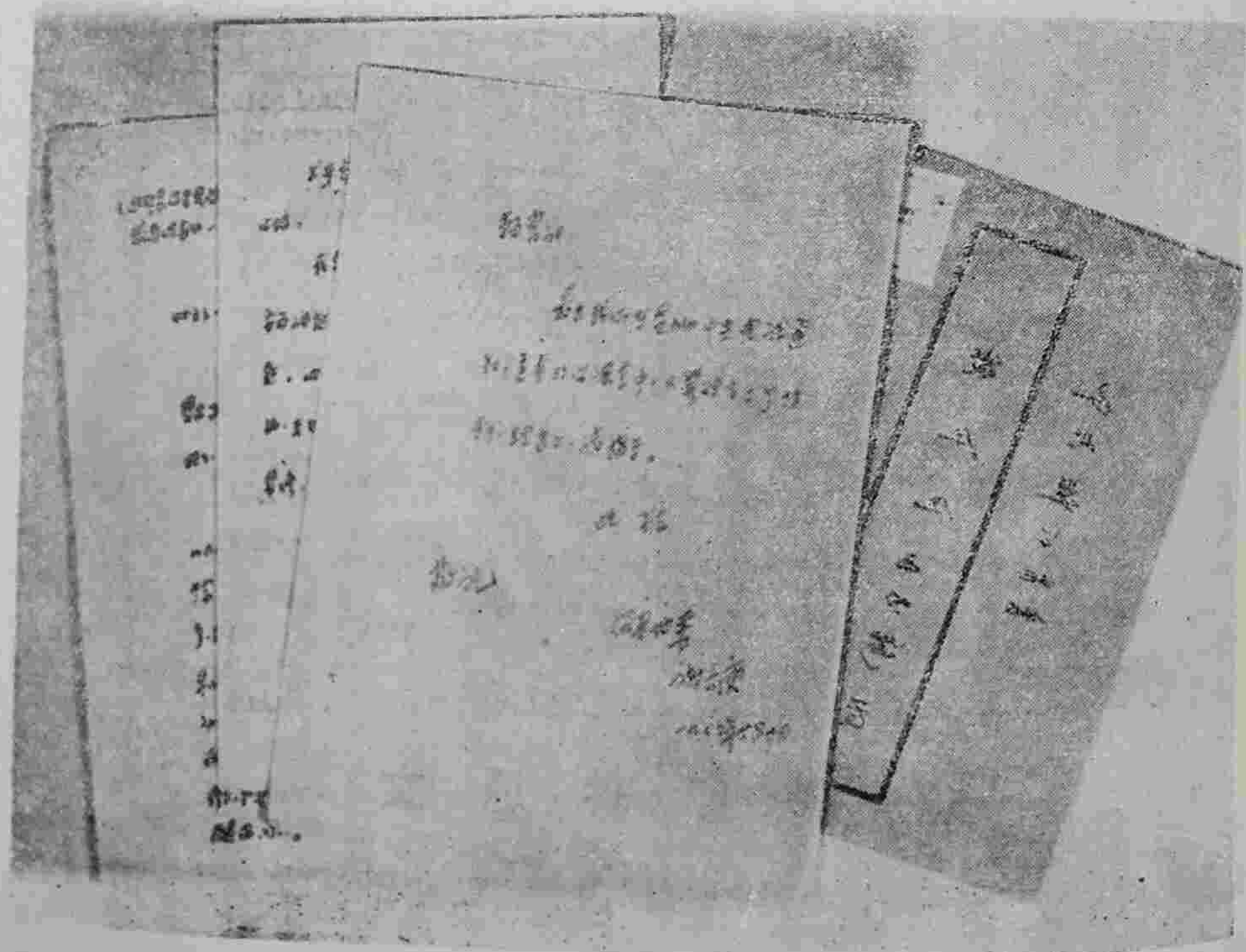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绍兴地委谢吉庚专程来省委向赖可可汇报绍兴地区清查工作情况时，送给赖可可一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政治谣言。赖可可看了要我复印后，把复印件随赖可可的小报告送给了王洪文。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

原绍兴地委副书记谢吉庚送的原件影印件



(五) 赖可可假借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中共吴兴县委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浙江问题下达了十六号文件。县委坚决贯彻十六号文件精神，狠批了资产阶级派性，对“双突”人员进行教育、处理，打击了资本主义倾向，发展了大好形势。八月，毛主席对《水浒》这部小说作了精辟的论述。“四人帮”和赖可可、罗毅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大肆进行诬蔑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的恶毒宣传。县里资产阶级邦派紧紧跟上，大搞串连活动，到处散布“中央肯定有投降派”，“现在投降派镇压浙江造反派”。他们以评论《水浒》为幌子，于十月初策划炮制了《图书阵地》评《水浒》专辑。在这个反动小册子中，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宋江血腥镇压浙江造反派方腊”，等等。影射攻击周总理、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评《水浒》专辑一出笼，就受到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县委负责同志在党员大会上，严肃指出《图书阵地》评《水浒》专辑是“攻击中央〔75〕16号文件，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省、地、县宣传部门对此进行了联合调查，提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广泛发动群众”，“深入批判这本毒草，肃清其流毒”等五条意见，并责令有关部门全数收回。

一九七六年六月，赖可可搜集到评《水浒》专辑这本小册子后，带病一口气看完，立即给浙报一名记者写黑信，诬陷地、县委颠倒黑白。并伙同罗毅要宣传部门采取措施，为反动小册子翻案。在赖可可的煽动下，县里邦派头目赤膊上阵，贴标语，发声明，写大字报，寄恐吓信，围攻揪斗革命领导干部，同时在浙报“内参”上抛出题为“一桩评《水浒》有罪的奇案”等一组黑文。还准备选择评《水浒》专辑中的几篇毒草，加上按语，在《浙江日报》重新抛出来，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用心十分险恶。

中共吴兴县委

一九七七年十月

浙江日报记者
 收：
 六月初七收到你的一封来信和二个册子：一为吴兴县工人俱乐部，评《水浒》专辑，一为嘉兴地区革委会翻印的党课讲话。我因感冒躺在床上，随手把信及二个册子基本看完。评《水浒》专辑，虽写得不那么完整，但却在批投降派宋江。党课讲话中则有不少错误的地方，有些是原则上的错误。处理这二件事，采取了颠倒的做法，实属不当。拟传给罗毅同志看后，要宣传部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家提意见是对的。现特先向你简复
 敬礼
 赖可可
 27/6

浙江日报记者

△△△同志：

六月廿七收到你的一封来信和二个册子：一为吴兴县工人俱乐部，评《水浒》专辑，一为嘉兴地区革委会翻印的党课讲话。我因感冒躺在床上，随手把信及二个册子基本看完。评《水浒》专辑，虽写得不那么完整，但却在批投降派宋江。党课讲话中则有不少错误的地方，有些是原则上的

错误。处理这二件事，采取了颠倒的做法，实属不当。拟传给罗毅同志看后，要宣传部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家提意见是对的。

现特先向你简复

敬礼

赖可可

27/6

图书阵地



评《水浒》专辑

《水浒》中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自幼攻读经史，武艺高强”，投机革命，混上梁山以后，用阴谋手段，坐上梁山泊上的第二把交椅，他阴谋篡权，在晁盖死后，窃取了梁山泊上的最高领导权，就公开地全面地搞修正主义，宋江的投降派是浙江的造反派方腊！
 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脚印里，可以看见现代投降派正在踏着宋江的脚印，当宋江的脚印被粉碎时，“造反有理论”的堡垒，就是投降派，就是搞修正主义。

投降派开路线六次所谓领导者的斗争，好表明他们头心同运，他们不会变的，他们把持的部门里，如何走出这条基本路线，大千世界幻变的。

不管他们有什么外衣，钻进什么党，搞什么什么领导权，搞着什么老领导，搞什么新口号，玩弄什么阴谋，打着什么旗号，搞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同志是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



(六) 赖可可疯狂攻击华主席、叶副主席
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1. 赖可可攻击华国锋同志

赖可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省、市机关干部大会上影射攻击华主席的讲话记录(节录)

邓小平虽然撤职了,但他的人还在,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不会甘心失败的,可能会变换新的手法进行反扑,我们决不能书生气十足,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

绍兴地委书记周效儒同志的揭发

赖可可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召开的全
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省委一九七
六年三月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赖可可窜到绍兴
地区小组,胡说: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
议的浙江代表,被灌了不少邓小平的东西,
有些同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指
江华、林乎加同志)来看过浙江的代表。
这些都应当彻底揭发。

周效儒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影印件原文

赖可可攻击英明领袖
华主席主持召开的全国第一
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省委
一九七六年三月召开的工
作会议上,赖可可窜到我们地
区小组,胡说:参加全国农
业学大寨会议的浙江代表,
被灌了不少邓小平的东西,
有些同志情绪很不正常;
有些人(指江华、林乎加同
志)来看过浙江的代表。这
些都应当彻底揭发。

周效儒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程长松、陈天杰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上午,陈伟达同志向当时正在举行的
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了华国锋同志在全国计划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后,到会许多同志都认为这个讲话
非常重要,要求认真组织讨论。上午传达后,赖就宣布散会。
下午,赖可可表面上说了一句“上午传达的讲话都很重要”,但
马上又说:“下次讨论时要联系浙江实际情况贯彻。”并且很快宣
布会议转入批谭启龙同志的“自我检查”(初稿)。

那次地(市)委书记会议开了半个月,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赖可可、
罗毅用来贩卖“四人帮”的修正主义黑货,而对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却
不组织讨论。由此可见,赖、罗紧跟“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程长松 陈天杰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上午,
陈伟达同志向当时正在举行的
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
了华国锋同志在全国计划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后,
到会许多同志都认为这个讲话
非常重要,要求认真组织讨论。
但赖、罗利用主持省委工作的职

权,公然加以抵制,根本不安排时间讨论。上午传达后,赖就宣布散
会。下午,赖可可表面上说了一句“上午传达的讲话都很重要”,但
马上又说:“下次讨论时要联系浙江实际情况贯彻。”并且很快宣布
会议转入批谭启龙同志的“自我检查”(初稿)。

那次地(市)委书记会议开了半个月,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赖可可、
罗毅用来贩卖“四人帮”的修正主义黑货,而对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却
不组织讨论。由此可见,赖、罗紧跟“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省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程长松 陈天杰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2. 赖可可炮制《地、市委书记会议纪要》，

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陈天杰、程长松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晚，省委常委在讨论《地（市）委书记会议纪要》（草稿）时，常委多数同志认为，草稿中有几句话，即“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是“反党篡权复辟”，是“宋江”，是“投降派”等内容，不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而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不能作为邓小平同志的话去批。这时，罗毅气势汹汹地说：“不管他什么人讲的，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批判？”赖可可则有恃无恐地说：“有些话王×××（指反党分子王洪文）已经批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批呀！”在赖、罗的坚持下，上述内容还是塞进了《纪要》。以后赖可可在他的“九·三〇”反党黑文中，又将上述内容登在报上进行公开批判。

这是赖可可、罗毅紧跟“四人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又一罪责。

省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陈天杰、程长松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晚上，省委常委在讨论《地（市）委书记会议纪要》（草稿）时，常委多数同志认为，草稿中有几句话，即“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是“反党篡权复辟”，是“宋江”，是“投降派”等内容，不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而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不能作为邓小平同志的话去批。这时，罗毅气势汹汹地说：“不管他什么人讲的，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批判？”赖可可则有恃无恐地说：“有些话王×××（指反党分子王洪文）已经批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批呀！”在赖、罗的坚持下，上述内容还是塞进了《纪要》。以后赖可可在他的“九·三〇”反党黑文中，又将上述内容登在报上进行公开批判。

时，罗毅气势汹汹地说：“不管他什么人讲的，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批判？！”赖可可则有恃无恐地说：“有些话王×××（指反党分子王洪文）已经批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批呀！”在赖、罗的坚持下，上述内容还是塞进了《纪要》。以后赖可可在他的“九·三〇”反党黑文中，又将上述内容登在报上进行公开批判。

这是赖可可、罗毅紧跟“四人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又一罪责。

省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陈天杰 程长松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地（市）委书记会议纪要》（节录）

省委曾散布过“放手发动群众，狠批资产阶级派性”、“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等错误口号，把某些有资产阶级派性而在思想上、工作上犯了错误的同志，说成是“反党篡权复辟”，是“宋江”，是“投降派”，等等。

领导班子的调整中，由于受邓小平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和所谓领导班子存在“软、懒、散”，要“全面整顿”，闹派性的干部“统统要调”的影响，有些干部不该调的调了，有的调出后长期挂着不分配工作。在选拔、使用干部中，同样是有错误的。

（七）赖可可扣压揭发“四人帮”攻击周总理、华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掩盖“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吕剑光同志的揭发

今年六月，省农林局张天城、李学白同志揭发了向本局向他的哥哥黄雪元透露的关于王洪文搞阴谋活动的材料，有书局核增森在此情况后，于六月十一日晚上，到杭州饭店十礼堂找赖可可汇报。赖可可当时不知道汇报什么，要谈一起听，我听汇报后，当即向赖可可表示：事关重大，材料应由赖可可保存要速报中央。五月中下旬，公安部一局负责人黄××来杭，我向他报告华国锋同志。六月五日，经增森等人交给赖可可，要他去北京直接向王洪文汇报，我坚持要报告中央。但赖可可却将材料压起来，直到“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向省公安厅查问时，赖可可才于十月十八日将材料交出（也在材料上写了“吕剑光同志查”字样，故表书记的日期，在揭批股局有材料不上报的责任，并表想如他人。

吕剑光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主义”。鲁迅也说，要注意“自己营垒里的蛀虫”。如果我们不警惕，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可能被走资派篡夺去，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受到挫折。

邓小平一类挂着“共产党人”的招牌，实际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走资派，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对本阶级彻底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可以预料，今后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法可以不同，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要牢牢抓住党内走资派这个斗争重点，发动亿万群众，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尽最大可能把可以改悔的教育改造过来，把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以反派性为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血腥地镇压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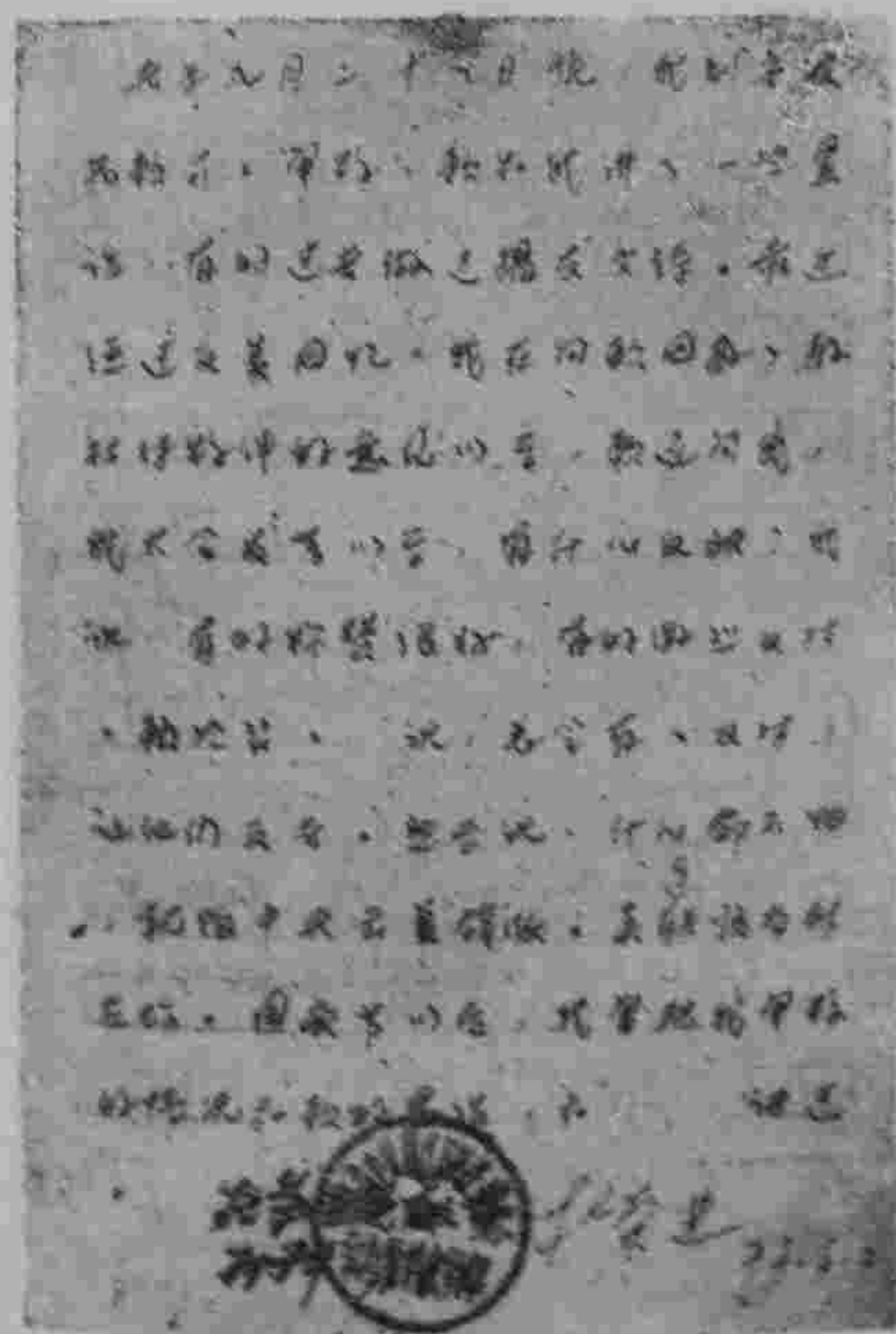
邓小平还鼓吹“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反动的。在邓小平的指使下，浙江在去年八月到十月先后开了几次十万人批派性的大会，搞批派性的所谓群众运动。并把由于省委思想路线不端正而造成的浙江不安定、不团结的责任推给一些干部和群众，给他们加上了“反党、篡权、复辟”，是“宋江”，是“投降派”，“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

辟”等一大堆的帽子，无限上纲，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压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更为严重的是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严肃批评指出，却不加改正。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深刻地总结了近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也未认真接受，使错误继续发展。这是造成工作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什么“软、懒、散”等等。邓小平这些黑指示，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建立的各级领导班子都诬蔑为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他所谓的陷入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当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结合早的和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新老干部。

浙江日报社杜荣进的 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到宁波找赖可可审稿，赖和我讲了一些黑话，有的过去做过揭发交待。最近经过反复回忆，我在向赖回报了报社对稿件的意见以后，赖还问我，我大会发言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有的称赞很好，有的激烈反对。赖冷笑笑，说，总会有人反对，让他们反去。然后说，什么都不怕，就怕中央出复辟派。吴连顺当时在场。国庆节以后，我曾把我审稿的情况和赖的黑话，和△△△讲过。

杜荣进 77.6.2

(三) 赖可可向“四人帮”表示反党到底的决心

赖可可给王洪文的小报告(节录)

王副主席：

各单位的组织一个调查。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开了一个省直机关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批邓大会，由铁瑛同志主持，钱体一个同志以原班批邓邓小平同志的《论总纲》为题，也个发言引起，一切的人的注意，到会的同志。二十九日，铁瑛同志和我分别到嘉兴、绍兴地委看看，上午在家常委学习时，据说，吕剑光同志传达了铁瑛同志二十八日晚上布置要搜集对这次批邓大会的反映。

我的发言中讲了一点去年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对浙江影响，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场激烈的争论已经摆开了，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对前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来一个全盘否定。看来问题很大，阻力不小（主要来自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从这里看出，经过一九七二年和去年下半年两次刮右倾翻案风，确实对组织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困难很多。但我相信，浙江广大党员、群众和干部，一定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反复和曲折，能够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

搞来调查的人，阻力不小。这个发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九月三十日《浙江日报》一版，望抽暇审阅一下，并盼指示。专此报告。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由于我学习不够，水平不高，这个发言一定有许多不当之处，现送上登载我发言全文的九月三十日《浙江日报》一份，望抽暇审阅一下，并盼指示。专此报告。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影印件原文

王副主席：

今天向你反映一个问题。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开了一个省直机关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批邓大会，由铁瑛同志主持，我作了一个联系浙江实际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的发言。这个发言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响，特别是省委常委。二十九日，铁瑛同志和我分别到嘉兴、绍兴地委看看，上午在家常委学习时，据说，吕剑光同志传达了铁瑛同志二十八日晚上布置要搜集对这次批邓大会的反映。

我的发言中讲了一点去年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对浙江影响，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场激烈的争论已经摆开了，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对前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来一个全盘否定。看来问题很大，阻力不小（主要来自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从这里看出，经过一九七二年和去年下半年两次刮右倾翻案风，确实对组织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困难很多。但我相信，浙江广大党员、群众和干部，一定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反复和曲折，能够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

由于我学习不够，水平不高，这个发言一定有许多不当之处，现送上登载我发言全文的九月三十日《浙江日报》一份，望抽暇审阅一下，并盼指示。专此报告。致以

崇高的革命敬礼！

赖可可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三、赖可可攻击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三条指示“笔迹不大象”

省外办主任王黎夫同志的揭发

今年十月十四日上午，赖可可召集我们外办的四位同志和统办两位同志到杭州饭店四楼开会，传达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提纲。在传达到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等三条指示时，赖可可说：“看笔迹不大象”。这是赖可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的恶毒的污蔑、攻击。

王黎夫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

影印件原文

今年十月十四日上午，赖可可召集我们外办四位同志和统办两位同志到杭州饭店四楼开会，传达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提纲。在传达到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等三条指示时，赖可可说：“看笔迹不大象”。这是赖可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的恶毒的污蔑、攻击。

王黎夫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

吴连顺的揭发

去年十月十四日上午，赖可可在杭州饭店四楼中间休息室，向省外事办公室党委的同志和省统战部办公室负责同志传达华主席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赖可可传达华主席说，毛主席当时给我写了“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招急”三条指示时，插话攻击说，有个影印件，我看了，笔迹不太象。这是赖可可对粉碎“四人帮”的猖狂反扑。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影印件原文

去年十月十四日上午，赖可可在杭州饭店四楼中间休息室，向省外事办公室党委的同志和省统战部办公室负责同志传达华主席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赖可可传达到华主席说，毛主席当时给我写了“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招急”三条指示时，插话攻击说，有个影印件，我看了，笔迹不太象。这是赖可可对粉碎“四人帮”的猖狂反扑。

吴连顺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第五部分

赖可可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 顽固坚持反党立场的罪证

赖可可充当“四人帮”的忠实代理人，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祖父是大地主。土改时家庭划为富农成份，他从未向党交代。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他都站在反党集团一边，积极参与高饶联盟的反党活动，卖力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竭力为林彪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赖可可屡犯严重错误和罪行，党和人民都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继续予以信任。但他不思悔改，做假检讨，记黑账，搞翻案。在这次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他对抗运动，拒不认罪，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疯狂反扑。

一、赖可可隐瞒富农家庭

赖可可的家庭，土改时定为富农，其父被清算斗争。赖在《干部履历表》中却填为“中农”，有意隐瞒富农家庭。

一九六四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节录)

姓名	赖可可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10年9月	籍贯	广东省大埔县大埔村	民族	汉
曾用名	赖羽鹏	家庭出身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		祖父时代小地主，土改时中农，祖父早已死亡。							

影印件原文

现名 赖可可
曾用名 赖羽鹏
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 祖父时代小地主，父亲土改时中农，均已死亡。

大埔县枫朗公社一九五二年土改清册(节录)影印件

大埔县第一区枫朗公社枫朗村人口房屋地基农业收入非耕地村中分户清册 (1952)									
户主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成分	房屋	地基	农业收入	非耕地
赖可可	赖可可	男	42	学生	中农				
赖羽鹏	赖羽鹏	男	40	学生	中农				
赖某某	赖某某	男	38	学生	中农				

中共大埔县枫朗公社委员会
的证明材料

影印件原文

关于赖可可家庭情况的证明
赖可可又名赖羽朋，是广东省大埔县枫朗公社上山下大队人。他的祖父赖祖铭，有自耕土地十八亩，出租土地二十亩左右，房屋两座四十二间，耕牛四头，农具齐全，还以放高利贷、买青苗等方式进行剥削，是当地的大地主。其父赖扬友，土改前一九四八年有土地十六亩（其中租入的六亩），另外还出租土地五亩，开豆制品作坊，开小店经营糖、烟、油等杂货，赖扬友也放高利贷、雇短工进行剥削，生活比较富裕。在解放初的反霸、清匪、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中，被群众清算斗争，清算出部分物资和几石稻谷。土改划阶级成份时被定为富农。
赖可可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七五年两次回家探亲。
中共枫朗公社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

关于赖可可家庭情况的证明
赖可可又名赖羽朋，是广东省大埔县枫朗公社上山下大队人。他的祖父赖祖铭，有自耕土地十八亩，出租土地二十亩左右，房屋两座四十二间，耕牛四头，农具齐全，还以放高利贷、买青苗等方式进行剥削，是当地的大地主。其父赖扬友，土改前一九四八年有土地十六亩（其中租入的六亩），另外还出租土地五亩，开豆制品作坊，开小店经营糖、烟、油等杂货，赖扬友也放高利贷、雇短工进行剥削，生活比较富裕。在解放初的反霸、清匪、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中，被群众清算斗争，清算出部分物资和几石稻谷。土改划阶级成份时被定为富农。

赖可可的弟弟赖裕欢同志的
证明材料

影印件原文

我的祖父叫赖祖铭，是我们村里的大地主。据说最多时每年收地租约两万斤稻谷。我的父亲叫赖扬友，大概在一九一七年前后，因兄弟不和睦，祖父单独把他从大家庭里分出来。当时只分给几间房子和几亩地。父亲从事农业和挑柴卖，以后又在村里做豆腐、豆干卖，以及做一些油盐等生意。解放前，一九四八年，我家有房屋十间，黄牛一头，犁耙各一辆，土地约十六亩，其中租入六亩，另外还出租土地约五亩，放一些高利贷和轮流管公堂。一九五二年土改时被评为富农成份。
土改结束时，我把家庭被评为富农成份的情况写信告诉赖可可，土改复查后，我家仍然是富农成份，我又写信告诉了赖可可。
福州铁路分局计划科 赖裕欢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我的祖父叫赖祖铭，是我们村里的大地主。据说最多时每年收地租约两万斤稻谷。我的父亲叫赖扬友，大概在一九一七年前后，因兄弟不和睦，祖父单独把他从大家庭里分出来。当时只分给几间房子和几亩地。父亲从事农业和挑柴卖，以后又在村里做豆腐、豆干卖，以及做一些油盐等生意。解放前，一九四八年，我家有房屋十间，黄牛一头，犁耙各一辆，土地约十六亩，其中租入六亩，另外还出租土地约五亩，放一些高利贷和轮流管公堂。一九五二年土改时被评为富农成份。

土改结束时，我把家庭被评为富农成份的情况写信告诉赖可可，土改复查后，我家仍然是富农成份，我又写信告诉了赖可可。

福州铁路分局计划科 赖裕欢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二、赖可可参加高饶联盟的反党活动

赖可可一九五三年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时，积极参加高饶联盟的反党活动，在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了攻击中央的反党发言，受到撤销分局委员和副书记职务的处分。

中共中央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批语（节录）

中央同意《陈毅同志关于检查向明同志错误和山东分局领导向中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

陈毅同志关于检查向明同志错误

和山东分局领导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向明同志更严重的错误，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精神上积极支持饶漱石，参加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进行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在会议期间，他又策动赖可可同志在会议上“大胆发言”，并布置分局继续收集材料，配合高岗、饶漱石对中央所发动的进攻。赖可可同志根据向明同志的指示，在发言中攻击安子文同志关于“利用冬季农闲季节，集中力量，以整党为中心……”的提法，这实际上是说中央对整党工作的指导有错误。这和高岗指使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节录）

分局副书记赖可可同志，一年多来对向明同志是积极支持的，在一九五三年秋季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更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检讨一般还好，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建议中央和华东局撤销其分局委员和副书记的职务，另行分配适当工作，让他在实际工作中转变。

邓小平同志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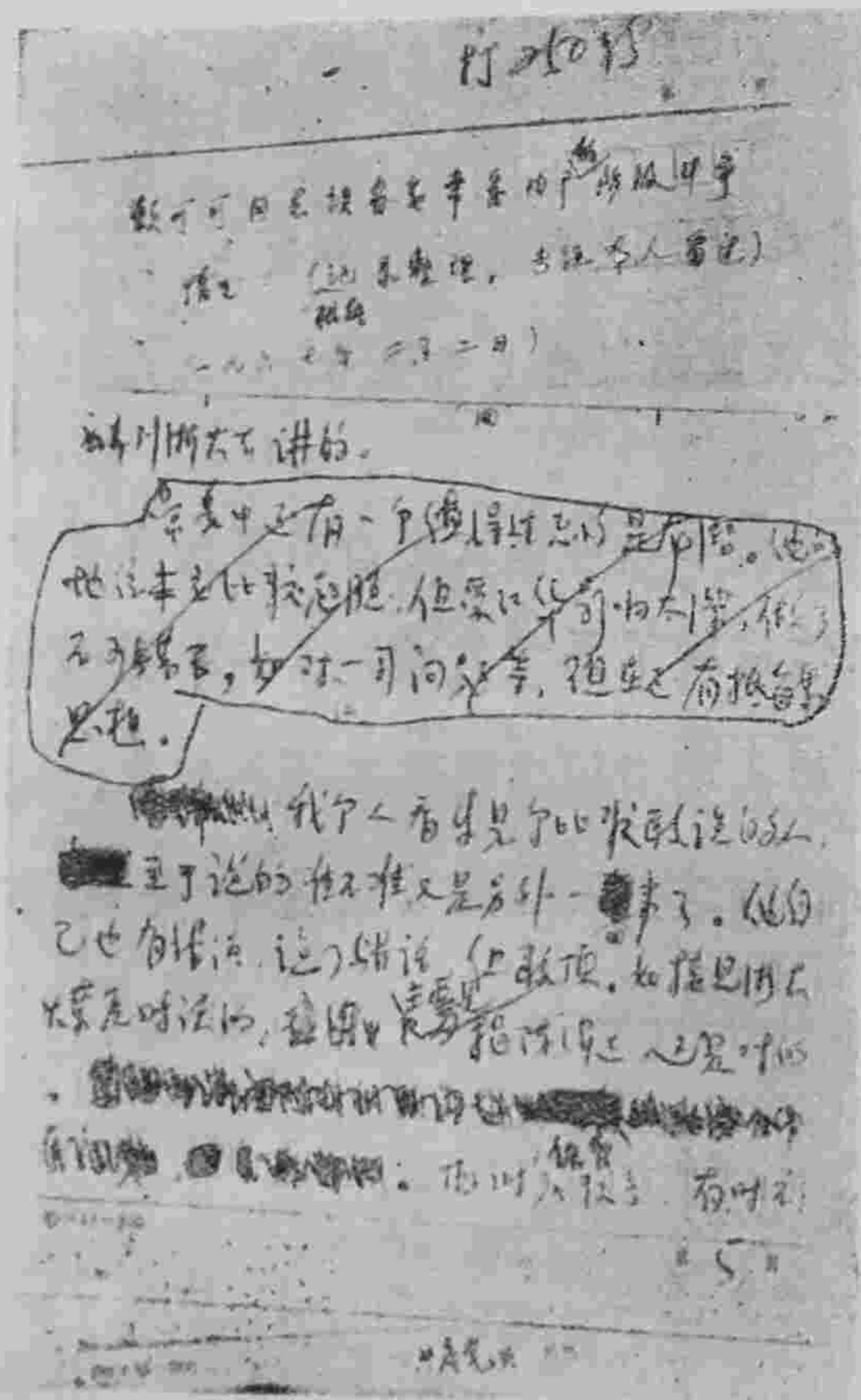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原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在发言中向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原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赖可可同志在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授意下的发言，也在整党问题上向中央攻击。饶漱石因为这些发言起了反对中央的作用，表示极为满意和兴奋。

三、赖可可为林彪反党集团抢班夺权效劳

赖可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搞反党乱军，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深受林彪反党集团的赏识。林彪死党陈励耘以及南萍竭力为他翻历史罪行的案，压制群众对他的批判，把他捧为“革命领导干部”，塞进了省革委会。赖从此感恩戴德，拚命效劳，大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残酷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他控制宣传工具，为林彪反党集团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 赖可可卖身投靠林彪反党集团

1. 赖可可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的“亮相”谈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节录)

常委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
的是龙潜。他的地位本应比较
超脱，但受江华影响太深，做
了不少错事，

注：赖可可在这个谈话
中，点了当时省军区政委龙潜
同志的名，紧密配合林彪、江
青煽动掀“军内一小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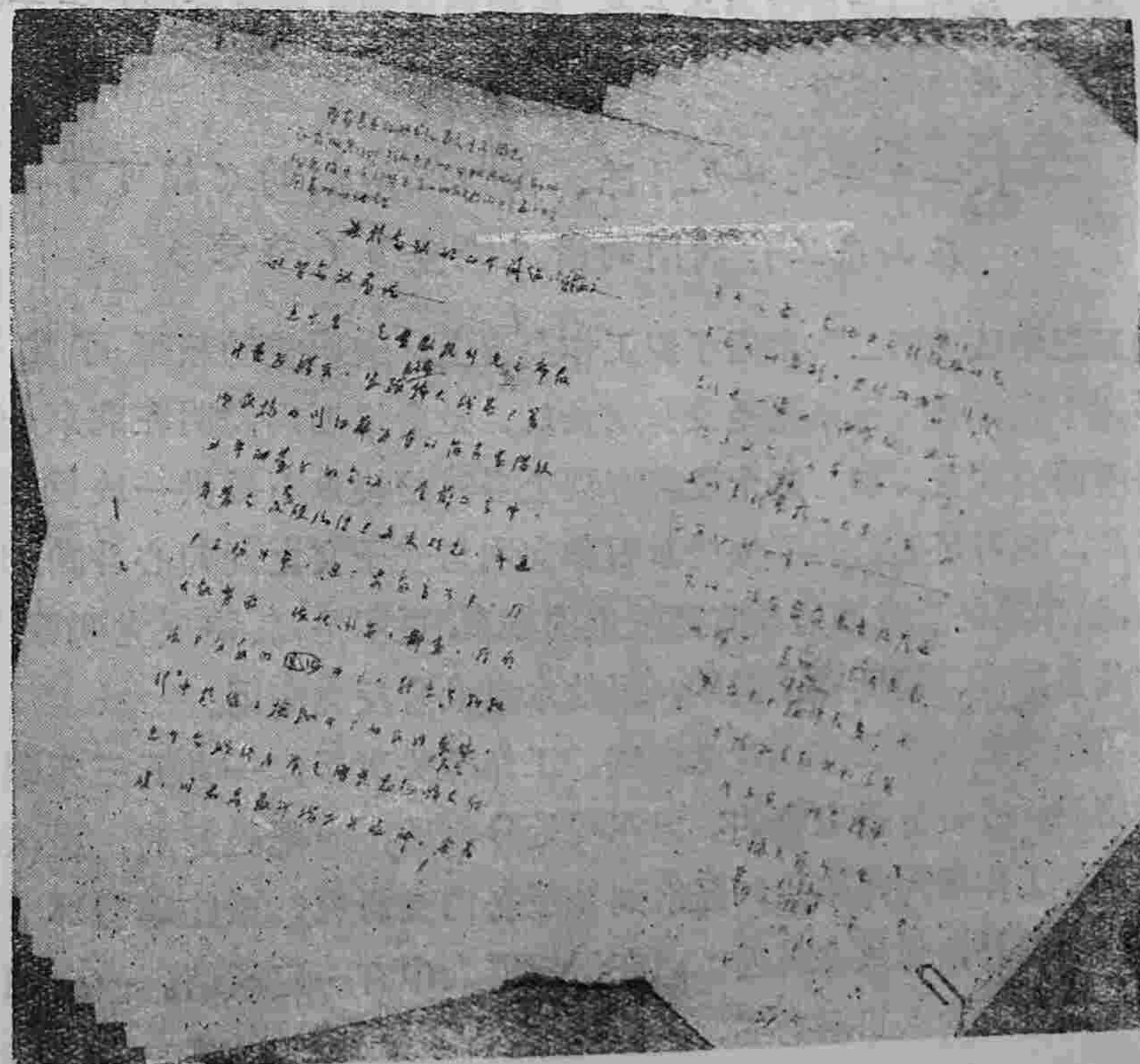
2. 赖可可陷害江华同志

赖可可一九七二年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检查(节录)

南、陈、熊出于篡夺浙江党、政、军大权的野心，……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屏风山开了一个所谓“彻底揭开以江华为首的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会上经过他们精心炮制和策划，抛出了江华“通敌、资敌、养敌”和“按装窃听器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等假材料，欺骗到会同志。……南、陈、熊这样做，完全是有计划、有目的，以假乱真，将假材料变成省、地、县三级干部揭发和证明的材料，以此欺骗中央，对抗毛主席指示，蒙骗群众，达到他们篡权上台的反动目的。

屏风山会议时我刚解放，总想表白自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其实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完全投进了他们的圈套，做了南、陈、熊做不到的事，参与了会议的勤务组，参与动员揭发江华的问题，最后还作了完全错误的归纳和结论。为他们夺权上台搭了阶梯。此后他们更开了多次会，组织专题材料，扩大到社会上去。

赖可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屏风山会议上陷害江华同志的总结发言原件影印件



3. 赖可可打击陷害陈毅、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同志

赖可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签发的《关于召开全省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情况报告》(节录)

掀起这股逆流的黑主帅、黑干将，是一批现行反革命，是刘、邓埋藏下的“又一套班子”，……在浙江影响特别大，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会议的重点。谭震林等一小撮在浙江有特殊活动，对陈毅也有较深影响。

看来这些家伙在某些人中仍有一定市场，需要进一步剥开画皮，深入批判，肃清流毒。

(二) 赖可可可在陈励耘、南萍庇护下混进了省革委会

陈、南炮制调查报告，采取断章取义的恶劣手法，歪曲历史事实，把赖可可可在山东参加高饶联盟的反党活动，说成是“不知内幕”、“没有组织联系”，把他有预谋地在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反党发言，说成是“临时拼凑的发言稿”。而把赖描绘为“对党忠诚”，“为人正派老实，不搞阴谋”的“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组织所谓辩论大会，压制揭批赖可可罪行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而大造舆论，把赖捧上台。

1. 一九六七年九月陈、南组织炮制的《赖可可可在山东工作期间的情况调查》(节录)

一九五三年秋季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向明策动赖可可发了一个言，……这个发言赖可可事先是没有准备的，是会议期间向明在北京一手策划下临时拼凑而成的发言稿。这个发言客观上当时给饶漱石提供一块反安子文的石头。但是，赖可可那时并不知饶漱石和向明与安子文之间勾心斗角的内幕而被利用的，赖和高饶反党联盟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更不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

向明是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但他本身没有反党集团。

赖可可长期在军队工作，对党忠诚，工作埋头苦干，一九五三年跟随向明犯了严重错误，受处分是应该的。但在受处分之后，表现是好的，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工作深入，细致，经常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抓住薄弱环节，对同志诚恳，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在干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赖可可可历史清白，本质好，为人正派老实，不搞阴谋。

2.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陈励耘、南萍关于使用赖可可的报告(节录)

从全面的、历史的来看，赖可可同志历史是清楚的，参加革命近四十年来，表现还是好的，工作积极肯干，在山东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认识较好，能勤恳为党工作，生活简朴，联系群众较好，来浙江后，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基本上还是属于认识问题。该同志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有较好的政治水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觉悟较早，是比较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经与各方面协商，认为可担任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作。

(三) 赖可可指挥武斗，镇压群众

中共丽水地委的揭发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间，赖可可和张永生在林彪死党陈励耘以及南萍、熊应堂的指使下，带领几千人，围攻浙南地区的革命群众。赖可可直接策划和指挥武装进攻大港头，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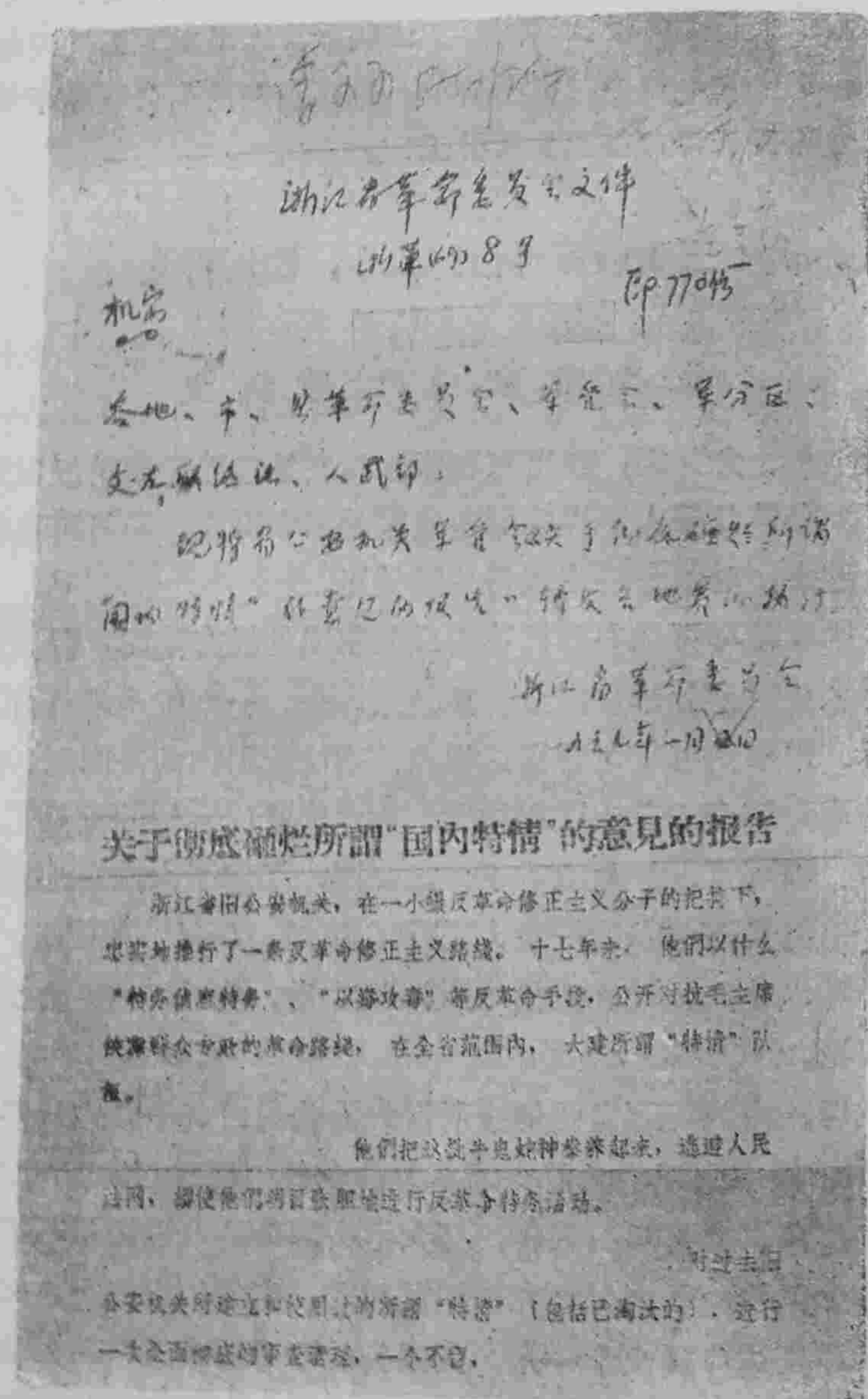
陈、南、熊及赖可可竭力推行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路线，分裂群众，镇压群众，致使丽水县有部分革命群众转移到大港头。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南萍、赖可可、张永生携带电台到达丽水，解决所谓大港头问题。赖可可大肆诬蔑大港头的革命群众“是土匪行为”。南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南萍、赖可可、张永生看了作战地图，了解了大港头的地形、人员等情况。晚上，他们又同丽水的一伙人进行了策划。八月二十四日，赖可可支持起草所谓《呼吁电》，发动各地搞“声讨”活动，为武装解决大港头作了预谋，制造了舆论。

南萍回杭后，由赖可可负责解决所谓大港头问题。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赖可可向南萍、熊应堂诬告大港头的革命群众是“敌对的武装集团”，提出要以武力去解决。南、熊据赖的报告，把大港头革命群众说成是不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土匪”。于九月十九日调动部队，在赖的指挥下，开枪开炮，进行围剿，当场打死革命群众十一人。大港头的革命群众逃跑后，他们还进行追击，把搜捕到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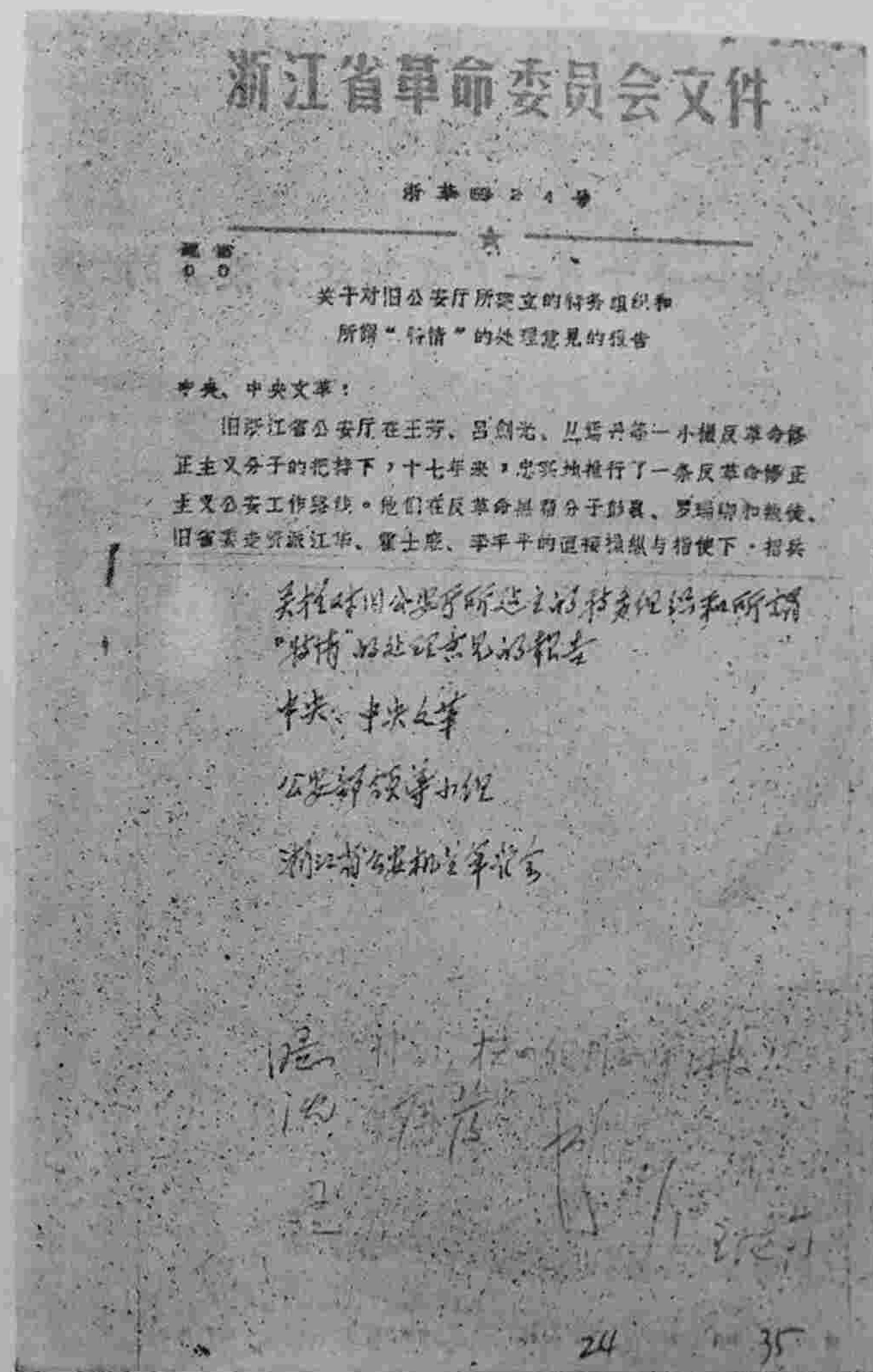
中共丽水地委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四) 赖可可诬蔑我省公安机关是“特情专政”

赖可可签发的《关于彻底砸烂所谓“国内特情”的意见的报告》影印件



赖可可签发的《关于对旧公安厅所建立的特务组织和所谓“特情”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影印件



(五) 赖可可为林彪扬幡招魂

赖可可在听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传达后，公然批准《浙江日报》在庆祝国庆的消息报导中，仍提林×××为副，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破坏中央关于批林运动的部署。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的影印件



四、赖可可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

赖可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自己历次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和罪行，一贯耍弄两面派手法，当形势对他不利时，表面上作点假检讨，蒙混过关，背地里记黑账，一有机会就进行反攻倒算。

(一) 赖可可当面作假检讨，背地里记黑账，搞翻案

赖可可一九五四年八月在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检查发言(节录)

这里也同时交代我的问题，我在组织工作会议中的发言是完全错误的，我重新看了一下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我的发言，这的确给了野心家进行反党活动以石头，是严重危害党的团结的，是一次政治上的极大错误，……在会议上我一直是支持饶漱石的，这不仅表现在发言上，而且表现在情绪上一直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是替饶、向当了炮手，同时饶也直接地向我“暗示点破”过的，如八月财经会议后期我去北京汇报反分散主义斗争及联系整党问题时，他也表示：你们是否有顾虑？……要反对孤立整党，当时我听了认为很好，回来时加以传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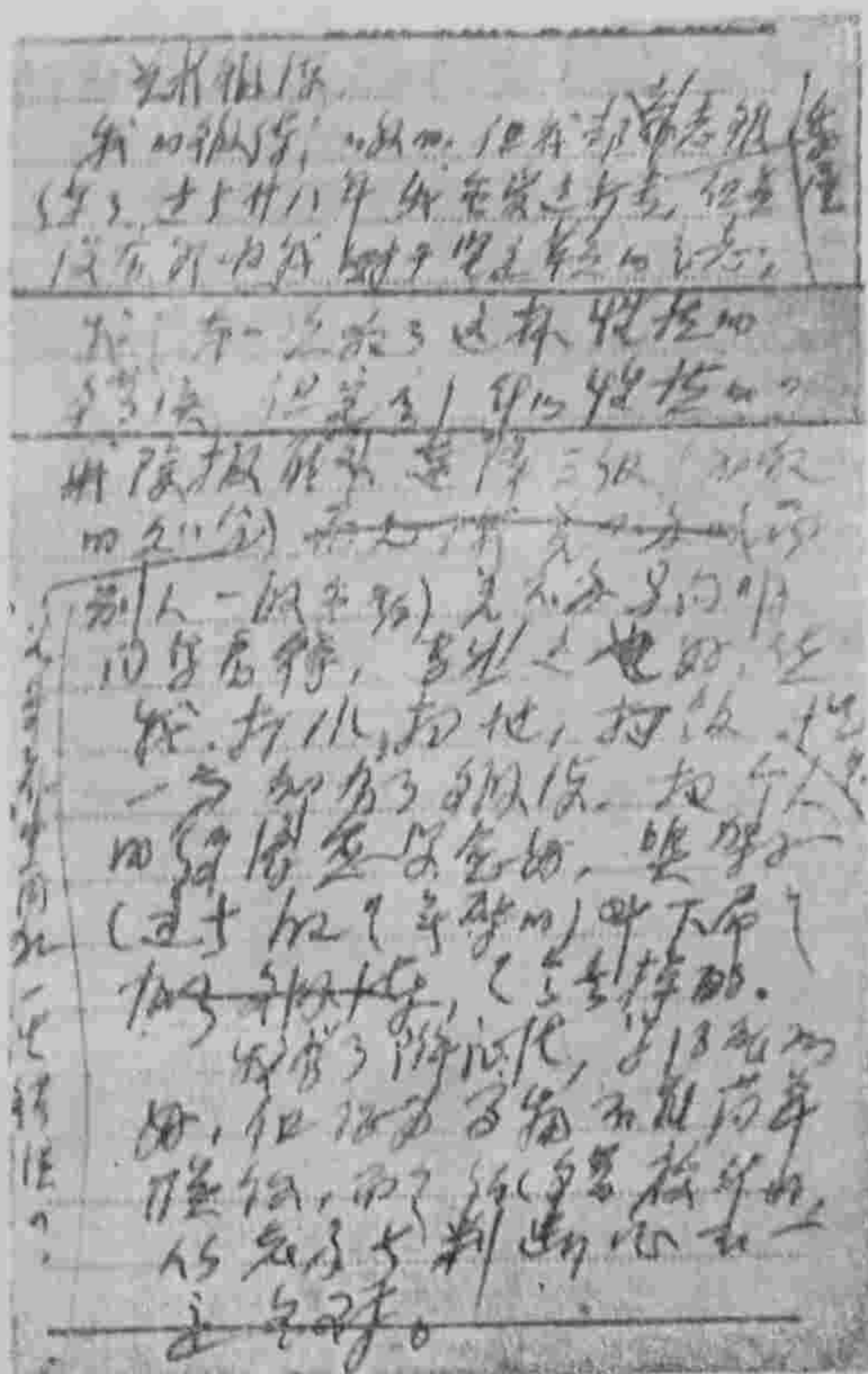
赖可可一九五六年三、四月间写的
《关于锻炼》的笔记(节录)

影印件原文

关于锻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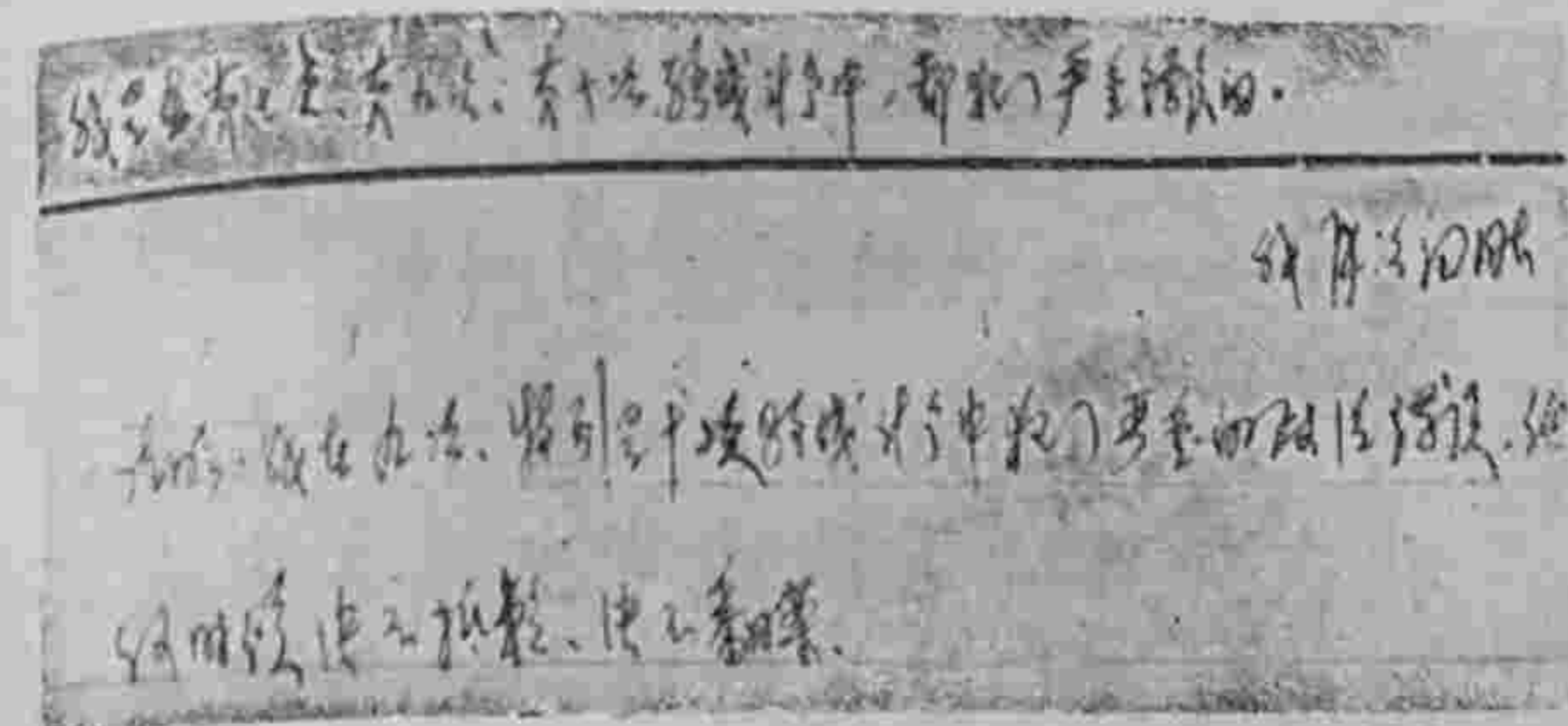
我的锻炼是不够的，但我却立志锻炼了，过去廿八年我虽受过打击委屈，但并没有影响我对于坚定革命的意志。我是第一次犯了这样性质的错误，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我除撤职外，连降三级（初犯的处分，如果工作中再犯一些错误？）（而别人一般未动）差不多与向明同等看待，当然这也好，使我打水、扫地，打饭烧饭，一切都有了锻炼，把个人的经济愈紧愈好，臭架子（过去自己是无架的）到下层是会丢掉的。

我学了辩证法，学得很不好，但认为事物不能简单联系，而是纵横复杂的，从表象去判断问题，不一定全对。



赖可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检查(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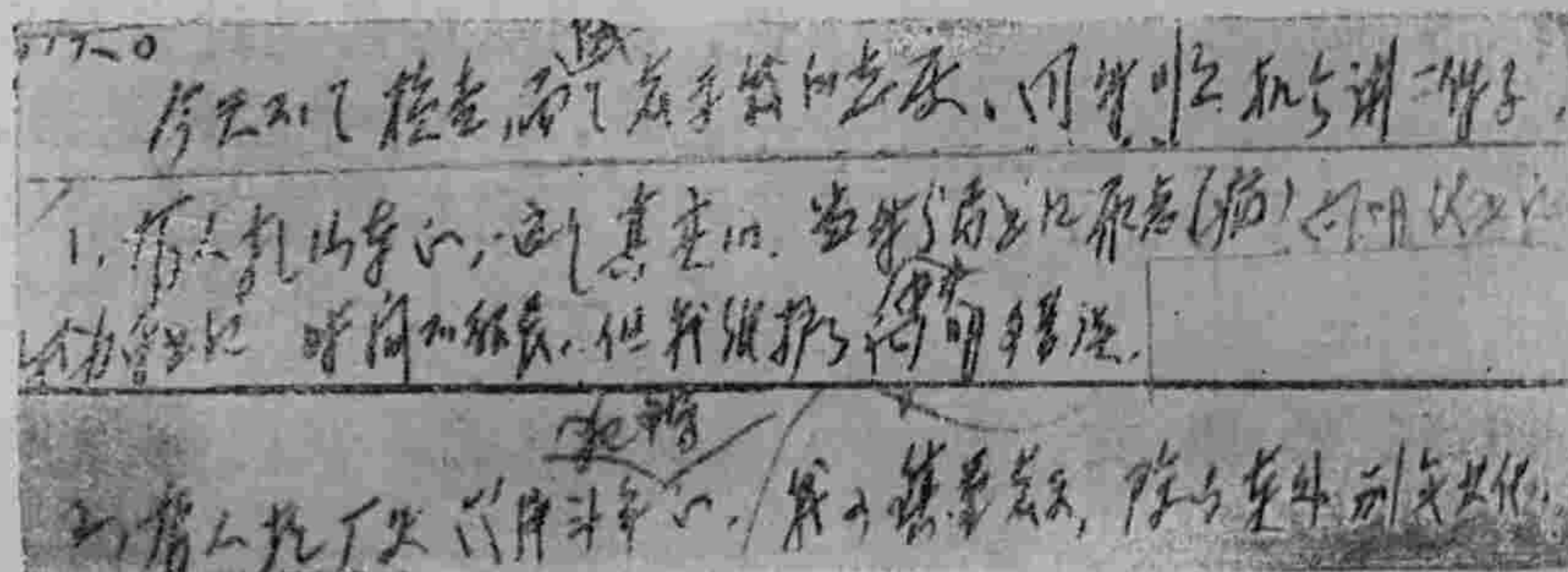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我是在第七次、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都犯了严重错误的。我再次向同志们说明，我在九次，特别是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任何时候决不抵赖、决不翻案。

我是在第七次、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都犯了严重错误的。我再次向同志们说明，我在九次，特别是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任何时候决不抵赖、决不翻案。

赖可可一九七三年在省委预选出席“十大”代表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节录)



影印件原文

今天不是检查，而仅是表示我的态度，同时顺机会讲二件事，

- 1.有人提山东问题，这是真实的，当时中央分局书记康老（病）向明代书记，我为副书记，时间不很长，但我维护了向明错误，
- 2.有人提历史（次）路线斗争犯错误问题，我可镇（郑）重表示，除山东外别无其他。

赖可可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我的检讨交代》(节录)

一九五三年出席了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在向明的策动下，我在会议上作了一个错误的发言。主要内容是：……（2）是关于整党问题，主要批评中央组织部有孤立整党的偏向。我这个发言，当时在客观上是给饶漱石提供了反安子文的石头，给党造成了极不应有的损失。

注：这是赖可可在检讨的名义下，搞翻案。把他反对党中央的严重罪行，说成是反对中央某某部门、某某人，掩盖党内路线斗争，达到翻案的目的，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惯用伎俩。

（二）赖可可抗拒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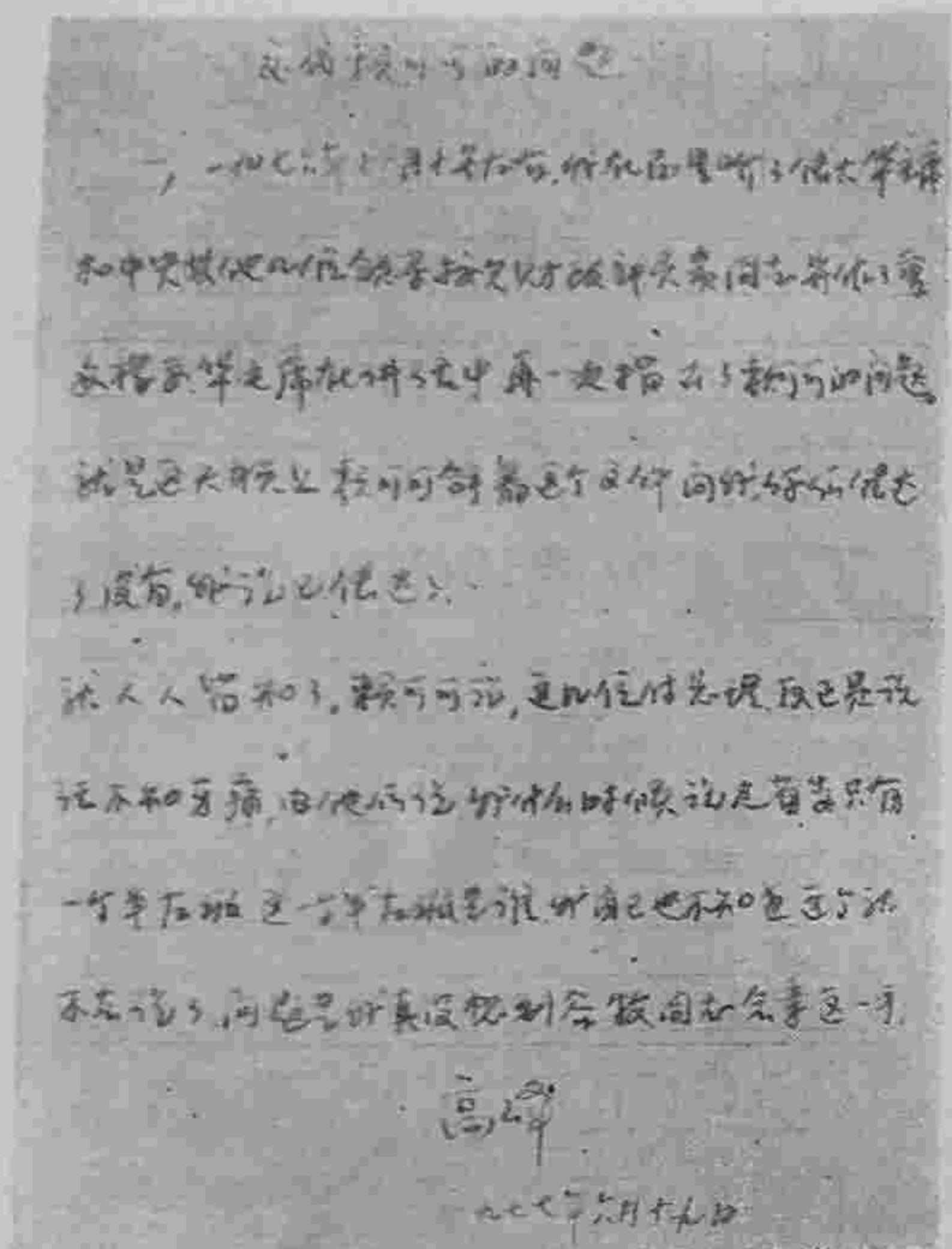
赖可可的老婆高峰的两次揭发交代（节录）

影印件原文

交代赖可可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号左右，我在局里听了传达华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接见财政部负责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华主席在讲话中再一次指出了赖可可的问题。就是这天晚上，赖可可拿着这个文件问我，你们传达了没有，我说已传达了，就人人皆知了。赖可可说，这几位副总理反正是说话不知牙痛，由他们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省委只有一个半左派，这一个半左派是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就不去说了，问题是我真没想到谷牧同志会来这一手。

高峰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九日



印影件原文

交代赖可可的几个问题

赖可可对华主席对他的严肃批评中指出的“目无毛主席，目无党中央”虽未说什么，可对“只给王洪文一个人写信，把省委常委说的一塌糊涂，一个好人没有。”很恼火。特别对后面一句，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我帮他修改第一次检查时，他对我说，我根本没有把常委说的一塌糊涂。

高峰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

